

我学习了怎样养猪

被访人：罗凤流，女，瑶族，40岁，初中文化，农民。

采访时间：1997年4月19日上午。

采访地点：广西巴马文钱小弄学屯罗凤流家。

访谈人：刘竹渭，香港乐施会昆明办事处。

陈秀花，广西巴马县妇联。

罗凤流是文钱村小弄学屯妇女代表。她出生前4个月就失去了父亲。儿童时由于家庭贫困未能按时上学读书，之后仅上了几个晚上的夜学班，就直接升入初中部读书。当时也有个闯出山门到外面工作的念头，由于文化基础差，每当招工提干考试都落榜，最后只好结婚安家当农民。丈夫虽在外工作，但她并不依赖丈夫，靠自己的双手，寻找自己的出路。

罗凤流家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半山坡上，离公路约有两公里，房子前后种有一些尚未成熟的果树，当我们从坳口进入该屯时，刚好在半路遇上她，经过各自介绍，她即招呼我们到她家坐，并主动介绍社区及她本人的一些情况，说到激动之处还流泪，我们听时也很感动。

刘：请你给我们介绍你个人的和社区的一些情况好吗？

罗：我是1957年出生的。我爸原来是在巴马粮食局工作。我妈要生我那年我爸就死了，可能是1957年5月或6月份死的，我是9月或者8月份才生（伤心地流泪）。

刘：你生了，阿爸才死吗？

罗：我爸先死，我才出生。因为我妈要生我的时候身体很弱，我爸经常买点糖回来给我妈，这次他回来了以后，转回去那个船翻了，他当时就死了。我爸家在武林，来文钱上门。生了我以后，我哥去读书，一个姐没有读书，养我们4个人，就是这样啦。我小那时候，我两个哥读书得（指书读得好），一个学期刚5毛钱，我们都沒有钱交，生活很艰苦。一个哥是巴马高中第几届的，现在在弄包（指乡府所在地）民政，还有一个哥在巴马师范，好像现在他不当老师了。我大哥25岁就结婚啦，我阿嫂就是现在的大嫂，他们结婚很早，生小孩以后，正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当保姆，背小孩，去地里背，我就沒有得读书啦。10岁了应该上初中了，还没识字。（到我二哥家里，）我二哥给3毛钱让我上街买芭蕉（我都不不会），我不懂讲汉话，壮话也不懂，加上那时候我耳朵有点聋。我哥讲，这种不行，想尽办法（让我）读书，我去了5天的夜校扫盲班。医院的小李又帮我要药放耳朵，我耳朵又听得懂（即听见）了。我想，这种好点，我就学锑锅、脸盆……（等等字）什么都懂得点了，回来我就自学，学了两个星期的扫盲班，我又和他们一起考上初中，就是文钱附中第一届，第二届他就沒搞了（指不办第二届附中）。

刘：你是文钱附中第一届吗？

罗：是的，读了以后我哥讲，那时候读书的还是比较少，大哥又当了大队干部，恐怕以后可以出得去。出是出得去，但那时候我大哥有6个小孩，还有我妈跟我外婆，我家有8、9、10个人，没有办法。我想，读书是读书啦，没有时候看书，恐怕考也考不上。我二哥讲，考不上也要读。我又去弄包（乡府所在地）读了两年的高中，我又报考中专。就是这样，我基础比较差，（没考取）我又回家劳动两年，又跟他们考干。

刘：是哪一年？

罗：美仁（人名）那一届。

刘：美仁是 1980 年考吧？

罗：嗯，就是那一届。这个老（指丈夫）又去问我，给一个人去讲给我来跟他（意为请一个人来向我求婚）。

刘：有媒人吗？

罗：嗯——嗯！（笑）我想来就来啦，反正我哥讲，读了那么多年书，以后还有不有前途呢？（我）等了 3 年哩。

刘：毕业 3 年后结婚吗？

罗：是的，来了这家以后，这个房子没有搞（即这所房子没有建），就是跟美林（人名）家一起住。他（指丈夫）讲，我同意的话，在那一家也好，如果不同意，就去跟他（指丈夫工作的单位），当时他也没有爸妈，我们两个都是孤儿，都是老满。

刘：老满跟老满最做得成吃！你看，你们房子起得特别好。

罗：也不见得，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老人，都没有接受到教育，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近年来，接到了乐施会给我的帮助，就是养猪啊、搞水池呀，给我们农户带来了好处，所以我们农户非常感谢。我没有得出去哪里，见人又比较少，我想，这个人冤枉读了这么多年，没有闯出去。

刘：不过，在家中也要用文化，对吗？

罗：在家也要用文化，主要教育孩子，教育他们好好学习，为了前途，为了（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要想有钱、有饭吃，生活又过得去，以后才能出去，如果不能出去，跟妈一样就不成了。

刘：你是这样想的？

罗：因为我刚（分）得 1 亩 3 分土，我家 3 个人，1 个没得，养猪我本来想养三四头，因为第一个你养猪的人（技术）要过得关，第二你要有得钱，猪有病可以医。你养多了以后，那个米供应不上，我想一段时间，母猪发情，我自己拿小猪来放（指配种）得了，我自己留做种（指种母猪）。自己留了，可以多养几头，万一够了，买一点米，或者去哪里开荒补。其他就没有办法啦。

刘：你养有几头猪？

罗：现在只养有 1 头，去年 9 月份下了 1 胚小猪，我买得 770 块，共 7 头。还款 380 元（指向乐施会贷款饲养母猪共 654 元），我已经赔了一部分，留一点来买米。因为今年米少一点，两个小孩去文钱读书要吃，我想计划买猪，但文钱那个猪精又不成，我就去纳令（地名）放 1 次又没得。我就要放本地猪种，现在已配得两个月了，如果生下来有几个月（猪），我都会留它下来做（种）。

刘：这里一共有多少户？

罗：我们一个队一共 27 户。

刘：你在这个队生活是算比较富裕的吗？还是一般的？

罗：在这个村是一般的，因为我小孩少一点，他（指丈夫）也出去外面工作，也服给一点工资，（生活）也算是好的。不过家里钱比较少，两个小孩在文钱读书，又不在家，牛、羊都没有办法买，就是养猪可以。我养有 60 只鸡，刚得瘟病一个礼拜，就没有办法。

刘：60 只全都死完。

罗：60 只全部拉肚，损失大。

刘：是否打过预防针？

罗：打预防针也不一定好，因为那个药我也买得太多了。我的想法可能要氯霉素才好，因为它拉屎都是绿的，不是白的。我还没试验过。养猪也要有点技术才行，本来前几年我也养过 1 头母猪，刚下 4 只小猪，被老鼠吃去，还剩 1 只，1 只又死。以后我就没有养了。前年乐施会派了几个人来，给我们上课，去文钱上了一天，又来这里上两三天。

刘：你都去参加吗？

罗：因为我是小队妇女代表，他们讲我懂点事就给我去。学习了怎么样养猪，怎么选母猪，黄豆怎么喂，猫豆怎么喂，那个猪现在可以喂生的，不喂煮的，就这种讲。我想没有米不管，我应该养 1 头，我弟讲去学习了不养又不好，搞个试验好了，我就自己繁殖自

已养。

刘：你去学习回来教这里的妇女技术吗？

罗：教了，就是来我们大家一起学。

刘：他们懂得用吗？

罗：懂得，他们比我还懂得。因为我嘴巴讲可以，做还不行，他们已经受出来了，榜样已经出来，我的榜样还没有出来。等我经验出来以后，我写信去告诉你们（众笑）。请留个地址给我们，我们养猪出栏，我可以代表小队妇女写个信告诉你们（众笑）。他们比我养得好，他们养羊又多，他们家里面的生活条件比我好。

刘：你这个房子是哪时候起的？

罗：我这个房子嘛，要问我老公才懂得。

刘：也就是说，你来了多久才起这个房子？

罗：来了两年，我是 1983 年生那个老大，1985 年才搞房子，1986 年我又生老二。

刘：老二也是男的吗？

罗：老二也是男的，两个男孩。如果那年没搞（即建房子），我就没有房子住。我想这帮孩子要为我们多争气，以后不要像我们这帮落后，如果不读点书，像我这种讲话更加不成。

刘：你觉得读书很有用吗？

罗：读书很有用，像前天他们（指上面来的干部）讲，你们女人有哪点困难？我们女的到一边来商量，我代表她们提了几点。

刘：是你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罗：我们讲的包括了 3 点：第一点，文钱他们已经有碾米机啦，这是方便群众。我们碾米呢，还要背到几公里以外去碾，要去一个早上才能碾那点米，上面能不能扶持一台碾米机，这是解决妇女困难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解放这么多年还是走路，交通不便；还有第三点是前年上级拨点款给我们搞水池，是我们小弄学的，我看大弄学的水还解决不了，还需要搞一个水池，指名叫大弄学水池。我

提出这三点以后，他们有的提出农户要有一两头母猪，这样比较好，收入比较大，哪家的猪养得多，就好，哪家养得少的要增加一两头，这是第四点补充(她本人看笔记又重复一遍)。交通不方便，上面能不能买点炸药支援我们，我们自己出力，这个叫做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哪怕做3年到10年我们都要做，群众有这个干劲。就是要帮助一点，不是讲要全部都帮。

刘：你没有老人，生孩子时哪个护理你？

罗：都在医院(生)，老公请假回来，衣服、棉被都是他洗，饭都是他煮，小孩也都是他洗。

刘：在医院生，回来住吗？

罗：原来那个老大，他们讲是怪胎，我到大化工人医院去生，他们讲是要开刀的，我就在那生。那时候钱比较少，我们在那里住了3天时间才生这个仔。

刘：那你这个老大也是正常的，也没有哪样怪胎？

罗：有的，他生的时候没动，好像总出自带样子，他们讲百个有一个是这样。

刘：他是哪样症状的？

罗：他懂得动，但是3天才下来，生那时候都是水(农村讲下雨)，他的羊水一直出到3天，这个叫做难产。

刘：老大难产，老二没有什么吧？

罗：没有，老二在家生，他爸调到巴马岩滩。

刘：哪个帮接(生)？

罗：也是这边家(指男方家)大嫂他们，那时候我妈还在，我妈来了两个月。

刘：你看最辛苦的是哪样？

罗：最辛苦的是那年我只有10提玉米。

刘：那时候生老大了没有？

罗：生了啦，就是搞房子那年，最艰苦，那时难找一颗米，请人

挑石头、要木料，都是靠老公的钱。我是靠外家的，那时吃饭我是靠那边家（指男方哥家）吃，我觉得他们比我父母亲还亲，我无法说出语言来感谢（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刘：你来这里杀了几多年猪了。

罗：大概年年都杀，有一年我没有杀，买得一台缝纫机，那年我养两头（猪），（卖了猪），加上老公一点钱，买得一辆单车、一台缝纫机。

刘：你会用缝纫机吗？

罗：会用一点，我是自学的，看别人做。

刘：跟哪个学的。

罗：有一本书，看可以懂的。

刘：你身上这件衣服是你自己做的吗？

罗：嗯，看书了以后，它有多少长，我用木尺去量，用粉笔去画，我可以裁。

刘：你觉得现在比以前过得好吗？

罗：现在比以前过得好，因为那时候艰苦，已经度过来来了。

刘：那你讲现在哪方面最好？

罗：我讲现在最好，感谢乐施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无法闯出去，无法代表群众感谢你。

刘：你这个房子是哪年建的？

罗：是 1984 年。

刘：这个房子是你们两位一起建的吗？

罗：嗯（夫妻都在场）。

刘：花了多少时间？

罗：花了 1 个多月的时间（夫妻先议后答）。

刘：建这个房子大概花了多少钱？

罗：连瓦、连木、石灰大约花 1300 块。

刘：妇女也能建房子？

罗：妇女不建房子就没有房子住。

刘：男的女的都得一起建？

罗：这个也叫合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其丈夫讲）因为那时我在大化，没得回来，一年探亲假有三四天就回来，没有其他假期。

刘：你们房子还挺大的？

罗：还是太小哩，老大一个床铺，我们4个人，不久，也要增加一个床铺。以后生活更好一点，这个可以留做伙房。

刘：你讲得这么好，回去给他们出书成不成？你同意吗？

罗：同意，恐怕你们写成书，我是写不成书，看这是我写的（把她的笔记给我们看）。

要是能参加培训就好

被访人：兰菊芳，女，瑶族，27岁，初中文化，农民。

采访时间：1997年4月22日下午。

采访地点：广西巴马文钱六队兰菊芳家。

访谈人：陈秀花，女，壮族，广西巴马妇联副主任。

陪同人：兰丽娟，女，瑶族，务农，兼乐施会文
钱项目点出纳员。

兰菊芳，初中毕业生，曾想到外面打工挣钱，但几年后她就结婚了。结婚两年后生了一个女孩。她曾受过卫生培训，但在经济负担重及家务拖累的情况下，已没有搞农村卫生工作，而专心搞自己的家庭养殖业。

陈秀花（简称陈）：你叫什么名字？

兰菊芳（简称兰）：叫兰菊芳。

陈：你今年几岁？

兰：我今年27岁。

陈：哪年结婚？

兰：1990年。

陈：有一个小孩啦？

兰：是的。

陈：我想听听你的故事，你讲讲你的情况好吗？

兰：我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也是简简单单的过来。

陈:你家有几个人?

兰:5个,有1个阿婆,阿公死了,我们两口(子),1个女儿。

陈:你娘家在哪里?

兰:娘家在底下。

陈:你爱人(指丈夫)有几个兄妹?

兰:有2个男,6个女。

陈:你男人是最大的吗?

兰:没有,我的爱人负担重,那时我刚来,还有4个妹没出嫁,现在嫁出去3个,还有1个去打工。

陈:是满妹(幺妹)?

兰:是的。

陈:经常回来没?

兰:没有,她去两年才回来1次。

陈:她常寄钱回来吗?

兰:久不久寄,前年她寄两次来,总共700元,年后她又寄30元回来。一个女,她在外面自己养活自己就得了,在外面吃穿要像人家,你穿不像人家,别人也看不起。

陈:你有文化吗?

兰:我在巴马一中毕业,我们离学校久了,已不记得什么了,现在字都不会写了。

陈:要经常用,经常用了才能恢复记忆。

兰:现在结婚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想。只是做工啊、养猪啊,过过日子都行了,没有什么打算还用那些书来看啥。有时做工回来累多,看点书消倦,就睡了。以前年轻时(指刚毕业回来)还有一番打算,出去打工啊,做什么事啊,比较轻松点,哪想到几年都结婚了,刚结婚那时,没想到当家这么苦的,以为好玩得很,现在当家了,什么都懂得确实结婚也是我们思想太冲动了,我也不好怎么讲,好像开始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信心。现在有小孩子,我们就开

始为小孩着想,要当家要像别人一样(当得好)。

陈:你那小孩哪年生的。

兰:1992 年生的,结婚两年后才生小孩。

陈:你怀小孩的时候去检查过没有?

兰:去(过),我到私人医院检查,我们到凤凰经常爱去那个私人医院,私人医院也是那个大医院退休出来的,我们都爱去他那里(看病)。

陈:开始检查的时候,他给你讲到小孩的胎位怎样吗?

兰:他讲胎位正常。嗯,就讲小孩大,怕难生出来,你要来医院生。后来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当时我们也(想)不会难产,我就在家(生)。到够时间他也没生,过去二十几天才生,又是生没出,我们才去(医院)。

陈:你去医院检查过多少次?

兰:1 次。

陈:是多少个月去?

兰:可能 7 个多月吧,他讲头是往下的,我们就回来。我们想按我们土法接生的,但没生下来,是难产,去凤凰医院生的。

陈:在家等生难产了才去医院,或是去医院等生?

兰:起初在家两天,第三天才去凤凰。第一天我们叫东北卫生院(但)没有人来,后来计生站有两个人来,讲可能是两胞胎,并叫我们到东山去。晚上 8 点钟,羊水破了,到第二天小孩还没生出来,又没觉得痛,自己在那里懂得去慢慢游,到第三天,他们讲我脸全部变色了,后来才讲要去凤凰,准备一点钱怕要动手术。后来我爱人到外面找得车来送我去凤凰,到(了)凤凰估计 9 点钟到 10 点钟生出来,也算很顺利,小孩还在肚子里时,他们检查已听不到胎儿的声音,就打氧气下去,到 10 点 10 分就生下小孩,小孩都黑完了。当时我们很穷,打报告到乡里,还得 30 元钱的补助。当时养猪又死完了,到去年香港乐施会来这里搞扶贫,现在方便我们得

很,我家原养两头母猪,现1头已死了,还有1头老的。我们打算这一胞留两只母的,现在的猪太贵,我们也没有钱买。羊也死了。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养猪,但地方太窄搞不好。现在又太穷,想养猪多,猪圈又得搞,打算养两只在外面,目前又很紧张,今年的粮食又不够,又想用水泥瓦来盖房子,什么都想,就是想养那点猪,得点钱来做(即帮补家用)。

陈:在我们这里一般按土法接生多或是她们去医院多?

兰:都是按土法多。

陈:主要给哪些人接生多?

兰:我都没懂得她名字,有一个兰什么,我们村一个男一个女的(有两个接生员),那男的叫兰敏智,他是赤脚医生。

陈:他经常愿意帮做接生吗?

兰:他经常帮做,他是个男的很害羞,也没敢去喊他,实在没有办法,到那种地步啦,人家逼不得已,才去喊他,没有钱去医院。

陈:喊他他来不?

兰:来。

陈:是否喊他他就来?

兰:嗯!底下我们有一个女的,我也不懂得名字,胎位不正常,她也常帮我们纠正。

陈:她是老的还是年轻的?

兰:老的,可能40岁都有啦!

陈:她叫什么名字?

兰:她叫乜谋吧,村里都叫她做乜谋。

陈:她帮这种收钱没有?

兰:没有,她经常帮,(有的)小孩生出来,不懂得哭,又活回来。

陈:她是不是去哪里学习过?

兰:没去。

陈:哪个传给她?

兰：她懂得那草药啊！她那个草药可以放在床铺底下，好像你久了生不出，她马上要药放（用手指放肚脐周围），不过多久（即过一会儿）马上生。

陈：是用药抹在孕妇的肚脐吗？

兰：是抹在我们孕妇的肚脐，小鬼生下来胀肚，她又懂得用药擦那个地方。我嫂有一个男仔死去，是破伤风死的。

陈：是怎么死的？

兰：我们自己在家生的，土法接生。要死那时我们也去喊她来，她也要药来擦他，好像又好了一点回来。破伤风那个杆菌已经在里面了，他也不会好了。我们这地方讲可能是鬼，而在医学上讲，我们是土法接生才引起那个破伤风的哩。

陈：我们这些地方破伤风死的有多少？

兰：有多，百分之几我是不懂得啦。

陈：这两年多不多？

兰：久不久有一个，我有一个弟媳也是破伤风死的。

陈：是你弟媳死，或是弟媳的小孩死？

兰：是弟媳的小孩死的。本来他们家也不是很穷的，讲等到9个月才去医院生，后来，没成到几多（指没多久），当天病（即疼），好像是（上午）8点钟或者9点多痛，到中午两点钟她顶不得，才讲给我们。我讲是不是去医院，那天也是街，她讲刚病现在可能要一两天才生哦，哪个懂得刚到夜就生下来啦。生下来我们没有哪个懂得剪那个肚脐，又去喊那个也谋来剪，而且剪那个肚脐的剪刀都要接生剪刀来煮过，消毒好，不懂怎样又成破伤风？

陈：有时候你用那个线绑的不消毒？

兰：线也一起煮过。

陈：可能煮不够，拿出来太快了？太忙了？

兰：刚刚喊痛那时候，我们都煮了，煮久久的，才拿下来。我怀疑手没有消毒，可能是带菌引起的。

陈:这两年来我们这里破伤风死亡有几个人?

兰:这两年有1个(人)。

陈:是大人或是小孩?

兰:是小孩。

陈:有没有小孩一生下来马上不成(即没活)的?

兰:有。

陈:她们怀孕的时候是否去医院检查?

兰:她们没有像我们这样,不懂得里面是睡觉还是死。

陈:是死是活都搞不清楚?

兰:嗯,我们这里有一个怀孕,小孩9个月生下来就死,她讲可能是在9个月不小心碰(着)小孩(指胎儿)才死的。

陈:她讲可能不小心碰着小孩才死的?

兰:嗯,我们这里有两个(孕妇)都是生头两个(指婴儿)都死去,(一个)是死两个男,有一个是死一男一女,她们两个老公又不懂得算。

陈:有没有人帮助(她),讲以后你怀孕了要去医院检查?

兰:我们也讲,我都曾经跟她讲过,她可能也有她的苦心(即苦处),可能没有钱怎样,也没有去。有一个也是难产的,我们在那里,也不懂怎样接,就是懂得抱她,那帮老人(帮)接生下来了。得1个月那个小孩才死,而且脸没有肉,全是皮包骨头。

陈:那她生出来那时是否正常?

兰:好好的,也像平常人一样,又没有缺陷,又没有营养不良。到(第)三天这样那小孩没懂得哭,没懂得吃奶,你放一点奶放(进)她嘴里,他懂得,但他没懂得哭,拿到巴马去,是先天性脑充血。

陈:到医院也没救得吗?

兰:救得,回来一段时间又发病,四天、五天这种,他去巴马住院几天,回来1个多月才死。一天一天地瘦下去,自己死(掉),我去看他,摸他(指小孩),头全部是皮。他们讲她(指小孩的妈),可

能什么对不起人家,或者做什么亏心事,人家气你,有鬼才成那种。后来她生第二胎,也是男的,不知怎样又死去,一生下来就死。到第三胎又痛了两三个钟头,晚上 12 点钟没生,讲可能又像前两胎,后来喊人送去医院,刚到江州(半路地名)就在哪里生在路边,第三胎她倒生得容易。

陈:第三胎她在路边生吗?

兰:是的,而且没有什么剪肚脐,他们又请龙马到凤凰医院喊韦医生来接生,剪完她才回去。自己(指产妇)走路回来,没有哪个跟她。

陈:江州到凤凰有多少公里?

兰:可能不止两公里。嗯,没有什么剪脐带,也没有带什么去包那个小孩,也不懂得她生,直接脱她妈的衣服来接、来包,等医生,冷冷的,她自己走回来。

陈:没有哪个人跟她吗?

兰:有啊,有一个女的和她老公。我们农村个个在家生,没有哪个到医院去。

陈:我们这时有接生员吗?

兰:就是那两个。

陈:也没有推荐哪个去参加学习(培训)吗?

兰:我去呀。我去全部是学习理论,而且没有见哪个(指生小孩),我们得学 6 个月。

陈:去哪里学?

兰:去都安(指广西都安县)学 6 个月,回来什么都不见,在乡里面,产妇也没有见,在那里紧紧张张学二十几本书,都没懂得什么。

陈:6 个月学二十几本书。

兰:嗯,本来他们讲要两年时间学,我们去那时候只用 6 个月,我们去实践是打小孩(的)预防(针),(像)麻诊、破伤风,其他都没有得实践,都是看看而已,有一个空壳壳给我们看,没得亲自动手。

陈:那现在村里的接生员就是你吗?

兰:是我啊!我什么都不懂,哪里算我(笑)。

陈:就说得去学习,只有你一个人,但回来没有得实践?

兰:嗯,实践3个月,我们也没见到产妇,也没懂这种,连我那弟媳我都不懂得怎样接生(笑笑)。

陈:那你讲在我们这些地方有什么好办法才能解决孕产妇检查,还有我们妇女的生育问题?

兰:能够参加那种培训就好,那时我听讲东山还要推荐几个妇女去学妇产科3个月,我们没有名份(即名额)去,东山医院规定6个人去。她们去,我们都希望得参加培训,多懂一点,而且在大医院里面学,特别得在妇产科学,得亲自动手。我们这些山区人,人家都在家里面生,又不去大医院,而且她们讲东山医院的接生能力也是差的,她们也不去,宁可在家生,实在没有办法她们才来到东山。

陈:你有那种(接生)器械没有?

兰:没有,我们去那时没得,现在他们讲在都安,给(即让)自己去要,我都没有钱去。来回要100块钱,这种念头也打消了。(我)也没想当什么村医。

陈:村医有补助吗?

兰:没有呢。我们也没想去学了。家里面也困难,现在她们讲又要推荐一个人,他讲我得去几个月了,再去多懂一点,我希望能得去,多学一点,但他们讲没要了,而且讲要一个男的或者另要一个女的,因为我得去一次了。

陈:这个是哪个决定的?

兰:我听讲是他们村干(部)转告的,我去那次不是这个指标,我去他们还没去,我就被编在“爱德”指标,就是爱德基金。

陈:你去这个是爱德资金扶助吗?

兰:本来我们乡讲这个是属于“世行”指标去的。后来他通知

我提前去,我又得进那个班去,等于错过了这个机会,没得正式在“世行”那个班,名额是“世行”的名额,他们有几个是过几天才去,我们是9月份去,他们10月份才去,有一个陆谋也去,他们是学两年,讲得比较细一点,像我们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上完一本,而且上完要马上考,你考不得又补考,补考又要交补考费。像我们这种连生活费都没有,哪会有补考费(笑)。

陈:你是哪年去学的?

兰:我们是1995年9月去学,他们是10月份去,他们是学两年,我提前去,就错过这个机会,要不然现在刚刚回来实习,他们(指世行)有钱,又得在好的地方实习,又得多熟一点,多懂一点,我们在东山这里,唉!我去那里一个星期回来一天,嗯!一个星期都没碰到两三个病号,都是感冒,来给(即让)我写处方,那个处方去去来来全是感冒、拉肚什么,一点我都不懂。

陈:如果还有机会,你还想不想学?

兰:照我个人讲,我想学,从家庭里面考虑我不想学,因为家里面全部靠我,打消这种念头啦(笑)!

陈:那你不想为这帮妇女做点事吗?

兰:想是想,家里面负担不起,也没有什么钱付给我的生活费。

陈:是怕家里面供不起生活费。

兰:嗯,就是生活费供不起,在外面你没有生活费。我去那几个月不管,第一个月我一天的生活费刚是两块钱,一天3餐,你看一餐刚7毛钱,就是5毛钱的饭,两毛钱的青菜,现在去不起,也没有那么多精力。

陈:你二十几科全部考得及格吗?

兰:都及格,没有挨补考,都是80~90分以上,最低有两科。我们结业证还在都安那里,我没有办法去要。我们学几个月,他就给我们结业证。

陈:他没给你们?

兰：他给我们回来实习完，给我们这个组的组长去都安要，后来我们回来，我们巴马县刚好分成一个组，那个组长没有办法去，他去也是自己一个人要得她那份，也没有要得我们的来，我们东山那个兰春秀自己去都安要得他那份，我那份她们讲，老师要你自己去学校要，你的结业证好啊！还讲，得一个药箱给去要呀。我打消这个念头了，我也不做了，生活就要靠自己，出去也要我们自己去，我也懒得去了。

陈：你为什么不想去要？

兰：我去，要长途车费，再说去要回来我也没有资金，也没有什么用处。没有资金我也不想去学这种，但学这种对自己是有用的，那时我们去培训他们讲可以给药，但这个是“世行”指标，他讲我去这个属于“爱德”资金，听讲得一套听诊器、血压器这么多，现在他们讲药箱寄到学校给去要，要那个药箱也没有用，要花费去几十块钱，用这 100 块钱来买也得，我写信给他们寄给我，他们写信来讲要给本人到那里认领他才给，后来我打消这个念头，回来养猪，现在饲料在上面养猪方便得很，又得做工，又得在家养猪。

陈：你是否希望得到那本证？

兰：还是希望得到那本证的，虽然在那里学习几个月不管，也懂得好多医学回来，对于那些感冒等小病也还懂开点药，像接生这种我是不懂了。

陈：现在你最难的是不懂接生吗？

兰：嗯，在妇产科这方面我都没有见过，而且胎位正不正常也不懂，听胎声音也不懂，我们去学医学（只）是懂得点大概，没得学久（没学多久）。

陈：在去之前你原来懂得一点吗？

兰：没懂得，去东山培训 10 天，讲那个大概，没讲那么细，自己学懂一点，而现在回来，又没有什么，就丢了不看了。我们在那里和老师也讲，在这里本是学点理论回去实践才懂得，我们都希望回

来得在巴马县医院实践,但没有办法,又分我们到乡医院来实践,我自己还到巴马卫生局讲,我们希望在县里面实习。(有人讲)嗯!像你们这水平能在县里实践啦,人家还觉得你们来这里妨碍人家工作。

陈:是那个讲的?

兰:我不懂他名字叫什么。

陈:当时你也是有信心多学一些?

兰:嗯,因为我们东山有两个女的,我觉得她比我懂,17岁时她去都安学过两三回了(是兰春秀),现在她回来了,她可以自己开诊,自己拿点药来放在上面(指东山乡教育组旁),人家经常到她那里要药、打针。那时候我想我们两个人一起,要求在那里实习,我不懂她可指导一点,这种比较多懂些。后来他们没给,我们刚学几个月,人家不愿带,这是事实,我们也不怪他们,而且我们也没有实习费交给他们,他们也不接收。我也想要求在凤凰,他们讲,去凤凰你在哪里,他们大医院都分成几个点,都不懂得在哪个点,在东山也成,在凤凰我又没地方住,无法开饭,干脆到东山跟爸住。在东山我学不得什么东西,实习时间也在家劳动一部分,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也养不活我,干脆回家,3个月实习,我最多在1个月这样。

陈:去那里学理论3个月吗?

兰:没有,学理论6个月,回来实习3个月,我一面实习一面回家种玉米,很忙。回来两天又去过,想去,家里又忙,我婆又没得做什么,一个人又要看羊,又要(找)猪菜,反正最终希望多学一点(学)好一点,对自己本身也好,(也)为妇女排忧解难。我的希望太渺茫。

陈:可以争取吗?有什么机会可以再去学?

兰:是啊,老了也难,你的接受能力又没有那么好,记不得东西,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陈:假如你是一个男人,可能你不觉得有这么多困难吧。

兰：我去那里后，我想，给我爱人来可能学得比我好，因为他安心去，家里的事情不用他担心有没有人做，因为我们又有孩子在家，主要是喂猪、打猪菜他不懂，像打猪菜或者要柴火，我们都能行，我到那里才想到。但来几个月我争取学。

陈：你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

兰：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候，就希望能生下一个崽（即儿子），我就最高兴，而且那个崽又能够像我们那样正常去学习而且学得比我们好，在我们村像我一样出去。我希望妹仔大了，又去继续我这个工作，去读卫校，回来我们这里。也不讲出去，在我们这里你懂得一到四套技术，就可以立足了，最大的希望就是这种了。最高兴的也是得去都安学习几个月，在那里我是不下去的，结识了很多乡下妇女，我们在那里都是有丈夫、有小孩的了，而且有四五十岁的人。

陈：你觉得遗憾的是什么？

兰：遗憾的是出来办什么事都不成，自己去那里学几个月回来一事无成，没有办法实现我的心愿（笑）。

陈：自从你懂事以来，有人来采访过我们女人吗？

兰：没有。

陈：我们等于在谈心，你目前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出来。

兰：我们不敢要求什么，唯一讲养点猪。

陈：那你得参加技术培训没有？

兰：我没得去。

陈：那养猪你懂不懂得技术？

兰：他（指扶贫的人）讲给我，也是一个问一个。放料啊，一天要放几次，我观察它拉肚要药放（即喂药），放一两次不好。我们就拿去打针。

陈：那你养得多大了？

兰:那时刚刚要成卖,母猪都死了,现在还有老(的),这是我妈给我的,年前得一胞全部死完了。

陈:为什么死完?

兰:因为那时我们打黄豆忙多(即很忙),从早上去到晚上才回来,有时回来两三次喂料,(但)没有观察拉不拉肚。到第三天,我们喂小猪都不吃,拉肚(拉)得厉害,当天死两个。我见拉肚厉害,就想拿去卖,当天也正好是街日,拿到上面(指项目点),他们讲你卖这个猪可惜得很,拿回来用药医好。到家,我们去上面(项目公司)要药,也没(医)好,后来还有5只小小的有5斤、6斤、7斤这样,去卖有36斤,得150多元。

陈: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自己去学技术,自己可以观察,你养的猪会不会成这样?

兰:我想过,因为当时我没有在家。

陈:你去哪里?

兰:去读书(指参加卫生培训),我爱人自己在家,他很懒,他也懒得喂猪,我都希望人家来培训,我能去参加,就怕没有机会,(后来)人家也没来培训了。

陈:如果有机会,你想不想学?

兰:我想啊,我们每一个女人都想去参加,因为在家喂猪都是我们女人,男的他本没喂,打猪菜也是我们女人。

陈:在家里你男人做多或者你做多?

兰:在家做家务,我是做多啦。他是看点羊和要柴火。出去种玉米,括玉米也是我一个人,我婆她手痛、脚痛啊,不是这里痛就是胃痛,她做点轻(的)可以,有小猪我们就很少出去做了。

陈:你爱人做什么生意吗?

兰:没做,在家养猪可以,他讲,什么都不想,平平安安过这辈子就得啦,也不想太富,也不想太穷(笑)。

陈:你现在饭够吃吗?

兰：饭吗？呀！这一两年来够，但今年可能不够，还有（用手指楼上的玉米壳）这一点，可以够1个月，今年都买了200多斤大米了，还剩这点（指玉米）想喂猪，就买米了。

陈：你买米的钱从哪里来？

兰：现在都没有钱了，我刚卖一只羊又得一点钱呀！钱也是慢慢来，我种黄豆又卖去100多斤，有时有点鸽鸟卖也解决一点。

陈：现在有鸽鸟多吗？

兰：本来有8对，现在还有5对，3对老了，它们下仔也没成，我们就去卖。有时一回下1只，我们就没养多了，加上吃米又多，我们也养不起。我们养鸡要成要成，鸡瘟又来了，又养没成。我胞有两胞小鸡28只，现在还剩24只，又要死啦，它吃饱饱的，好像消化不去，两天三天这种一只、两只的（死去）。

陈：如果你能有技术，把它隔起来养，买点料放行吗？

兰：嗯！我们也想买料，但很难讲出来，我们人自己都不想去啦（意为人的生活困难）。

陈：那你觉得最缺什么？

兰：呀，也就是讲缺乏米，没有米，养猪也不成，养鸡也不成。我们有1只母猪，放几次都没有得（配种），我们拿去卖。要两袋猪精料（指饲料），卖仔猪刚得400块钱，赔那两袋猪精料（用）去200多块，刚得100多块钱。那个料养小猪是好的，（但）买母猪又贵，没有那么多本钱。希望自己那个母的生下来自己留养。

陈：你讲得这么好，如果我们拿去出书你同意写进书吗？

兰：拿去写出来，我本人是同意，没有什么，可以公开讲，实在也是这种。

木戛乡口述项目小结

苏翠薇

一、背景

1997年4月14日晚,和钟华老师、魏琼美我们一行3人来到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了乐施会澜沧项目办,根据课题要求,早上澜沧县项目办经理罗永超给我们介绍了项目情况,下午由和钟华老师和我对他们及县妇联同志进行了简短的课题培训。

澜沧县项目办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罗永超介绍:澜沧县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又是国家级特困县。该县位于北纬 $22^{\circ}01' \sim 23^{\circ}16'$,东经 $99^{\circ}29' \sim 100^{\circ}35'$ 之间。全县年平均气温 18.9°C ,最高气温 37.2°C ,最低气温 -1°C ,全年无霜期240~280天。年降雨量在1200~2400毫米之间,年平均降雨量1600毫米左右。相对湿度79%,年日照2118.9小时,日照率为48%。有效积温达 7000°C 。全县以山区为主,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99.8%,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山区县。

木戛乡位于澜沧县西北部,总面积为278平方公里,耕地33.6平方公里(50400亩);6个行政村,39个自然村,91个生产合作社,共4216户,人口17600人,拉祜族占98%;1996年人均有粮202公斤,经济收入人均354元(木戛乡刘美琼提供)。如班利五社,有农户60户,人口282人,劳动力139人;1993年种植水稻面积0.11平方公里(169亩);总产量26453.5公斤,单产156.3公斤;1993年粮食人均94.5公斤。每年缺粮月数2个月,1993年经济均

纯收入 59.6 元,贫困户 60 户;1995 年杂交种植面积 0.067 平方公里(100 亩),受益农户 60 户。

木戛乡共 6 个行政村,其中有 5 个是乐施会项目点,采取“扶贫到户、针对农户”的服务模式,主要进行小型农田,发展种杂交稻、本地良种、杂交玉米等,乐施会扶持种杂交稻 1.34 平方公里(2000 亩),乡政府 0.67 平方公里(1000 亩)(扶贫空间),其中班利 0.67 平方公里(1000 亩),哈卜玛 0.27 平方公里(400 亩),勐糯 0.27 平方公里(400 亩),南六 0.133 平方公里(200 亩)。乐施会扶持杂交包谷 0.4 平方公里(600 亩),其中拉巴 0.133 平方公里(200 亩),班利 0.067 平方公里(100 亩),哈卜玛 0.133 平方公里(200 亩),南六 0.067 平方公里(100 亩)。针对妇女进行养殖培训,扶持妇女养猪,给农户小额贷款,平均每户 300 元。其中哈卜玛 50 户,南六 50 户。此外还帮助扶持综合加工厂、粮油、饲料、面粉、面条加工厂。根据本乡本地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扶贫,农户的受益率才会高起来。

由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限制,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更大的提高,至今依然禁锢在有饭吃、有酒喝的最低的生活要求上,这几年随着外来文化更多的介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所变化,但改变不大。

二、几点体会和建议

经过几天的访谈工作,访谈对象共有 16 人,涉及到老、中、青妇女的各个年龄,年龄最大的有 80 岁,最小的有 22 岁,还有四五十岁的。文化层次有初中的、小学的和文盲。通过访谈笔者有以下几点体会和建议:

1. 建立村社医疗体系,医疗到家,上门服务,跟踪服务。据有关人士说,木戛乡人口向负面影响,原有人口约 18 000 多,现有人口 17 000 多,这主要由于拉祜村寨缺医少药,人们的生老病死依

然听天由命。例如,1997年4月木戛乡某拉祜族一个3岁的小孩,拉了3天病疾而死,从未到医院看过病。据了解木戛乡1996年出生婴儿212人,仅有6人住院分娩。另外,拉祜族妇女由于超负荷的劳动,流产较多,妇女保健知识缺乏。因此,建立村社医疗体系,跟踪服务,医疗到家,在拉祜族地区迫在眉睫。努力消除医疗保健的自然状态,促使民族妇女不断获得并提高医疗保健卫生知识,并主动积极参与到此项活动之中。

2. 扶贫还要在思想观念扶贫。传统的拉祜族观念是靠天吃饭,有俗话说:“老野猪死了,我们(即人们)死了。”如在扶持养猪方面,要求圈养,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些人家就坚持不下来,因为人缺粮,猪的饲料来源也不够了。在生喂饲料,还是熟喂方面,这也受着传统观念的制约。再如种杂交稻,有些拉祜族人嫌排秧麻烦,杂交稻仍用老品种的栽法。等等。

3. 教育问题一直是拉祜族妇女最为担忧的问题,在社区强劳力范围内,扫盲脱盲一直都没有治本治根。怎样向他们实行教育,让每一个劳动力拥有一项技术,如何培养技术骨干等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长期居于边远山区的拉祜族妇女,虽然受到了自身生存环境及历史的、传统习俗的诸多因素的限制,但在新科技、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她们的思想观念或多或少有所改变,在困境中她们自强不息,涌现出了一批批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的新一代妇女,她们是拉祜族妇女发展的先行者。

我家的钱是我管的

被访人：张娜普，女，30岁，拉祜族。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1日。

访谈地点：澜沧县木戛乡哈卜玛村。

访谈人：苏翠薇，女，拉祜族，云南省社科院助研。

陪同人：魏秀芳，木戛乡妇女主任。

1997年4月21日一大早，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来到了位于哈卜玛二社公路旁的张娜普家。

张娜普的房舍建在半山坡上，一踩进竹篱笆门，是紧靠公路旁的房子——小两口辛勤营造的放录像房，往下走50多米才到张娜普的住房。张娜普和丈夫雅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张娜普能听汉语，但不能完全表达，在乐施会项目没有设立以前，自己就学习外地的圈养猪方法，是新一代拉祜族妇女勤奋好学、自强自立、自重自尊的代表之一，她又是该寨信教妇女的撒腊。她谈的主要是养猪发家、宗教信仰、春节习俗等内容。

访谈时有娜普丈夫雅期在场，开始娜普有点不好意思，但慢慢地口述自然、流利。在一旁的丈夫有时忍不住要插上一两句话。

苏翠薇（简称苏）：你叫什么名字？

张娜普（简称张）：张娜普。

苏：几岁了。

张：38岁了。

苏:你家有几口人,是些什么人?

张:我家有6人,老人叫娜丕,丈夫叫雅期,我小孩扎儿、扎体、娜烈。

苏:你家有几头猪,大的几头,小的几头?

张:大小共9头,大的3头,小的6头。

苏:有几头牛?

张:有3头牛。

苏:鸡有几只?

张:大小20只左右。

苏:猪圈养是哪年开始的?

张:有5年、6年了,可能是1990年开始做的。

苏:放养的和圈养的哪一种好?

张:圈养猪有农家肥,施在田里谷子长得好,粮食产量就会提高,这样看圈养的更好得多。

苏:猪放养的更肯病,还是圈养的病的多?

张:放养的猪病的多,人家到处买肉来吃就被传染了,别家的猪病了,也会传染;圈养的病得少,如果个别猪病了就买针水打。

苏:你学过养猪的技术吗?

张:原来没学过。

苏:乐施会扶持的猪养着几头?

张:乐施会关心我们,给(我家)230元钱,买1头猪养着。

苏:他们是否教给技术?

张:技术方面教一些,他们4月份宣传,12月份才养,已经养4个月了。

苏:你为什么养猪?

张:生活困难没有发展的路子,这样每年养一头、两头猪,卖了猪,平时不够用、不够吃的可以解决一些。

苏:你是怎样养猪的?

张：我们刚养猪时，是喂芭蕉等青饲料，加喂一些荞、包谷之类，一星期打扫4次猪圈。

苏：圈养是你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还是你自己想起来喂的？

张：是自己想起来做的。

苏：在木戛你家养猪还是好的，你是否教给寨子里的人？

张：他们（指村里人）看见我家养得好，也学着养，我也说给他们我是咋个养猪的，他们看我家怎样养猪，看我家养着的猪。

苏：你是喂生饲料还是喂熟饲料？

张：饲料主要喂芭蕉、芭蕉竽，芭蕉用机器切好来留着，然后拌上荞面水、包谷面水等来喂，以前我养猪是煮熟了喂。

苏：你觉得喂生饲料好？还是喂熟饲料好？

张：喂生饲料既省柴、又省劳力，当然喂生饲料好，喂猪时猪食里还要放盐、糠、尿素。尿素每次只放一小点。

苏：你家有碾米机前后有什么不同？

张：不有碾米机的时候嘛啊，春一晚上只得吃一天，两口子为春米骂架不停过，白天劳动不管手疼，（晚上）也得春米。有碾米机后春米的时间可以腾出来做其他的事情，也不骂架了。现在不管种包谷和谷子，养牛、养猪、养鸡都有好处，不有碾米机，养猪也困难。

苏：人家卖的饲料你家买不买来喂？

张：不买，是自己整来喂。

苏：你家每年卖几头猪？

张：自己杀吃的除外，每年得卖8头来些，去年收入4000元，买录像（机）的都是用卖猪的钱买的。

苏：你家养猪，收入1000元以上的有几年？

张：3年了。

苏：卖猪的钱够用吗？都买了些什么？

张：买录像机、切芭蕉的机器、碾米机、粉碎机等。

苏：你家为什么买这些机器呢？

张：一年买1件，是我心里要这些机器，就好好养猪，卖了就买得啰。

苏：没钱时你家也想买这些东西吗？

张：想买，只是一时没钱，想买的东西可多了，拖拉机也想买一台，不然人背一次只能背百把斤，拖拉机一次可以拉一两千斤。

苏：还想做什么？

张：还想做面粉加工。

苏：牛、鸡这些也得卖吗？

张：得卖时，牛一年卖1条，鸡卖四五次。

苏：你家有几亩田？

张：3亩，而且不肥。

苏：你家粮食够吃吗？

张：每年还要买添一点。

苏：每年卖牛、猪、鸡等不止4000元吧？

张：不止，包括卖茶、加工费等一年可能收得1万多元。

苏：你家的钱是谁管的？

张：是我管的。

苏：都买些什么？

张：要买的东西很多，一街中有时买碾米机的筛子、皮带，其他的东西也买的多。

苏：一年能存多少钱？

张：不得存多少，有收入但那儿零件又坏，要经常买。

苏：你家放过录像吗？

张：放过，录像（机）只买一年左右。

苏：放录像的收入怎样？

张：放录像的收入少，放了半个月只得500元来些，现在录像村公所里也有，有电视机的人也多，来看的人少，所以不放了。

苏：你家咋个想买录像机？

张：原来人家不有录像机，我想有钱就买了。

苏：录像不放了，其他还有什么找钱的门路吗？

张：想买拖拉机。

苏：买拖拉机有什么用？

张：拉甘蔗、拉肥料等，因为这些地方大车去不到。

苏：碾米机买多长时间了？

张：买了快4年了。

苏：碾米机每年收入多少？

张：2000来块钱左右。

苏：会不会坏？

张：会坏的，买零件来自己修理修理后又用。

苏：你们寨子有碾米机的有几家？

张：连上面那寨子共有3家。

苏：去哪家碾的人多？

张：来碾的人多的就是我家。

苏：为什么来你家碾的人多呢？

张：一是我们态度好，二是加工的质量我家的更好，价钱是一样的。

苏：你家经营的项目多，想不想传授给你的兄弟姐妹和寨子里的人呢？

张：我教给兄弟姐妹，还教给信教的姐妹们，我家嘛哪个想学都教给的。

苏：你怎样教他们？

张：我告诉他们，我家原来还是贫穷，因此想办法找路子，各方面都做才好一点，过去最困难的是我家。

苏：寨子里的人有没有来你家问技术的？

张：来的，来问我你怎么养猪，猪才这样发展。

苏:那你怎么教他们?

张:我说,猪食要好好地做猪肯吃才会长。猪食切好后用荞面水、包谷水拌喂,猪就会吃,猪长得快就卖得价钱,慢慢发展起来。

苏:寨子里的人经你教后养猪有没有发展的?

张:他们也养猪了,不过他们没有钱买饲料,没有喂包谷、荞面。

苏:不过喂的方法是否比以前好?

张:比以前好多了。

苏:除了你家,你们寨子里哪家养的多?

张:多的只4头,养4头的寨子里有十来家。

苏:他们也得卖猪吗?每年卖几头?

张:得卖,每年得卖3头来些。

苏:他们卖猪后买些什么?

张:有的买电视机,有的买录音机。

苏:你想不想多教几户给他们?

张:我是想的,有的人告诉我,我们像你一样做不到,买猪的钱也没有。

苏:你养那么多猪,病起来怎么知道?

张:不吃食就知道猪病了。

苏:那怎么办?

张:给猪打针,是我们买针水来自己打的。

苏:针和针水到哪里去买?

张:我们都买了留着。

苏:谁打呢?

张:主子(即孩子的父亲)打的。

苏:你不会打吗?

张:他在就由他打,他不在我也打。

苏:那你想不想自己打?

张:他在就让他打,他不在我要自己打的,我想我会打得来的。

苏：你怎么会打猪针呢？

张：寨子里有技术员，他们来打猪针时，我好好看一下，看长了也就会打了。

苏：你家里有些什么困难？

张：我家还想要水管，如果有钱我要接通水管，最想要一台拖拉机，这样柴也可以自己拉来烧。

苏：你本人有什么困难？

张：困难是有的，我还想学文化、学养猪技术。

苏：你到街上买猪肉吃吗？

张：自家不杀时也到街上买来吃。

苏：你每次上街大概用多少钱？

张：什么都买，一街大概用七八十元钱。

苏：你家种杂交水稻和杂交包谷吗？

张：种的。

苏：你家挑水远吗？

张：远的，还有点坡，国家能接通自来水就太好了。

苏：你家种甘蔗吗？

张：种着6亩多，这些土地都是跟别人找的。

苏：种这些是你自己的主张吗？

张：是的，不这样做，就没有吃处，种什么也是我家两个商量着做的。多数是我想出来的。

苏：你家信教（指基督教）吗？

张：我家是信仰宗教的，我是女同志方面的撒腊。

苏：你信教有几年了？

张：八九年了。

苏：洗礼是哪年？

张：我34岁时洗礼的。牧师说信教的人如果不洗礼的话就不算教徒。

苏：洗礼时有哪些人在？

张：洗礼时有 20 多人，有木戛拉巴（地名）的撒腊扎区，是撒腊扎区洗的。

苏：洗礼是怎样做的？

张：洗礼的时候撒腊在场，我们在水边，水整湿一些就是了，衣服裤子都是湿的。洗礼时撒腊问我们，你们做上帝的人，一切你们都抵得住吗？洗礼的你们能经受住吗？我们回答，我们能经受住。一会儿就洗礼好了，然后我们把衣服换洗了，回来上教堂讨福。

苏：讨福时说些什么？

张：信仰宗教洗礼后，不能偷东西，作风要正，不能喝酒，不能拉别家的妻子和丈夫，他们这样教给的。

苏：洗礼是谁定的？

张：是撒腊给定的。

苏：你们什么时候洗礼？

张：我们洗礼是在 4 月份。

苏：选不选日子？

张：不选，时间到了就洗礼。

苏：你是教徒中妇女带头人，主要做什么？

张：我坐在教堂的上面那台，读圣书，赞美诗，教其他的教徒，教育他们要忠于教。

苏：星期天讨福时你讲话吗？

张：就是那天讲，读的那天一天要讨福 4 次，女人在前去讨福。

苏：每次去教堂讨福都要说这些吗？

张：是的，去讨福 1 次就说 1 次。

苏：你怎样教育信教的人？

张：经书里怎样写我们就怎样教他们，教育教徒们该说的话就说，不该说的话不说。我们信教的人星期天不去劳动，不做其他事，在家休息讨福。

苏：在家你们讨不讨福？还教生产劳动、生活方面的事？

张：在家有时我们还是讨福，教生产劳动方面的不能在教堂里讲，只能在讨福回来的路上或者家里讲。

苏：除了教堂外，你教教徒们是在那儿教？

张：讨福出来的路上互相交谈、教育。

苏：教堂里是否可以开会商量生产？

张：不开，不商量生产。教堂里只讨福，不商量别的事情和开其他内容的会。

苏：你是教堂里的妇女带头人，只能教妇女，不能教男教徒吗？

张：对男女教徒都可以教育。

苏：教堂里你只教女教徒吗？

张：是的，男的有男的教。

苏：你家有几个信仰宗教的？

张：全部都信教。

苏：你家小孩年纪还小也信教吗？

张：小还是讨福的，不过没有洗礼，年龄到了再洗礼，18岁以上才洗礼。

苏：他们也会讨福吗？

张：他们没学过文字，不会看书，只是学唱圣经歌。

苏：过去你家的生活怎样？

张：过去我家嘛太困难了，房子（语气拉长）是烂竹笆房，结婚后，我和丈夫商量买线来织布，拿去街上卖，这样就慢慢地好过起来。后来又养猪，一年养两三头起步，现在我家的生活比以前好90倍都还多。

苏：你怎样织布？

张：我买线来两股头并成一股头加工，织成布，染黑以后拿去卖的。

苏：本钱从哪儿拿？

张：养一头猪卖以后的钱买的，卖布回来再买线回来织布。吃的也很困难，是帮工吃的，（我们）这样过过来的。

苏：过去粮食不够吃吗？吃些什么菜？

张：不够，过去是合作社，那吃的菜也是从山上找些野菜来吃，有时地里种些青菜吃。

苏：山上的野菜吃过哪几种？

张：吃过水桦菜、苦良菜、芥菜、芭蕉心、犁板菜、苦子果等。

苏：过去为什么这样困难？

张：过去我的老人小孩多，又没有爸爸做活，因爸爸生病不能劳动，因此饭也不得吃，就去帮工找吃的。

苏：你俩刚结婚时也困难吗？

张：困难的，不过我俩商量着织布、养猪，生活慢慢地就好起来了。

苏：你妈有几个小孩？他们生活如何？

张：6个，没有了父亲，生活相当困难，他家我家都很困难，吃野菜、吃茅薯等。去拿野菜时，刺戳、草深也只好去挖吃，不管下多大雨都要摘野菜、挖茅薯吃。

苏：你怎样教育你的小孩，你希望他们以后变成什么样的人？

张：我教育我的孩子好好读书，学好文化，长大了你们一人做一样吃（指不同的行业），现在我们没有文化，学什么都困难，你们学得文化，以后各做一行，各人做各人吃（即自找自吃）。

苏：你家现在还有一个没有读书的小孩怎么办？

张：有一个小孩没有读书。我们是想给他读，但他说不想读，我也没法。我想我家小孩能够找到工作是很好的，因现在土地也少，人越来越多，能当老师也好，希望小孩雨不淋、太阳不晒的过（日子）。我教育我那个不读书的小孩：我叫你读书你不读，那你就劳动，好好放牛，不然你是没有吃处。他读到四年级，考试不及格，没升上五年级，给他补习1年也考不上，他又说实在不想读了，因

此就让他放牛、做活。

苏：读书的两个学习怎样？

张：现在学习好，也听话，我叫他俩好好读书，要考上初中。

苏：小孩学习上遇到困难时问不问你们？

张：问的，不过我们也不知道，不会教给他们。

苏：你读书是什么毕业？

张：我是初中毕业，不过现在都忘记了。

苏：你在哪儿读初中？

张：在木戛初中班读的。

苏：你读初中时想些什么？

张：读书时我学习不太好，不然我还是想找工作。

苏：你到过哪些地方？

张：40年大庆时到过澜沧1次，小孩时到过雪林1次。

苏：想不想到处去玩？

张：去玩的话就是家里不有可靠的人放心不下，不然是想去玩，想学人家的经验。

苏：你去玩是想学人家的经验吗？

张：是的，我是想去学科学技术。

苏：实用技术培训你去过吗？

张：去过，快速养猪法的培训去过1次，看录像里怎样养猪的。

苏：参加的妇女多吗？学到什么？

张：多的，全部是妇女。我学到了猪粪怎样扫，怎样冲洗，怎样给猪洗澡。看了电视我也这样做，觉得猪长得更快。

苏：杂交稻种植培训是在哪里培训，你去了没有？

张：在木戛培训，我去参加培训了。

苏：你参加培训有什么收获？

张：杂交稻种植培训我觉得很好，教给我们怎样撒种。撒杂交稻时水也不放，把土打得碎碎的，不能有土块，上两三次肥料，然后

用水好好地把田撒湿，撒上谷子，再撒肥料，我觉得这样做太好，秧一定会长得好。

苏：撒了以后没去看过吗？

张：撒了以后没有去看过。

苏：你家过去和现在养猪有什么不同？

张：过去养猪芭蕉都去山上背，家里不有栽猪饲料的地，现在饲料种在家里。过去芭蕉用手切，现在用机器。我打算还多买几头猪来养。

苏：你也学到种杂交稻技术了，你家照做了没有？

张：他们教给的那个倒学会了，我回来后家里人全部撒完了，没有试验。木戛街子的那些是照着撒了。

苏：以后你照不照这样做？

张：明年我就要照着培训的去撒。

苏：技术培训你还想学哪些？

张：想再学养牛养猪的技术，还想看怎样种植的录像。

苏：你对男孩女孩都是一样教育吗？

张：总的来说是一样，但对男孩的教育是，如果读不得书，看着别人要好好苦吃；如果不好好的劳动，你看寨子里有些穷得没衣穿、没饭吃，到处偷东西，不能像这些人。教女孩的是女孩好好读书，以后争取当教师，如果不得当老师的话，在家里好好苦吃，不能向坏的学习，谁做得好就向谁学习，我们到田地里劳动回来晚了，你们要好好管家，不能向懒人学习。老人说（即俗话说）：苦饱吃饱，闲饱饿饱。

苏：你家里人各自都做些什么？

张：我在家喂猪鸡，他（指丈夫）做菜园。家里的事情太多，永远也做不完。

苏：他做的多，还是你做的多？

张：他做的更多。

苏：抬水是谁抬？

张：是女人抬，女人做猪食、鸡食、煮饭。

苏：通公路有没有好处？

张：通公路好处多，公路不通时柴呀、粪呀、谷子呀，什么东西都是人背的，猪食也到山上摘了背回来喂。

苏：通公路以后，有没有不好的？

张：我家在公路旁，担心晚上有没有坏人来破坏，小偷也有，我很担心。

苏：过年休息时做些什么？

张：过年前想着我苦了一年，过年时要好好休息，所以年前就加紧做过年的准备工作。

苏：年前准备些什么？

张：准备砍柴、找猪食、春米，留着过年，还有给小孩准备衣服，吃的什么都要准备好，过年时也不能到处去玩，不做其他的，猪鸡总要喂，也不能到较远的朋友家玩。

苏：大年过几天？

张：过4天，过年时我不能去亲戚家，亲戚来拜年更出不去，亲戚来了，互相谈谈心，煮饭给他们吃，这样也不能到朋友家玩。

苏：三十那天干些什么活？

张：三十那天我们泡米、舂粑粑、洗澡、洗衣服、打扫卫生、洗菜等，以便过年好休息。

苏：初一那天怎么过？

张：初一那天男人到处都可以去，女人不能到别人家，别人会用猪食水打泼给你，听说女人去了人家，种地时人家的地谷草会深。晌午以前，女人不能到其他人家。

苏：初一早上你们扫地吗？教徒又做什么？

张：地倒是扫的，不过粪草不扫丢，信仰宗教的人那天早上给老人做饭送去。

苏：去不去磕头？

张：我们信仰宗教的不磕头，只是吃饭前又讨福。

苏：晚上做什么活动？

张：不做什么。

苏：初二搞什么？

张：初二那天就找朋友玩，拜年，互相交谈，朋友来玩就做饭给他们吃。

苏：晚上做什么活动？

张：晚上也和白天一样。

苏：初三怎样过？

张：初三跳歌，谁家想跳就到谁家跳，没人跳就这样在着了。

苏：初四呢？

张：初四也是有人家想跳芦笙舞就跳，没人家跳就这样在着。

苏：有的人家春节为什么要跳歌？

张：有的人家有跳歌的历史，跳歌会使那家人的粮食丰收、经济收入增多，他家还是请会跳歌的人来跳。

苏：跳歌那天，那家主人做些什么？

张：他家要招待来跳歌的人，一天要做三四顿饭给他们吃。

苏：信教的人过年时还去不去教堂？

张：初一早上就去教堂，还带一对粑粑去，还去讨福。

苏：初一早上讨福是怎样说的？

张：今年已结束，明年的这几天也要同样得吃得穿，我们是你上帝的儿女，你不帮我们就没人帮我们，你帮我们的话我们要比以前都得吃得穿，不论生产劳动，不管经济收入，不论我的生意，不论养殖种植，你上帝给帮的话是一定会得吃得穿的，我们向你讨福。

苏：教堂里讨福完毕后，回到家里又怎样讨福？

张：回到家里喂喂猪鸡，饭煮熟盛在碗里，要吃之前又讨福，内容和上面的一样，初一早上还请牛、猪、鸡、狗吃。

苏：过年跳舞时妇女的衣服、包头可不可以看出妇女手艺的好和差？

张：（今年）春节过完了到明年过春节时，妇女的穿戴就要准备好了。还没过春节就做拉祜包、缝衣服，买银泡缝在衣服上，过年的那晚上就全部穿出来，穿出来就可以比得出手艺的高低，谁的好看就像谁的一样明年再去缝。

苏：你自己缝过拉祜衣服吗？

张：缝过，我穿的全是自己缝的，做一件拉祜族衣服要三四天，缝衣服做包是妇女苦的。

苏：过春节妇女的禁忌是什么？

张：初一不去别人家。

苏：初一杀鸡吗？

张：不杀，是三十晚上杀的。

苏：信教的怎样过圣诞节？

张：还没到就开始准备人要吃的食品和牛饲料、猪鸡食、菜等等，今晚春粑粑，不睡觉，到明早3点钟去教堂讨福。那天晚上，这么吃吃玩玩就过完了。

苏：那天晚上讨福又怎么说？

张：那天是上帝诞生的生日，要叫醒大家不睡觉，一家一家的去收粑粑，捐献米、粑粑、鸡蛋、包谷等等，全部吃的都可以捐献，还捐献钱，白天也是这样玩。

苏：你们捐献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张：组织一部分人，每到一家就站在院子里唱宗教歌，唱完后把主人捐献的钱和吃的东西背到教堂，每到一家都这样做。做完了以后，讨福的就讨福，唱赞美诗，赞美上帝，又做吃，第二晚上又吃吃玩玩天就亮了，吃了以后就搞活动，跳舞、拉拔河、背人、比赛吃粑粑、吃芭蕉、比赛跑等，一起玩，一起交谈，气氛很好。

苏：去各家捐钱物时，站在院子里唱的歌的内容是什么？

张：我们来你家叫醒你，今天是上帝耶稣的生日，我们来赞美耶稣，我们祝贺你的生日，今晚3点我们赞美你，我们大家聚起来纪念你，守候你。

苏：教堂里的讨福咋个说？

张：“上帝啊上帝，这些东西全部捐献给你。”一边唱一边把东西献给上帝，后来这些东西又给来宾和大家吃，不管来宾和其他地方的人来也是这个样，热情接待，不管哪个都不能有对客人不喜欢的样子。

用我的双手织布缝衣

被访人：李娜妥，女，80岁，拉祜族。

访谈人：苏翠薇，女，云南社科院助研。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3日。

访谈地点：澜沧县木戛乡勐糯村。

陪同人：刘美琼，女，拉祜族，原木戛乡党委副书记。魏秀芳，女，木戛乡妇女主任。

1997年4月23日下午，我们3人来到了距乡政府约3公里的勐糯村。

走进村子里，四周无人，静悄悄的。过了一会儿遇上了为李娜妥买酒的妇女。她告诉我们：“娜妥给别人帮工回来，此时在家里找酒喝。”

娜妥独自一人居住在由女儿盖给她的瓦房里，她曾两次婚嫁，两次丧偶，她略知拉祜族的草药和宗教，至今独自劳动和生活。在寨子里，全村已通电，只有娜妥家没有接上电。据她说：“人老了，眼睛看不见，不必去花费那点钱点电灯。”女儿建下的一间瓦房，外表看起来在本村房舍里还算气派点，而走到屋内却空空荡荡、漆黑一片，冷冷清清的。点燃了火塘的柴火，屋里才有了生气和光亮。娜妥在寨子里年纪大，知道一些过去的事，还会驱鬼，会做民族手工纺织及染布等，也爱唱歌，我们请她重点谈谈有关内容。拉祜族生性热情好客，寨里的人得知从外地来了人后，不知什么时候一个接一个蹲满了整个屋子，访谈依然在鸦雀无声的环境下顺利进行。

访谈中娜妥不时用唱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苏翠薇(简称苏):大妈你叫什么名字?

李娜妥(简称李):我叫娜妥呢啰。

苏:多大岁数了?

李:到 80 岁,眼睛都看不见了,模模糊糊看见一小点。

苏:今天你到哪儿去了?

李:我去帮人家栽秧回来。

苏:你老了咋个还去栽秧?

李:不去没有人苦给我吃。现在帮着人家,过两天我的田有水了,别人又来帮我做,换工留着的。

苏:你家有几个人?

李:我家里才有一个儿子,还没有找媳妇,年龄到到了,可是他不找,生产也不好好做,就跟着人家盖房子吃去了。

苏:你丈夫什么时候死的?

李:我丈夫有一个是不做合作社(还没办合作社)单干那年死的,多病死的。

苏:你没有改嫁吗?

李:嫁了一个,现在这个小娃是后面这个丈夫的,这个丈夫也死了。一个姑娘嫁出去了,一个男孩分家出去了。

苏:后一个丈夫也来你家在吗?

李:是来我家在呢啰。

苏:你丈夫来时不带着他的东西来吗?

李:不拿来,在了两年才拿来 1 条小水母牛(即母水牛),后来办合作社,这牛又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又给我家 60 块钱,得买 1 床棉絮盖,得用 10 元钱这样啰。

苏:过去你是怎样过来的?

李:做互助组合作社时到山上摘野菜吃,一天约十来个伴去摘

野菜,和上一两米煮烂饭汤喝。野菜摘3次,我摘1次,她摘1次,再摘1次,摘3次就摘到根了,就这么过过来,后来又办社,又做活路,分出来吃,才慢慢得吃饭的。

苏:大妈!我们拉祜族为什么来这里呢?

李:寨子嘛,老人就在这儿住着的,世世代代就在这儿居住。

苏:来这儿住的传说你知道吗?

李:认不得。我刚刚知事的时候,老人阿毕、朵结巴埋在南本假连那些寨子里,现在坟墓都被人做路踩平了。那一代人找的寨主又死了,(到)我们可能3代左右了。我话也不会讲,只是现在生活好过,讲一两句话,吃一两口酒。我得吃酒喜欢啰!

苏:大妈,居住山头上的好还是居住在坝子的好?为什么拉祜族只居住在山上呢?

李:当然在坝子的好啰,坝子里的田一大片一大片的,山头上的田多在箐沟边一小块一小块的。坝子里种什么都得吃,山头上种点什么苦死了,地也不肥,有的种(了)得吃,有的种(了)不得吃。不过我们的老人一直都住在这里,我还是想在,因为这是自己在的地方。

苏:你家田里的谷子是自己背回来的吗?

李:是我自己背回来的,很累,坡很陡。

苏:你病起来到哪儿看病?到不到医院看病?

李:我是寨子里找吃的,医院里前年去过,现在没去医院看过病啰。

苏:你会草药吗?

李:不会,会一小点草药也是现在眼睛不好,找不到了。

苏:你知道一些什么草药?

李:一般的小病自己找找草药吃就好了,像感冒和脚酸手酸疼的这些病。

苏:以前你给不给朋友吃药?

李:一点小病,亲戚朋友来找还是给吃的。

苏:过去和现在你们寨子里有什么变化?

李:过去国民党时到处森林乱乱的,黑黑的,我们都害怕,大门都做着两道,那些地方人都不去,我们去捡过石头。现在寨子里没有更多的树了。现在的年轻人,还不知道日子这么好过,因为有碾米机,米也不用舂米,天天早上睡懒觉,老人倒反还拖着脚去抬水煮饭吃,他一回来就得吃饭了。

苏:老人教不教育他们?

李:教育的啰,打嘛又打不赢他,现在的水又抽到寨子里,不用人抬,过去天蒙蒙亮就起来抬水,过去没有拖拉机、车子,现在我亲眼见了,但还没有坐过车。过去拉祜族不会盖瓦房,现在拉祜族跟着汉人学,也会盖瓦房啰。

苏:过去你们见过一些什么病?

李:过去(这里)多的是疟疾,有时(连续)3年都发疟疾,然后喝狗血,妇女从公狗耳朵上划破后流出来的血,冲进开水喝以后好掉的也有。共产党来了以后,医院也有啰,医院给吃药后就好了。现在疟疾也不有了,过去有出天花、麻疹死了的,屁股流血死了的也有,现在也没有了。

苏:现在又有些什么病?

李:现在猪、鸡、狗病的多,我娃娃家下得3只小狗全部都死光了,鸡病的转去转来就死去了。

苏:人的病呢?

李:人病死的也有,不没有力气,吃不下饭,时间长了死去的也有,叫什么病我也认不得。

苏:过去长寿的人多还是现在长寿的人多?

李:过去老人多,现在老人也看不见了,只有七八个了,为什么原因死了不知道,吃过饭死去了的也有。

苏:现在的水土、气候和以前不一样吗?

李:一样了,不过地震后有些原来吃的水都不出了,(原来)没有水的地方出水的也有。

苏:过去和现在的山有什么不同?

李:一样了,过去山上有虎子、豹子这些,现在的人(把它们)打光了。

苏:过去老人做拉祜衣服、包包,多不多?是不是一代一代传下来?

李:多是一代一代传下来。

苏:过去怎样织布染布的?

李:过去是买 20 元钱左右棉花来,把棉花籽压丢再弹,弹了后又整成比大姆指头大、中间空的棉花条,再用纺车纺成线,纺线时不分白天黑夜地纺,以后又两股线并在一起再纺。经过这样线就结实了,再织成拉祜族的白布。然后用自己裁着的蓝靛棵泡在草木灰水滤出来的水罐子里,等靛泡出黑黑的水时把靛棵捞出,同时将水也扭在罐子里。这样,每天用手去搅罐子里的水,罐子里的靛水变得很黑时,就让它沉淀,把上面的清水倒出,将准备好的白布放进罐子里,泡一天又扭出来,把布整整齐齐的折起一小捆,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棒(削得稍扁,有 4 指宽、1 尺 5 长)打叠起来,然后晒干。再把打过晒干的布又放进罐里泡,用这种方法反复做几次就成了又黑又厚又结实的拉祜族布。就用这种布缝拉祜族衣服和做拉祜族包包。

苏:拉祜包包怎样做?

李:拉祜族包包嘛用拉祜布,你要多大就先剪好,再用红、黄、绿等各种颜色的布和花边缝在布上面,还缝上花边等。包包缝好了以后,用两股红、黄、黑、白、绿颜色的线织成 3 指宽的带子缝在包包上,就成了包包带子,一天(可以)织 1 条。

苏:缝一件拉祜族衣服要几天?

李:以前我们自己缝的要两三天时间。

苏:你现在还会缝吗?

李:会倒会缝,就是眼睛不好,看不见做了。

苏:怎样缝拉祜族衣服?

李:先用拉祜族布剪好衣服,再用红、绿、黄、粉红、黑、白的布和花边一条一条地缝在肩膀和前后及领子下面的地方,现在有机器缝就更快了。还有在袖口和袖中间缝上几条不同颜色的花边,有的地方还在前幅和后幅的两边缝上花边(拉祜族自制花边),缝上扭扣就成拉祜族衣裳囉,好穿呢囉。

苏:大妈你缝衣服、做包包的手艺是那儿学来的?

李:老人缝时跟着学学,学缝学缝就会了,老人咋个做,我也咋个做,现在线的价钱贵,而且只穿汉族服装,汉族服装不有拉祜族服装热乎呢,老一代专门穿拉祜族服装,拉祜族服装比汉族服装好,穿着栽秧,膝盖头都热乎乎的。

苏:你几岁学缝衣服和包包?

李:十四五岁就学缝,到十七八岁才会缝呢。

苏:拉祜族妇女不会缝拉祜服装的有没有?

李:一个个不会缝,就这么老死了。

苏:不会缝哪个缝给她穿?

李:朋友缝给她穿。她不会缝衣服嘎,她会纺线、织布。我们每年要织五六丈布,不会缝的人专做生产,老一点的人帮她们缝衣服,互相换做呢囉。

苏:过去的妇女怎么样才算能干?

李:压花、弹花、纺线到织布这一整套都会,会缝衣服,做生产又勤劳,会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家庭和气这种妇女就是能干的女人囉。

苏:怎样才算好的媳妇?

李:会缝衣服,会关心照顾公婆,夫妻和气,会做田地里的活,这个媳妇就是好的囉。

苏：你现在还织不织布？

李：不织，一个原因是没有钱买线，另外卖的衣服很多，不用织布，有的妇女还在织布，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大多数不会纺线织布了，现在帮工四五六天就可以买得一件衣服穿（指汉装）。

苏：你会唱拉祜歌吗？

李：（高兴地唱起歌来）我唱的是你们不怕千山万水来到我们木戛，跟我聊天，还买酒给我喝，我高兴死啰！

苏：现在年轻人唱的是从哪儿学来的？老人教的吗？

李：年轻人是去听会唱的人唱歌，听着，听着，他也就学会了。这还是要看，有的会唱，有的不会唱。他会记得就会唱，不会记得就不会唱，教倒是不教。

苏：每个人都会唱歌吗？

李：多数人会唱，唱歌一般是在吃酒后才唱，或者一边喝酒一边唱。

苏：唱歌唱哪几方面的内容？

李：酒醉时最会唱歌，生产时唱生产歌，小姑娘、小伙子去玩的时候唱情歌，送鬼时唱送鬼歌，死人的时候唱丧葬歌。

苏：你们过一些什么节？

李：过去老人传下来的春节，共产党来了以后还过葫芦节，其他的就是过新米节、火把节，小年十五、八月十五现在不过了，过去还过十月半，现在不过了，葫芦节时有的春粑粑，有的不春。

苏：什么时候讨福？

李：八月的时候，谷子出不好，就说要讨福，讨福的把饭煮出来分给大家吃。谷子熟的时候，如果身体不好，还是要讨福，在自己家里做。这样做了以后拴一根叫魂线，现在不做了。

苏：你们屋里留着的这处是什么？

李：这个是烧香处，是在家烧给家神。烧香是从老人那儿传下来的，所以我们也烧的了，不疼不病的时候就是朝太阳出的方向烧，老人留下的传统我们都要继续下去。烧香是想得起就烧，想

不起不烧。

苏：现在喜不喜欢穿拉祜族的衣服？

李：有的穿，有的不穿。（情不自禁地唱起来）找来棉花，用我的双手织成布缝成衣服，穿得热乎乎，长袍穿着，脖子、肩膀都热乎乎的，衣服穿着热乎，再包上大大的包头就漂亮，你们远隔千山万水，来到这里给我们老人吃糖、喝酒，好的就是你们啰（以上这段是歌词翻译的）。

苏：现在年轻人到处去玩，晚上他们玩的内容是什么？

李：看电视、录像，聊天，男女青年约起来去玩，放电影时去看电影。

苏：你去不去看电视呢？

李：现在我的眼睛不好，看不见。

苏：寨子里互相换工是为什么？

李：一个人栽一丘田栽不完，几个人一起栽就栽得快，有伴栽也更想栽，就互相换工了。

苏：给不给工钱？

李：有的是换工，有的给钱。拉祜族互相帮忙只给 5 元钱。

苏：跟其他人帮工你帮过吗？

李：去给汉人帮工给 6 元钱，有的只给 5 元钱。

苏：给吃饭吗？

李：不给吃，给吃一点酒。

苏：寨子里年轻人出去帮工的多吗？

李：多的，有时一寨子都去帮工。

苏：去远处帮工的有没有？

李：有的，寨子头有几个，寨子尾有几个。

苏：你家有几亩田？

李：有两亩。不有水，是雷响田，到五六月下雨才得种，秧子前天才撒，秧田里也不有水，秧栽下去后没有水收的粮就少。

苏：你的小孩帮种田吗？

李：小孩去帮工吃，不做。

苏：现在你的忧虑是什么？

李：我的田不有水，人家的田有水，我不有饭吃去帮工吃，很担心。

苏：住处不担心吗？

李：现在能有一个住的地方，雨淋不着就算了，不担心。

苏：你有困难，找领导反映过吗？

李：不有反映过。

苏：饭不够吃怎么办？

李：跟寨子里有谷子的人家借吃，等我的熟了赔还他们。

苏：寨子里借不着时吃什么？

李：一两米就算一顿饭了，吃上一些菜就这么过了。

苏：你家里有牛、猪、鸡吗？

李：一样也不有，鸡、猪也都死光了，买的钱不有，不得养（即没有养）。

苏：寨子里养猪、鸡的多不多？

李：养着也死了，现在不得养的多。有钱买来养的就养，不有钱的就不养。

苏：过春节时杀猪吃吗？

李：没有杀过。

苏：过年你不杀猪有几年了？

李：以前我不病时一年养 1 头杀吃，现在我不养有五六年，我姑娘杀时给我吃点。

苏：现在你多长时间才能吃上一顿肉？

李：如果有钱每街都想买肉，不有钱，10 街都不得吃 1 次，有时我去帮工、摘茶卖可以买 5 两肉吃。

苏：够吃一顿吗？

李：儿子我俩够吃了。

苏：现在你还上街吗？

李：去的，去卖茶。

苏：你上街要多长时间？

李：太阳一出来时出去，太阳出一截就到了。

苏：上街的钱哪儿来的？

李：有时卖点茶，有时是帮工（挣）来的。只要有5元钱就赶两次街，什么也不得买吃，买一点盐回来，捡一点柴回来烧。

苏：上街费劲吗？

李：还可以去，回来时过了河就把衣服脱了背回来。

苏：过去你们寨子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李：过去我们背水天亮不明出去，太阳出好高都还不有回到家，现在水抽到房子里了；过去天不亮就爬起春米，现在不用春谷子，碾了留着，起来煮吃就得了。不消春米，不消抬水，年轻人就下力睡了，想着一起来就得吃饭了。过去，我们春谷子太费力气了，要就砍一条大点的木棒春谷子，或者用脚踩着春，（现在）拉祜族也不消春米了。

苏：现在年轻人不会织布，不会缝拉祜衣服和拉祜包包，你不忧虑吗？

李：我不担心，汉族的衣服多得很，可以买来穿（笑）。不过短，背柴时腰部都遮不着了（笑）。

苏：拉祜族咋个过八月十五的。

李：八月十五是给太阳、月亮吃饭，煮面瓜献，削梨果献，献菠萝，献芭蕉。现在扎实不见过这个节了。过去我们拔绿豆棵回来，豆子剥出来，春细后做汤献。

苏：公路通了后有些什么个好处，你老人家说说瞧？

李：公路好呢嘛，对寨子嘛好倒是好，但是来赶街的猪病鸡病跟来，也不认得（即带来了猪鸡的传染病），走路倒好走，大路嘛，这里去那里去不挂不阻，好倒是好。

苏：公路通后坐过车没有？

李：我不有坐过。去年拖拉机才来时坐过两次拖拉机。

苏：坐后有什么感觉？

李：（笑）颠呢啰！这高这高颠上去。

苏：坐拖拉机好或是走路更好？

李：坐拖拉机的更好，一点也不累（齐笑）。

苏：你男人坐过吗？

李：不有坐过。

苏：你能叫一下魂吗？

李：忘记啰（笑），不单是我，有3个、6个的，我也是跟着人家学的。

苏：你咋个跟人家学呢？

李：人家咋个说，我也咋个说给他的啰，老人（指死去的老人）的魂叫老人带回去说：你吃了喝了，你的魂你带回去，你的儿孙身体不舒服，不好睡，不好坐。这就是说给死去的老人。砍一点盐巴装在碗里，再装米、烟、茶，就这样送鬼的。

苏：人的魂吓跑了咋个做？

李：（笑）哪点摔跤哪点赫（即吓）着就叫魂：回来，回来，你不要在那里，回来听你爸爸妈妈的话，在那里会被雨淋哗（口语），太阳出来就会被太阳晒，回来，回来，虫赫着，蚂蚁赫着你莫怕，回来穿衣吃饭，回来，回来，回来！

苏：叫魂用些什么？

李：米装在碗里，放上一个鸡蛋，脱件魂赫跑了的人的衣裳，用根叫魂线，叫魂说：你跟着白线黑线回来，跟着你的衣服回来，太阳不晒雨不淋！

苏：这样做完后又咋个做？

李：这样做完后就拴叫魂线给他，又点香给家神，求家神不要害他，太阳、月亮保佑他。

苏：你这样做了几年了？

李：只两三个月。

苏：不止吧？

李：是，才两三个月。

苏：叫了几个人的魂？

李：五六个人，酒醉起来做一个个。

苏：这样做后会好吗？

李：会好的，吃不下饭的也吃得进饭了，做不起活的也做得起呢啰。

苏：现在还做吗？

李：做的。

苏：你从哪里学来的？

李：不去哪里学，老人那里看来的，看了以后自己也想出一些来，老人这样说这样做自己也学着做，就会了。

苏：你不教给你的孩子和孙子吗？

李：不教给他们，我们拉祜不教这些，是自己做的。

苏：做这些的多数是男的，你是女的，你咋个想起这样做？

李：过去我姑娘病了两年，光是请别人请不起。（人家）用扫把棵吹吹，用水洒洒吹吹就吹出来了。我姑娘病两年，我生产也不得做，去请人家，有一天早上就给他 200 元线，吹给一下水，洒给一点就回去啰，再去叫也叫不着了，我生气就自己学。

苏：你做这些要教给你的孩子孙子吗？

李：我的孩子孙子都看见了就学会啰！今晚我这样说这样做，他们明早起来就说，我吹的那个他捡去寨子吹去了，学过文化的小孩学得更快。

苏：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做这些？

李：现在的年轻人是会说的，连放牛娃也在寨子边放牛处说玩着。

苏：乐施会协助种杂交稻，你家种杂交稻吗？

李：我不种，我的时间过了。我家田上边那家种杂交稻，水他

家用去了,就流不到我家田里面,种杂交稻的时间就过了。

苏:阿奶,你最想做什么?

李:如果田里有水的话,太阳热乎时想做田,但没有办法(即没有杂交稻田),做不起来。

苏:其他方面呢?

李:想养一头猪,找不到(钱)嘛,现在的小猪不是100元钱一头的养不下来,鸡也想养,想养嘛又怕病死。如果有姑娘儿子的话,就直接到山上吃住做田地养鸡猪,怕生活会好一些,但现在我伴也不有,眼睛也看不见,不有办法才这个样在着的啰。

苏:你不做活,休息时做些什么?

李:捡柴烧、摘茶吃,不闲呢啰。

苏:你的手艺想不想教给你小孩?

李:不用教,人家比我会(笑),人家自己会教、会学。

苏:你种不种山地谷(即旱稻)?

李:种的,种山地谷时男人拴地、犁地,女人挖地;有时男人也来帮挖,捞楂烧,才撒谷种。谷子出苗,草也长出,女人就薅地,拉枯嘛就是这样苦吃做吃,不会得闲。

苏:做(即种)山地谷和以前做的有什么不同?

李:现在种山地谷装化学除草剂,薅的不苦。

苏:田地过去肥还是现在更肥?

李:过去田不肥,才是挖粪坑,现在不做粪坑,(靠)科学技术做起来嘛,田做得好,谷子打得多,现在的更好啰。

苏:其他还有什么?

李:不有啰!

苏:想唱歌就唱嘛!

李:(唱词翻译)我是老人,太阳、月亮我先见,小年十五、春节后就撒谷子,做田做地种出粮食得吃饭,下次又犁又耙又做田做地,追随着做田做地来做吃(笑)哎——阿——阿!

你买来酒,买来粮给我吃,我白头老奶还不有这样遇着过,好的就是你们啰!其他有那么多朋友,不有那个说:老人你吃,你们这样找给我吃,我的心里是热乎乎呢,啊!(大家齐笑)。

注:拉祜族习惯上不说自己的实际年龄,她们一般以出生日的属相、时间、季节等来取名。

我用草药为人治病

被访人：李小五，女，汉族，79岁。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6日。

访谈地点：澜沧县木戛乡。

访谈人：苏翠薇（娜阿），女，拉祜族，云南省社科院助研。

陪同人：刘美琼，木戛乡党委副书记。

李小五懂中医草药，会医妇科、小儿科、风湿病等，还会一些占卜术。为了了解当地妇女所掌握的传统医药知识及拉祜族妇女的常见病、多发病。早在进木戛乡时就有去拜访她的愿望，但由于时间安排不过来，所以只好放在后期。一天我独自去跟她聊聊天，不料她生重病在床上，又咳又喘。她已离婚的小女儿接待了我，我送了她一点治病的钱。第二次去拜访她，她正输液，独自一人正在伤心难过。她说：“小娃养大后不知图的是什么？病起来想喝一口水时也没人倒。”第三次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一行3人又去到了她家。此时的她，病情已好转，她说如果想问草药的事就可以问了。我们一共访谈了3次。临别前，她深沉地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要学草药的话，我可以教给你们。”

高龄而多病的她和我这个来自远方的拉祜姑娘，能了结这个心愿吗？

苏翠薇（简称苏）：你？今年有几岁了？你老家在那里？

李小五(简称李):我以前是班奈(村名)的人嘛,来这里的时候才 16 岁,我 16 岁多些就结婚了。

苏:嫁来糯格?

李:我自小就没有娘,不满 7 岁就没有娘啦。在地主家长大,人家敲敲打打,饭也不给吃,捡吃他们小娃泼下去的饭。后来他公(即丈夫)就问(指求婚),唉,我想不管咋个说,自己去做个主人吧。

苏:你丈夫是哪里的人?

李:两个都是在班奈的,班奈梁子寨的。

苏:来木戛有多少年了?

李:你算嘛,这趟我有 79 岁,才 16 岁就来了。

苏:有 60 多年了。

苏:你叫什么名字?

李:李小五,我爹我妈叫我是李五妹,在地主家就叫我李小五。

苏:听说你有一个小孩病死了?

李:是第四个儿子,他正读着书呢,差不多有这个大(指着她自己约九岁的外孙说)。儿子生病后去请人家来看病喂药,我看看药棵后,就去拔来一些对照,一心想学草医。后来,我就跟老何四婆娘学草药,草药就是跟她学来的。她说:“阿姐我教给你药,你开钱给我嘛。”我说:“姐,药钱我开给你,但你要全部教给我。”后来我开给她 200 块钱,还买了 26 块钱的一小桶丁香给她。那时,我一点草药也认不得,也找不着怎样用丁香。我又对她说:“你把满大满好的那服教下给我嘛!”她说,那服她晓不得(实际不愿意教)。我在跟老何四婆娘学了 7 棵(种)药后,慢慢学着给别人治病。

苏:你是怎样看妇女病的?

李:有妇女病,这里脉跳(指肚子里)有火了嘛,等二道这里跳就是妇科病还不重,如果第一道跳,第二道跳,她妇科还不严重,嗯,第二道老实跳得重就是她坐月子时挨着男人了,挨着男人她就病了嘛。治疗妇科病挨着男的我医好好几个了,这种病是男人不

自觉了嘛。

苏：但你想不想传给别人？

李：价钱给得到就教给他嘛，我的本子（即本钱）交不到，我不会教。

苏：你没有教给别人，以后你的技术（即医术）失传你不觉得可惜吗？

李：我就是叫我儿子来学。他不学，他没有时间来学。他忙他的，瓦厂要做，田地要做，茶叶要做。我说我教给他，叫他来记下，还有我家媳妇，问也不来问，记也不见他们来记。假如我换成他们，一定要记下药方，日后养自己的娃娃时也会用得上。我家小女儿更是说这样的事情她不想做。

苏：你行医几年？

李：有 20 多年啦，我医的（病人）在富角，大人小孩都医，一个也没有医死过，全部都医好了（咳）。有个富角的病人从肚子里痛下去，阴茎脬得这大大，开始他又不说，只是说肚子痛，喂了一服药给他，后头他才说（了实话），（我）才调另一服喂给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吃 3 碗饭了。我就加药喂给他。才开始来医他说给 60 块钱，后来一样没有，拿不出，才背来一小筒洋芋，现在人家大气饱力地在着。在富角的时候，忙于煨药、砍药，我经常赶不上吃饭，病人来看病的多，三天四天又去找一篮药，药棵分散，又不是只在一个方向，这头去一天那头去一天，这头有一样两样，那头有一样两样，三四天才找得齐一服药。七八种成一服药方的也有，20 多种一服药方的也有。草药还是富角多。治膝盖痛的我也有一服药。一次我家儿子去栽秧，喜喜欢欢去，一下子膝盖头肿得这么大大，上允的小本（人名）拉着回来，我就赶忙去寨子边找（草药），当时（天色）都黑了，找来炒炒春春拿生叶拌酒一齐包给他，到第二天早上脚就消了。

苏：你还医些什么病？

李：我医的是妇科病、拉肚子、感冒、肝炎、跌打摔伤的，这回又医小孩发高烧那些病。我多数是医妇科病，摸瞧她的肚子，又号她的手脉，她有什么病就喂什么药。不摸她的手脉，不摸她的肚子，我不敢给她下药。喂三服四服不好，我又不喂。喂下去好一些后我又继续喂。人家说“要识药要识病”。识药不识病你白白喂，要好好摸准才喂。我还医公家说的“肝炎”等，我们老百姓说是“胆慢”，这种病卫生所治得下来的也有，治不下来的也有。得肝炎她的眼睛肉嘛嘛（很）黄，肉色也黄，得了肝炎吃草药医治更快。医这种病要赶快治，治不快她肿起来，肉色加黄就不行了，这些药这些地方没有，只有富角有。

苏：拉祜族经常来看病吗？

李：嗯，只有拉祜族经常来看，拉祜族四面八方的都来医，人家疼，我给他治好，我自己病了，怎么吃药也是自己医不好！

苏：是哪些地方的拉祜族来看病？

李：拉祜族四处都来，自才的、乍朗的，唉！找不着叫了，到处都来，班利那方，富勐那方，最多的是富勐那方。

苏：老百姓来看病时，带些什么东西来？

李：唉！拉祜族会拿什么东西来，说多少钱她就拿多少来。

苏：医不好还是不来了？

李：嗯，医不好，我不要钱。喂药时候就商量好的，如果是医得好了，定下就要多少，医不好吗，我就不要了。去年那道门（即那边山）有个拉祜族婆娘，就是得了那种妇科病，病得要死了，一寨子人都帮守了3天了，牛都杀了1条，后来来跟我找药，我说给（她）杀牛来不及，卖卖牛，钱拿来给我嘛，后头我喂给她就好了。

苏：现在还在不在？

李：在着嘛，现在大气饱力，那趟肯来看我。

苏：以前这点药多不多？

李：以前，富角那方多了嘛。

苏：现在找得着吗？

李：有嘛，就是人老去不到了。

苏：你年轻时主要是做些什么事情？家里的钱从哪里来？

李：年轻时候，我是劳动吃的，我医病是从 60 岁以后才医的。就是自己小娃多，请人家来喂药后学得的。多数是晚上睡着了，（神灵）来托梦教的。

苏：你有没有去看过人家配的那些药？

李：没有看过，全靠自己。自己去拿来吃（着）瞧，（好了就）喂给人家了嘛。

苏：先是自己吃（着）瞧吗？

李：嗯。自己不吃，假如喂人家喂死了，害怕！现在还是这样，药配好后，我自己吃（着）瞧，没反应才喂人家。自己吃了，死了就算了嘛。喂人给喂死了，负责不了！喂药不简单，配好药方煨出来，你先吃，隔了 5 分钟，不反应，才喂人家。泡药喂病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自己先喝，过了 1 个小时后不反应，又才去喂病人。

苏：你自己吃，有没有闹（即毒）着的时候？

李：没有过。没有才敢喂病人，如果是自己先吃了，或者是心脏不舒服就不能喂病人。

苏：你叫过你的儿女来跟你学医吗？

李：都叫过了，我想留给我的儿女们。记下它（即草药方），哪样配哪样，哪样对哪样，我说下给他们。这里没有的药棵，我讲给他们听后记下它，但是他们一个都不来记，我也没有耐心再去说。

苏：你的儿女不想学，你有没有想过传给外人？

李：传给他，人家一个也不来问。

苏：如果有人愿意跟你学，你会不会传？

李：那个样，我说啦（即愿意教）。以后我身体好一些慢慢教。

苏：怎么教？

李：教识药，人家用脚踏着药，指着前方，但是你不要随他看前

方,要看他脚尖,是这样教的,又不是手指着教。

苏:为什么要用脚尖来指?

李:有理嘛。

苏:有什么理?

李:我学时候人家也不拿手来教给。

苏:用脚教有什么理?

李:拿手教人家会笑。就是要拿脚尖教,用脚踩着药棵,他说看前面,却不能看前面,你要看他脚下,脚尖前正是他要你学的药棵。你要赶忙去看,她教下马上就走了。自己又去拔,抬着锄头又去挖。他又照样教着下去。

苏:你怎么知道他就是指脚前面的这棵草?

李:没有去找药时,他就先告诉你。

苏:拉祜族妇女有些什么病?

李:别的方面拉祜族也不管了嘛,热热的回去,又拌着吃那个辣辣的辣子她这个肚子就上火,就受不了嘛。还有,她一下子热呼呼跑回去,又去喝着冷水,肚子里就闭火了。有一个木戛附近的拉祜族妇女,来赶木戛街回去,口渴,就抬起竹桶喝冷水,一下子就倒了下来,眼睛都翻了上去,后来跟我找药吃就好了。她主子(即丈夫)说:“如果不是你,她可能会死掉了,现在都后怕。”还有一个拉祜族妇女,生小娃还不到一轮,就去过冷水,后来肿了起来,也是我医好的。有些拉祜族妇女告诉我:“拉祜族寨子你去不到,不然的话,去寨子里在着医病,我们寨子病人最多了。”

苏:周围的环境对妇女儿童健康有什么影响?

李:有的嘛,现在气候变化大,这两天(春季)天气变化有一次重病,以后十冬腊月天气变化也是有一次病,风冷热时候又病一回嘛。

苏:像拉祜族妇女(经常)又挑又背对她们有什么影响?

李:取水她又不做挑,她做背,背上竹桶里的水随着人的颠簸泼在她的身子上,一会儿凉一会儿热就病起来了。有一个拉祜族

妇女,1996年病死了,她肿病吃我的药后就好了,就是肚子上的那一团医不下来,20多天大便都不通,这里卫生所都叫他们背回去了,我说也不要转院到澜沧了(即县城),她的眼睛都翻白了,手脉都感觉不出来。头天下午6点背回寨子后,第二天早上天亮时,她汉子(即丈夫)拿一只鸡腿和饭一起嚼了喂给她,她还吃了一碗饭。唉,拉祜族他不懂,说他婆娘(即妻子)又活起来了。又去跟他丈母娘拉来1只小猪为她献鬼,这头猪杀了还没有退完皮,他婆娘就去了。我说给他们:“明明望见你婆娘眼睛都翻白了,还去买猪献鬼,这里卫生所医不下来,做鬼还会好?”他说:“唉,磨巴(拉祜族识药知巫者)说杀猪献鬼病就会好,我想着这样做她会好,老天爷,还去丈母娘家拉了头值100块钱的小猪杀了,可她一口都不得吃下就去了!”他又后悔了!

苏:这里的生产习惯好吗?

李:劳动有一个节令(这里讲的是农历),年前腊月过来要挖地,正月不能挖,进二月来撒谷子,这两天(阳历4月)栽种,还栽包谷,黄豆什么的,接下去四月、五月又忙薅地薅田,等到谷子熟起来又忙割打,接着又忙拴地,又去放火烧,种地谷的又去挖“勐古”,一年到头这么做。

苏:这里的妇女做些什么农活?

李:你说妇女唉,妇女就是跟着挖挖,还是一起搞劳动。等到栽秧、栽种时候妇女更加忙。庄稼你栽塌(即过了季节)就不得吃,要栽种时候就赶忙栽,栽包谷的时候就赶忙栽包谷(咳),田栽完嘛又忙铲包谷,又忙薅包谷地,这回田深起来嘛又忙薅田,几方面都抓,几头都忙。阿趟(即那时)我们不是做劳动吃,公社时候更加(忙)了嘛,我背着大姑娘摔进大干沟,晚上一夜一夜去突击生产,自己却赶不上做。公社里的活做都做不完。老百姓饿得不成样了。拉祜族都是把山毛野菜拿来后火烧烧就吃,那些芹菜(指野菜之一)哪里都不得剩着一棵,采来马上和盐巴辣子拌着吃。唉老

天！饿也饿饱啦，苦也苦饱啦。

苏：以前主要种那样？

李：什么都种，包谷、黄豆、小米、高粱、山地谷那些，什么吃的都种，我家种的黄豆白生生一大颗一大颗的，我家一年种得三四亢（1亢相当于120斤）黄豆，后来公社收回去裁。我说裁黄豆有节令，有技巧，栽后它叶子长出两匹就赶忙去铲，以后它开花时你不能去铲，它结果时你不能去动，等到它黄下来，叶子落下来一半后你去薅薅，豆子就青丝丝地得吃了嘛。他们不听，豆子起壳他们全部去薅，豆子打出来就像辣子米一样，一个人分得一小碗。阿爹（惊叹），我说我倒不要，拿去做什么？

苏：主要是他们管理跟不上吗？

李：是嘛，他们没有技术嘛。

苏：你想种什么都种得成吗？

李：唉，只是我们不想去动，想种什么吃你都可以种嘛，你懒你不想种，只是不得吃。高粱什么我都种嘛，什么都有嘛。那头翻过去（指拉祜寨），田里有馍稗人家打来装着，我去后他们煮给我吃，最好吃了。

苏：馍稗吃不得吧？

李：有一种穗子有这大（比手势），不怎么长（可以吃），我讨来一碗，到包谷地里种，我去剥得几大穗，春时难得春，拉祜族认不得装灰春，你拿细细的火灰和馍稗一起春，一下子（即很快）就春熟了。别人拿去撒，撒了一大块，一穗都没有收到。

苏：你从16岁到现在觉得木戛有些什么变化？

李：以前没有这么多的病。没有见过鸡病，没有猪病，现在鸡也病，猪也病，狗也病，相互传染嘛。就是人们在一起很杂乱（即人多又杂又乱）。人多了，去到别的地方好的东西拿来吃，不好的也拿来吃，才被传染的。噢噢（声音拉长拉高），这趟不行了，猪也养了不得吃，鸡也养了不得吃。你想想，我一年要丢200块钱的鸡

啊！吃也舍不得吃，要说卖我又不拿去卖过，只是大起来杀吃一些。现在不行了。有头猪人家给下600块钱我不卖，我想给它（养到）七八百才卖，又死了。什么“肝炎病”、“肺病”、“肿瘤”我没见过，以前只是有些什么“妇科病”、“感冒”、“发烧”。

苏：以前你生小孩咋个生？

李：还不是各人自己生呢，自己生自己剪。我头天早上生小娃，第二天早上老倌（指丈夫）就去劳动。地主婆又来罚款，罚了120块钱后（为抵债），我给她家帮工，那趟拉枯长衣，要攘攘滚滚（即滚边、攘边），我又帮攘衣衫、缝衣衫，还不满月就缝鞋底，将要到我姑娘满月了，又说还要帮两个月。

苏：解放后人的生活是不是好过些？

李：噢，好过多了，现在你瞧嘛，你苦你吃哪个不来罚款，你有什么特殊的困难，人家还贷款给你。你小娃多，你不得吃（即没吃的），人家还要救济给你。以前哪个来救济给你一把米，哪个来救济给你一角钱，不消想，倒反还倒贴，还倒罚你。我被地主家罚去的款说也说不清楚，受地主的压迫道也道不尽。毛主席去世的那天，我一些半些哭呢不是（意为哭得很伤心），没有毛主席，我们不会这样得做人。

苏：你要是不病，想怎么发展草药？

李：要是不病，想领一个人去那头（指富角），那头有我孙子孙女，去到找草药处，你叫谁都叫得动，草药多数是爬树，多半数都是要爬上高处去拿（来）。晚上睡不着的药也有，我想去找来，自己也想整吃一些。我这只眼睛花得不得了，我想去上允刮这只眼睛，刮了可能会亮一些，但这会没有钱。

我的妇女保健工作

被访人：黄玉美，女，拉祜族，32岁，村妇女保健员。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5日。

访谈地点：木戛乡政府大院内。

访谈人：苏翠薇，29岁，云南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陪同人：魏秀芳，女，拉祜族，木戛乡妇联主任。

黄玉美是班利村的妇女保健员，她工作认真负责，早出晚归走访村寨，为村民医治疾患，与村民促膝交谈，赢得了村民的尊敬。4月25日上午9时左右，我们去访问黄玉美的路上，碰巧遇上碾米回家的她，她身背的口袋又粗又长，分量一定不轻，脸上身上都是灰，犹如灰人一般。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交谈了有关妇女生育和健康的问题，以及她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和想法。

苏翠薇（简称苏）：你叫什么名字？

黄玉美（简称黄）：我叫黄玉美，拉祜名字叫娜普。

苏：你是哪个寨子的人？

黄：邦利克朵。

苏：今年几岁了？

黄：32岁了。

苏：家里有几个人？

黄：4个。

苏：你哪样毕业？

黄：初中毕业。

苏：你家初中毕业的有几个？

黄：3个。

苏：你家养着几头猪？

黄：3头。

苏：一头猪可以卖多少钱？

黄：连本带利1000元或八九百元一头。

苏：甘蔗种了几亩？

黄：14亩多些，连今年共30亩。

苏：卖甘蔗得多少钱？

黄：得5300元，但加上种子钱等倒亏500来块钱。

苏：还卖不卖粮食？

黄：粮食不够吃，一年还要买五六百元钱的粮食才够吃。

苏：你家有茶地吗？

黄：没有。

苏：猪卖完了？

黄：卖完了，因为我要去给老百姓看病，没有时间养。

苏：全年共收入多少？

黄：纯收入4000多。

苏：你在家里做些哪样事情？

黄：煮饭、做菜园、喂猪鸡，白天给老百姓看病。

苏：村子里的人经常有什么病？

黄：感冒、肚子疼、拉肚子、膀胱炎等。

苏：你每天都出去帮人看病吗？

黄：出去的。

苏：病人都喜欢跟你看病吗？

黄：是的。

苏:他们会不会自己去找药吃呢?

黄:有的来跟我看病,有的送鬼打卦。

苏:你不对他们宣传?

黄:宣传的了,一部分人他们不听,送鬼的一般是年纪大点的人,年轻人还是不信。合作医疗费一人一年交3元,只收得3000多元,所以好药也买不起,有的病难得医好,只是打一两针而已。有的人病了也来医、也要送鬼,两样都做。

苏:你的医术是哪儿学来的?

黄:去澜沧培训的。

苏:培训了几次?

黄:培训了两次,一次培训3个月,一次培训1个多月。从开始就是省上的医生来教给的,省上的医生也来木戛培训过。

苏:你学哪方面的医术?

黄:小儿内科、外科、妇科安环。

苏:你会安环?

黄:会的。

苏:放环的人多吗?

黄:放环的1986年至1996年8月份共有95个人。

苏:放环的人有没有病?

苏:还是会有的,95人中有4人有点病,她们放环后背很重的东西,有的环掉了,注意不够。注意事项一般在安环时我已交待过,半个月以内不能做重活,来月经后第三天才来安环等,有的是子宫口小。老百姓嘛顾得一处又顾不得一处。

苏:放环后东西背得重的多不多?

黄:拉祜嘛,经常背重的东西,有时我也告诉她家男的,女人放环后别让她做重活,召开妇女会还请男人参加,我宣传优生优育。

苏:他们来听你讲了?

黄:来了一半。

苏:你的工作好开展吗?

黄:好开展,我已经工作14年了。

苏:你给妇女们检查身体,入卡她们是否高兴?

黄:到她家去检查她们高兴,因为做田做地忙,如果到我这里检查,她们有的是不来的,除了大邦利寨,其他寨子的倒会来检查。

苏:你怎样为妇女服务?

黄:我向她们宣传,怀孕时不要背重东西,有(即怀)娃娃3个月前不要跟丈夫睡,有娃娃3个月时不要随便吃药,避免流产。

苏:你怎样给妇女检查?

黄:量血压、听心脏。

苏:有没有不正常的?

黄:有倒有,不多,有一个半个。有的羊水多,娃娃生不出来,有的怀娃娃时间还不到就想催产,用力用力,撒尿处都肿了,这些情况如果我在倒没关系,我不在可能要到县上去医。

苏:她们也去县上医?

黄:邦利(村名)的不去,我医得好就好,医不好就到乡卫生院医治,主要是家庭困难缺少医疗费,不然有的还是想去县上医。

苏:寨子里的人生小孩来找你接生的多不多?

黄:还是多的。

苏:寨子里的人生小孩她们自己咋个做?

黄:生小孩一般休息12天,满12天以后就做田做地去了。

苏:生小孩后有没有注意得好的?

黄:家庭较富裕、劳动力多的人家倒得休息的了,小孩奶汁也够,家庭困难的人家小孩也小,奶汁也不够吃。

苏:你做这工作有什么想法?

黄:我想拉祜族没有卫生知识,我要尽力为他们服务,他们不懂得哪些做法对身体有好处,哪些做法对身体有害处,我尽我的力量工作,让拉祜人的体质好起来,我想我要好好为他们服务。

苏：孕产妇怎样保养？说说你自己也行。

黄：拉祜族妇女除我们教的以外，她们不知道更多的医药常识，有鸡杀鸡吃，有的连肉也不得吃（笑），条件限制着，想注意也注意不成，我想叫她们注意也不好说，说给她们也没有条件。

苏：她们实际怎样做呢？

黄：她们没有钱，鸡也没有，只买一两斤肉煮煮吃就过了，这样总还是比以前好，不管怎么说还不饿肚子，有饭吃。

苏：寨子里有的还缺粮吗？

黄：有的。

苏：怀娃娃、生娃娃没有饭的人家怎么办？

黄：去借吃（笑），跟政府找救济粮吃。

苏：这样的情况有多少？

黄：可能有一半半，年年都借吃。

苏：小孩病起来怎么办？

黄：小孩病了来我这里吃药、打针，如果找不到我，他们是会骂的。

苏：如果一下子找不到医生怎么办？

黄：一下子找不到我，他们就送鬼打卦。

苏：他们怎样送鬼？

黄：我见他们装一碗水，水洒给病人，杀一只鸡献神，我们邦利不杀牛，杀小猪的倒是有。

苏：你能讲一讲你生小孩的过程吗？

黄：我是睡着生小孩，其他拉祜妇女如果我不在，她们就用背索拴在上面，孕妇拉着背索生，不管哪里都会生下，我不管到哪里都背产包，准备着。

苏：她们怎么割脐带？

黄：她们用竹片割脐带，用火烫竹片后割断。

苏：那你又怎么个做法？

黄：我接生时是用消毒的剪子剪。

苏：用什么包小孩的脐带？

黄：用消毒过的纱布包小孩的脐带。完小教师都是我帮接的。

苏：她们喜欢新法接生还是喜欢旧法接生？

黄：寨子里的妇女如果不是难产都是喜欢自家生。

苏：她们不来叫你接生？

黄：经过宣传有部分人来叫我去接生。

苏：不喜欢新法接生的是否有一半？

黄：有一半来些。

苏：你觉得拉祜妇女不接受新法接生的原因是些什么？你要怎么办？

黄：有一部分人来检查时好好向她们宣传新法接生的好处，让她们生一个得养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们怎样想，不过现在搞计划生育，一个社只有两三个人生，大部分还是由我接生，我想搞新法接生可避免难产。怀娃娃期间我叫她们不要做太重的活。拉祜族妇女怀娃娃七八个月后就早产的多，一个原因是背东西太重，另一个原因是做生产太多太苦。

苏：村子里这样早产的占百分之几来些？

黄：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来些。

苏：你教给她们，她们是否喜欢？

黄：喜欢的。

苏：你是直接上门服务的，如果别的医生去，她们喜不喜欢？

黄：有这种情况，如果别的医生来她们不高兴，不去医，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别人来她不去看。

苏：你搞这个工作的困难是什么？

黄：困难是没钱买药，寨子里每人每年只交3元钱，现在药提价，吃一两次药病还不好，有的就说我们一年交3元钱，还不好好给我们看病。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还是尽量想办法给他们医，我想合作医疗还是好，要巩固下去。有的老百姓还反映，这么点药都这

样贵，我们邦利倒不收药费，他们觉得一年交 3 元钱，以后吃什么药都行。这些只有我们知道，因为钱不够，药都赊来用，去年寨子里只收得 3000 元，去年就补前年的，今年又借用着，我还这样想，到乐施会这边去反映一下。不管咋个苦他们也不会富裕起来，养得猪又(用来)送鬼。又吃药又送鬼，他们还以为病是送鬼好的。

苏：合作医疗的钱有没有不想交的？

黄：有的到现在都不交，一个社收得合作医疗费 300 多元，最多收 500 元，最少的社有 160 元的，有 60 元的，有 20 元的。一般感冒病 3 天就可能有点好转，他们就以为是送鬼把病送好的。

苏：遇到这种情况你不宣传吗？

黄：宣传的，我说你们送鬼，一晚上就上百元，合作医疗一年 3 元钱你们还不想交。

苏：他们咋个说？

黄：大部分群众说合作医疗更好，打预防针后病也很不病，不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更爱病。邦利五社很不送鬼，富也富裕，大部分都盖起了瓦房，他们全部参加合作医疗。

苏：较富裕的社日子好过些，妇女病少些吗？

黄：是的，一、二社就送鬼打卦，八社也是。有的打一支针病就好了，就说合作医疗应该做。

苏：困难的人不去看看别人是怎样做的？

黄：不去看，去看也没有办法。

苏：有的不参加合作医疗，你向干部反映吗？

黄：反映的了，干部说，他们差钱多，一年年在差帐。

苏：邦利寨小孩一年病死几个？

黄：小孩一年死一两个。

苏：得什么病死的？

黄：发高烧的，可能小儿肺炎，有的连医生都没有得看就死了，有的打针后在路上就死了。今年死了两个，一个是用药不够，还有

小娃娃的病多数是拉痢疾,这以前是感冒的多。小娃娃病了多数是打针的。

苏:拉祜族的小孩为什么小点?

黄:一方面是拉祜族吃的不好,营养不够,小娃怀在肚子里不得吃,生出来后也不得吃。现在饭一般还是得吃,有时菜也得吃些,肉就很不得吃了,得吃也只是一年一两顿。多数是营养不够。养猪养鸡病死的多,人也经常死。

苏:他们会不会从别的渠道找点钱呢?

黄:不会找钱。

苏:她们怀孕时是否重视营养?

黄:不重视,从来也没有想过怀孕要重视营养。

苏:小孩长得小是不是跟近亲结婚有关?

黄:拉祜还是近亲结婚的多,一个不亲另一个就亲。

苏:年轻人还有近亲结婚的吗?

黄:年轻人近亲结婚的很不多了,现在计划生育宣传的多。

苏:要改变落后面貌,你有什么办法?

黄:我们一辈子靠国家不行,要好好向群众宣传,每个人都要找找钱的路,好好种甘蔗,建猪圈好好养猪。教是教给他们了,但不听。若把猪鸡都关起来养,兽医好好跟上,打猪鸡的预防针,这样没有养不好的道理,如果能养好猪鸡,老百姓的生活不会这样困难。现在好多人家的饭都够吃了,就是没有办法找钱,这只能慢慢地教给他们。老一辈(指老人)慢慢减少,年轻人好好读书,学好科学知识,用科学指导一切,才会慢慢富裕起来。

苏:要怎样改变旧观念?

黄:我想嘛,从外地引进一些新的技术,学人家怎样做的,领着大家好好做吃。

苏:你说的这些若有人教的话他们愿不愿意接受?

黄:有人好好教是会接受的,现在干部开会讲的还是多,但没

有具体教的人。另外做菜地也是一个找钱的路子，就是小偷太多，都不愿意种，大家都不种菜，大家都不得吃菜。

苏：小偷从哪里来？

黄：可能本地的了，现在有的年轻人想吃不想苦。

苏：村规民约是怎样定的？

黄：偷东西罚款多少我也记不得了，如抓到小偷，派出所人来管他们，这两年来小偷少了点。

苏：寨子里的妇女遭丈夫欺负或别人欺负时找谁讲讲？

黄：这几年不见有，只有家庭太困难了，才跑出去外地的。

苏：以前有过打架的？

黄：有过，夫妻两个打架。

苏：打架以后有没有找干部说的？

黄：原来是有的，过分后离婚的也有。原来我表姐也是这样，她丈夫打她太厉害，离婚了，又去河南结婚去了。这几年也对那些男人教育着一些了，很不敢打妻子了。

苏：村里的妇女知不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呢？

黄：多数还是认得的，夫妻俩合不来离婚的也有。

苏：不来办离婚手续就走了的有吗？

黄：有的啰，不想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就交 150 元钱就走了，今年没有，1995 年就有。

苏：就算离婚吗？

黄：算的。

苏：不去政府办离婚手续也算离婚？

黄：算的了，他们算离婚了。

苏：自己离婚财产咋个分？

黄：拉祜没有财产（笑）。

苏：房子、锅碗这些怎么办？

黄：这些可能是分的，小孩一家要 1 个，家产卖了以后分钱的

也有,田地也分。

苏:他们是请村主任来分?

黄:是的。

苏:不请自己的老人分?

黄:不请自家老人分,因为老人认不得法律。

苏:分东西时是不是都一样?

黄:拉祜嘛一样分的了,如果你是去上门或去公公婆婆家当媳妇的,你做错了什么而离婚的就什么东西都分不得了,或只上门一年左右的就什么都分不得,只是夫妻俩另立门户的人就可以分得东西。

苏:你觉得你们乡哪些方面应改善?

黄:卫生预防方面,如果兽医方面也改善一点的话可能会得吃一些,希望培训养猪养鸡的技术、打预防针和配猪鸡饲料的方法。

苏:打一支猪针多少钱?

黄:听说两元,老百姓的更少一点,可能1元2角。

苏:打预防针也不算太贵,应该承受得了,是不是他们没有粮食不想养猪?

黄: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有的农户有粮食也是把粮食卖光了,他们不知道用这些粮食养猪卖得钱,不会算算。邦利不管做什么女人更行,男人更笨。

苏:女人做些什么呢?

黄:卖辣椒、卖粮食也只是女人,男人不去卖,摘茶卖茶也是女人,拉祜不会计划,甘蔗地以前他们不好好做,今年开始才大力种,没有更多的收入。

苏:寨子里掌家的人是女的吗?

黄:是的,都是女人掌家。

苏:为什么女人掌家?

黄:男人嘛,可能不会卖东西(笑),不会跟人家说话,卖东西时

也不会讲价钱。

苏:是不是男人肯喝酒怕把钱买酒喝完掉?

黄: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苏:女人有钱时一般买些什么东西?

黄:有钱时买肉吃,买全家老小的衣服,交学生课本费,买盐,买家里用得着的炊具或其他东西。男人有钱就买酒喝光了,有少数男人还是管家,有的男人就什么也不管。

苏:男人会关心家庭的多不多?

黄:男人会关心家的人很少。

苏:你的家你想怎样发展呢?

黄:男人努力工作,女人在做好家务的同时,还要为家庭的富裕而努力,我自己也要好好省钱,盖间房子,等以后孩子长大后供孩子上学,好好养猪,好好种甘蔗,好好养鸡,每年收入多些,这样打算着。

苏:拉祜妇女做些什么?

黄:现在栽秧,有的薅田、挖地、薅地、做包谷地、撒莽、种辣椒、浇菜水。

苏:女人付出的劳动力多,还是男人付出的劳动力更多?

黄:看来一样,男人、女人也是一起去劳动的,不过拉祜妇女月经来时、怀娃娃时不休息,女人更苦。

苏:放环的妇女背重的环也掉了,男的为什么不做呢?

黄:可能女人不告诉男人。

苏:你想不想做做男人的工作?

黄:我也想着妇女安环后要向她们的男人交待,不然妇女安环背重东西,环都掉了。有个别妇女怀孕期间还在茶叶地里打农药。如果怀娃娃期间打农药的话,妇女爱流产;月经期妇女被雨淋,容易得妇科病;怀娃娃期间栽秧弯腰,容易流产;背重东西摔跤更容易流产,以后我想着要好好地向拉祜妇女宣传,自己要爱护自己的

身体,还要向她们的丈夫宣传,让他们知道妻子的特殊情况,才会更好地关心妻子、支持妻子。有个别妇女生下孩子就死了的,因为要到县上又没有钱。另外拉祜没有文化知识,遇到什么问题时才教育的话,也就迟了。

苏:农民要咋个才会富裕,谈一谈你的看法?

黄:农民光是种田种地是不行的,还应该养猪、养鸡、种菜,能烤酒的人家就烤酒,还应该好好发展缝拉祜族包包和缝拉祜衣服。加强医疗卫生,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做活路。请乐施会在医疗卫生上给点支持,拉祜妇女是最能苦吃了,就是科学技术掌握得少,生产方法不好。

我搞技术推广

被访人:李娜阿,女,22岁,拉祜族,乐施会项目推广员。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4日。

访谈地点:澜沧县木戛乡勐糯村村长家里。

访谈人:苏翠薇,女,拉祜族,云南省社科院助研。

陪同人:魏秀芳,女,拉祜族,木戛乡妇女主任。

李娜阿是香港乐施会项目推广员,为了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听听她本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我去采访了她。事先村长已经通知她,所以我们去时她已在村长家里等着我们。她得了感冒,脖子上刮满了一条条红黑红黑的沙条。娜阿能听能讲汉语,但她还是愿意用拉祜语与我们进行交谈。教育及技术培训问题是她较为关心的问题。

苏翠薇(简称苏):你叫什么名字?

李娜阿(简称李):李娜阿。

苏:有几岁?

李:22岁。

苏:家住哪儿?

李:家住八纳一社,也就是勐糯一社。

苏:家里有几口人?

李:9口人,3家一起住(即母亲家、哥哥家及她家)。

苏:读了几年书?

李:小学毕业,家里困难,爸爸眼睛瞎,所以不得读书,只有回家种田地。

苏:你作为项目推广员,主要推广些什么?

李:推广杂交稻,只做种植业,我文化不有(即没文化),人家怎样教我就怎样做。因拉祜族人没有文化,只能实实在在地到田里去教农民,去教的人一般是两个,一个从上面(指田头)教下来,一人从下面(指田尾)教上去,最后一起合拢。一家一家的深入去教、去看。

苏:你怎样教他们的,请具体的讲一下。

李:做秧田时要找肥的田育秧,土要好好打细,放水让田好好的湿润后,再铲田埂。田埂铲出的土装在田里,耙田以前装上一层厚厚的猪粪、牛粪,再把田耙得平平细细的,这样第二天就可以撒种了。撒种的时候,女人做工架,薄膜也多是女人做,工架需要30公分,水渠宽20公分,我们先做示范,再叫农民们做,做不合的地方我们又教他们。撒秧前谷种需要泡12个小时,药和谷种一起搅拌后浸泡,再用清水淘洗以后才撒,谷种不能撒密,撒密了不会发蓬,不会养小儿(指发枝权)。谷种撒完以后打薄膜桩,一人在一边,打桩时人站在田边,桩要对称栽,如果桩栽不合,栽在田埂上,谷秧出来发黄。最后才把薄膜套上,套薄膜的时候需要4个人,一个中间拉着,两个人压,薄膜要顺风套上,套完后把水渠捞好,水要淹到薄膜的1寸左右。

苏:你们这样去指导,老百姓有些什么反映?

李:农户说这样做自古以来都没有听过见过,香港乐施会项目这样扶持我们,我们也学到了些技术,现在我们现实拿不出钱去买化肥,可是以后还是要买的,像这样的技术再好不过了。

苏:你的这些技术是什么时候学的?

李:1995年学的,1994年12月份参加技术培训两个月。

苏:你学到的这些技术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提高?

李: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对生活的提高有帮助,生产也发展,吃回销粮的也更少。自从栽了杂交稻,就得吃饭了(即就有饭吃了),有的不够也能在本寨子调节,过去上街子借一筒还两筒、一筒半,自从乐施会扶贫后,本寨子完全可以解决了。

苏:扶贫项目哪些是男人做的?哪些是女人做的?

李:犁是男人的,做秧田、撒秧男男女女都做。

苏:农田如何管理?

李:管理时有时男的去,有时女的去,水太多不行,谷秧的根上上去寸把就可以了;水不够也不会发蓬,长不好。施农家肥和施化肥也是男女都参加培训,培训的内容一样,栽秧7天以后放化学除草剂,化肥和尿素没有的话就用滴草安拌在细土里用。

苏:培训时候哪些人积极性更高?

李:以前和我一起选去的那些积极性更高,他们来的时间也更多,培训施化肥时男人来的更多,培训化学除草剂使用方法时妇女来的更多。我告诉男人们,妇女有月经,男人要多做些。

苏:培训时男男女女都参加吗?

李:男女都参加,1996年培训时男的更多,1997年女的更多。

苏:通过培训,你给感觉到妇女劳动力有所减少?

李:我看用滴草安后妇女劳动力是减少了不少。栽秧时杂交稻是一株一株栽的,不麻烦。老品种三四株一起栽,这样栽得就慢,杂交稻栽一株也会发蓬,老品种不会发蓬,老品种需要栽20个工的秧,用杂交稻只需要10个工就得啰!杂交稻一株一株的栽,不必分秧,就栽得快,规格化方法栽开始时,技术不熟练,本来只需要10个工栽的秧,实际用去15个工时也有,有的会栽错,栽了两三次,熟悉了,又栽得快些。

苏:这些农户主要吃些什么?

李:主要是吃饭,拉祜人最大的问题是要有饭吃。有了饭,找

来的钱就可以用在买衣服或别的东西上。如果没有饭吃,找来的钱就只有买饭吃。

苏:主要吃些什么菜?

李:吃青菜、白菜,过了这个月就得吃面瓜尖,不会种的人找得一点钱就只有到街上买包包菜。

苏:你们给喜欢种蔬菜?

李:种的也有,有的一年四季都撒小菜秧吃。不种,吃不上的还是多。

苏:遇到缺粮要咋个做?

李:不缺粮时互相换工,缺粮时就和人家借吃,1996年借吃,到1997年自家粮食熟了赔还的也有。有的去街子帮工找吃。多数农户本寨子解决了,就不消去买回销粮吃啰!

苏:以前你们种些什么?

李:原来我们只种山地谷、包谷、荞籽这些。

苏:现在种些什么?

李:现在山地谷减少了,多数种杂交稻。山地谷种一些,杂交包谷也种了些,多数没有种。

苏:你想搞养殖业吗?

李:养殖业我还是想搞,像乐施会宣传给我们的一样,养殖业应该搞,以后多给农户宣传。

苏:搞养殖业能解决什么问题?

李:现在多数农户得吃饭了(即现在多数农户有饭吃了),如果再搞养殖业,有了牛、猪、鸡这些卖,就有了钱,这样可以盖瓦房在(即住),可以买化肥、化学除草剂,粮食就可以多得一些,妇女劳动力可以腾出来做手工业、加工业这些。

苏:现在你觉得哪些方面有困难?

李:我们拉祜没有文化,不会看报,不会看外地种田的经验,搞技术培训也是有的听得懂,有的还听不懂(即学不会),这些方面我

觉得困难还大呢。我自己现在有饭吃了,经济倒困难一些,养猪的技术没有学会,有时把猪养死掉,没有参加过养殖方面的技术培训,文化差,困难多。

苏:刚才你说有的农户学不懂杂交稻的种植方法,有的不按新办法栽,你怎么办?

李:这样我就做思想工作,拉祜族不管你咋个讲,他们有的地方记得,有的地方记不得,如果光讲理论他们听不懂,用实际做的方法教给他们,多数还是会做。

苏:你们还种不种别的经济作物?

李:今年种了甘蔗。

苏:主要想发展经济是不?

李:是的,主要想找点钱。

苏:其他还想发展什么?

李:女的还想搞缝服装的工作。

苏:你们村里的妇女基本上都会做吗?

李:年纪大的会做,年轻人学也学得会,拉祜包包也会做,猪也想养,没有加工厂,不然加工什么的也想做。班利得做(即班利村能做),为什么勐糯不得做,乐施会项目是一样的。群众这样反映。

苏:如果搞加工厂,会给村里带来什么好处?

李:对农民会有很大的好处,做猪饲料加工厂也好,碾米厂也好,该收多少钱就收,也想做肥料加工厂。

苏:你说的这些群众有没有反映的?

李:有的。他们反映希望加工厂,加工拉祜服装、包包,做出来就可以卖,一个包包可卖30元钱。

苏:宗教(指佛教、原始宗教)对村里有什么影响?

李:人生病时,不管多大的猪也杀了(驱鬼),不到医院看病,猪鸡都这样做完了,生活就更困难了,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这样做呢?主要是没有科学文化,叫魂的有时叫了就好,有时不好,这些

都没有多大好处。

苏：年轻人信的多还是不信的多？

李：年轻人读过一点书的人还是不信的多。有的把大肥猪杀了心里还是不高兴的，愿意的也有。

苏：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什么区别？

李：不知道。不信教的人有值 100 元的猪好好把它养起来，以后长大了，还可以卖 500 元、600 元钱，病起来就到卫生所看病，这种更好。信教的人在家的时间多，包谷地、山地谷做的少，这样就不得吃了，影响了生产。

苏：村里面的教育质量你觉得怎样？

李：村里的教育我们都经常说要加强，但还宣传不够。

苏：哪些方面你觉得比较薄弱的？

李：科学种田方面需要加强，杂交稻什么时候下种？包谷什么时候下种？光看、光听，做也还不行，如果他们也懂科学种田，那我宣传不够的地方他们进行补充就更好些了。

苏：家长给愿意让小孩上学？

李：家长有的倒支持，他们认识到没有文化是落后的，落后了只是看别人吃。但课本费太贵了，有部分人会到处走走，想出办法，茶没发时就养几只鸡卖，多数家长是支持的，有的说小孩的话也应该听。乐施会说种杂交稻，他们说自古以来也没听说过，但种些老品种要 10 个工，种新品种只要 5 个工，从这些方面他们就相信文化。

苏：男娃和女娃谁获教育机会更多？

李：男娃娃顽皮，女娃更听话。现在读书的男娃和女娃差不多一样多。

苏：村里不得读书的人给多？

李：不得读书的没有，只是去读后学生听不懂教师的话而不去读的倒有。听说要读拉祜文，青壮年都要学。

苏：刚才你说有的小孩听不懂老师的话，又想来学拉祜文，扫盲用没用拉祜文？

李：用。

苏：有没有效果？

李：效果上看，有的学得会，有的较差。以前穷得连一棵芭蕉也栽不起，学了拉祜文后做得吃的也有，有的拉祜文也学不会就跑到外国帮工吃去了的也有。

苏：扫盲包括哪些内容？

李：扫盲嘛，化学除草、养猪、腌腌菜、谚语、唱歌、记帐都学，双语教学也有。

苏：妇女喜欢选学哪方面的内容？

李：妇女喜欢学养猪的。

苏：村子里有没有因工作等原因到别的地方去的人？

李：没有，只是读书也不行，跑到外国去的妇女也有，因家庭困难我姐姐也跑去一个（1980年时到外地和汉人结婚）。

苏：你姐为什么出去了呢？

李：那时我家庭太困难，我姐在家劳动时被一个较大的读初一的女同学领跑了，那时我姐还不懂事，又不识字，天天去侍候人家的老人，她困难了。后来她回来说她听错别人的话，回来她看看木戛的变化，人民生活的提高，她有点不想去了，她说她现在已经有孩子了，不然也不想去了，在自己家乡更好。

苏：她去后思想有什么改变？

李：她说她不该去，去后弟妹不得读书，说说她又哭了，她又教育我不要学她到处跑，自己就在家乡好好苦吃，在家好好侍候母亲父亲。

苏：你们寨子这样出去的有几个？

李：算起来可能有十来个，有的人家去了两个的也有。

苏：这些人为什么出去呢？

李:一方面家庭比较困难,二方面偏信人家的话,说和汉人在,不消劳动,在家煮煮饭吃,打打毛线,不用受雨淋等。

苏:她们多数在什么季节出去?

李:过年前,1997年倒没人去,1994年出去的多,去本县上允种甘蔗的多,和上允人定婚的也有。我觉得她们这样去不对,现我们生活是比较困难一些,这会乐施会来扶贫,我想我们的生活慢慢会好起来的。

苏:自己想去就去,谁也不管吗?

李:自己想去就去,年龄不到还是不得结婚,老人是教的啰,就是他们不听。

苏:你们村子里面男的出去搞工程的多吗?

李:多的,盖房子这些都做的,公路也是挖的,有熟人就跟着熟人出去帮工的也有。二社的小伙子有的到外国帮工,有个外国人和我们拉祜姑娘结婚,男的回来探亲就把这些男人带出去外国帮工。(挣)得一点钱,可以给老人一点,家里活路忙,老人又请工做(即盘)田地。

苏:出去帮工的基本上是男人吗?

李:是的,都是男人出去帮工。

苏:男人出去了,家里的活是不是女人承担?

李:是的,但他们把帮工的钱带回来,家里生产忙时又可以请一些小工,如犁田犁地请工做,家里的事女人自己做,有的家小孩长大了就可以帮妈妈做田了,有的虽去帮工,但家里做田时就回来几天,做完后又出去。

苏:这些人出去帮工,对寨子有没有影响?什么季节出去的多?

李:不分季节,哪趟别人来请,哪趟出去。假如妇女不出乱,对家庭没有影响,如果有义务工时,又带信叫他回来。

苏:外出打工的人回村后是否带回一些新的观念和技术?

李:没有带回什么来,只是自己去做吃挣得钱,他们的技术别

人不会，回来后自己该做生产的自己做，寨子有人盖瓦房时他们就帮盖。他们带着村人一天一天出去做吃(即找吃)。

苏：年轻人结婚是自己决定还是老人决定？

李：年轻人也决定，老人也决定，年轻人年龄相当，谈恋爱后，村干部、妇女干部、村委会问过后，才办结婚手续。

苏：都愿意来领结婚证吗？

李：都愿意，因为社会发展到这样，不领是不行的。

苏：有没有近亲结婚的？

李：政府已宣传亲戚不能结婚，亲戚结婚对小孩有害处。如果教育不听，是会罚款的，还是怕罚款。但不管怎么教育也不听，硬要结婚的也有。宣传的说，年龄到了再结婚的生出来的小孩硬，如果不到婚龄结婚的生出来的小孩就软，身体也不健康。

苏：结婚后都希望分家吗？

李：如果不和睦只有分家，像我家今年是3家在一起，还没分家。有的分家，有的不分。

苏：分家怎样分？带些什么东西出去？

李：房子自己去盖，分田，被子、锅自己去买，房子有的父母盖给。

苏：盖房子时女的是否有选地基的权利？

李：也有夫妻一起去选的，也有父亲去选的。

苏：夫妻不和睦离婚的有没有？

李：口头上说离婚，实际没有离婚的。离婚很少，生活无法过时，女的会提出离婚，如果男的不离，女的会跑掉。

苏：公路通了外面的人进来，对你们村有什么影响？

李：像你们这样来，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好的啰，乐施会来也很好。如果外边人来找姑娘的就不好，但这一两年已经没有了，像乐施会来帮助扶持我们，就像我们掉进泥坑里帮拉出来一样，我们不会的地方人家教给，经过启发，我也会想出来一些了。

苏：人来多了，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李:没有,但村里有的到处买鸡买肉吃,这样寨子里的猪鸡就爱病。

苏:你觉得住在山区好还是住在坝子好?

李:山区不好,坝子更好,坝子里种什么都长得好,熟得快。

苏:你对住在坝子里和城市的人有些什么看法?

李:坝子的人穿得更好,信息灵通生活好,山区人因信息不通,人都好像更憨一样。工作的人有知识,做什么吃(即用什么维持生活)都会想出来,聪明。山区人吃的不好,穿的也差。我们木戛也是拉祜族没有汉人穿的好。

苏:你会不会织布?

李:没织过,拉祜包包倒会做。

苏:会不会唱拉祜山歌?

李:人家唱起来会听些,我没有去唱过。

苏:你想不想学拉祜歌?

李:我更想唱汉族歌,汉族歌像唱词里的一样,苦到、做到是会得吃的,像汉族一样好过就好,别人来不能光说拉祜话,说拉祜话别人也听不懂,汉族歌比拉祜族歌好,我爱唱汉族歌。

苏:乐施会的人和省上或其他来扶贫的人对你们有哪些帮助?

李:乐施会的人来搞项目扶贫,种杂交稻,我们得吃饭,对我们来说第一就是要得吃饭,如果没饭吃,找到的钱就只有买饭吃了。

苏:你觉得乐施会项目扶贫、种杂交稻对你们是很需要吗?

李:是啰!很需要的啰。

苏:你们说希望给搞个民族服装加工厂,除此之外,还需要得到哪些帮助?

李:技术培训这方面还应该大力开办,没有技术做什么都难,生产上不去,我们太贫穷了。(给)猪、鸡打预防针及饲养方法,我们都很想学。如能学到这些,那猪鸡的病一定会大大地减少,实用技术对我们来说太需要不过了。能学到种植业养殖业的技术,就

会脱贫,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

苏:技术培训对男女的分工有什么影响?

李:没有影响,拉祜族男女都一起做事的。

苏:养殖方面是男的管还是女的管?

李:主要是女的管,男的出去找(钱),家里的家务、养猪等都由女的承担。

苏:搞养殖业是不是妇女的担子加重了?

李:是增加了,不过妇女也高兴,(因为)自苦自吃是愿意的。但担心的是怕病。像乐施会的扶贫项目有推广员一样,养殖业也应该有推广员就好了,自己有打猪鸡针的人就太好了,因为现在猪也能卖得好价钱,苦是不怕,人苦不死的。

苏:你希望家里有什么改变?

李:我希望有好的改变。想学实用技术,我虽是女的,还想开车,我最想开车,想盖房子。如果给扶持我想买车,钱以后赔。如给扶持一年,还想养猪。

苏:以后你要分家出去吗?

李:现在我们都住在一起,以后小孩长大了是要分家出去的,我是最小的,我爸爸要跟我在(即住一起)。

苏:你们3家在一起怎么相处得好呢?

李:我家能找到一点钱,他们做田地有粮食,就这样一起过了,像我妈家一年四季在山上养猪鸡,他们自己在(即住),不过总的还是我丈夫帮他们管着,还是算一家。看牛的一个是我嫂的儿子,两个是请来的。我哥家种田地,学得种杂交稻的技术就教给他们,他们就按我教的好好种田种地。我只是小学毕业,人家拿资料给我,我看不懂的地方只有去请教别人,我很想学文化,拉祜文也学了。

苏:我们没问到的你还想说什么?

李:我想学养殖种植业技术,学后好好去做,生活好起来了,让我妈他们老了也能住上好房子。

苏：你作为推广员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呢？

李：我还想提高政治思想，提高技术能力，想多学技术。

苏：思想方面怎么说？

李：我想的是赶不上汉人，我文化水平低，技术能力差，能不能一月给培训1次。人家教给的推算方法、油枯病打什么药等这些都想要学，原来培训的只是做秧田的这些，其他的还没好好培训过，如果学到更多的技术，就可更多、更好地教给农户。

姑娘更会疼家里人

被访人：李娜努，女，40岁，拉祜族。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3日。

访谈地点：澜沧县木戛乡勐糯村。

访谈人：苏翠薇，女，云南社科院助研。

陪同人：刘美琼，木戛乡党委副书记。魏秀芳，木戛乡妇副主任。

拉族嗜好喝酒，农忙季节、婚嫁丧葬都离不开酒。大人喝、小孩喝、男人喝、女人喝，农忙季节的勐糯更是如此。酒成了酬谢换工者的上乘品。种好田地后的夜晚，寨中便有三三两两酒醉后唱山歌的人们，路旁、田间也常可碰到醉汉、醉妇。因此，我产生了访谈有关拉祜族烤酒的念头，李娜努便是这方面最好的人选。

李娜努是我们刚进村时为我们带路的人，她性格直爽，热情好客。在我们要进行访谈之前已与她预约好。在她的丈夫忙于煮饭招待我们时，两口子不时风趣地开玩笑，故意相互呵斥，我们的访谈进行得顺利，从她那里我们了解到了有关当地拉祜族的性别分工、一些习俗以及她家发家致富的情况等，我们的话题是从她的手脚发痒开始的。

苏翠薇（简称苏）：你叫什么名字？

李娜努（简称李）：叫李娜努。

苏：多大岁数了？

李：年龄不知道了，可能到 40 岁了。

苏：家里有几口人？

李：有 5 口人，小孩长大成家，都分出去啦。家里只是我家老两个。

苏：你手发痒有几年了？

李：去年也痒，不过今天更痒，拔秧时更痒，不热很不痒，一夜间就出了这么多，太痒了。

苏：睡着痒吗？

李：脚上不盖被子，不太热就不太痒。

苏：以前也是这样吗？

李：没有，每年拔秧时才这样痒的。去年痒时用盐水洗洗就好了。今天本来想去帮别人栽秧的，但手这样痒就不去了。我姑娘也痒一些，不太厉害。

苏：可能是粪的关系。

李：可能是啰，主要是在秧田里施肥时染上的。今年秧也长得不太好，背了好多农家肥，捞平了才撒谷种的，但秧也长不好。

苏：村子是拔秧的妇女都这样吗？

李：有的这样，有的不痒，我孙女进秧田也不痒。

苏：其他痒的人采取什么办法？

李：一样也不做，就这么在着，有的喝酒就用酒洗，用盐揉。

苏：你有什么病？

李：我只是风湿疼，以前曾经在田地里流产又踩着水回来，现在就风湿疼。

苏：不去医吗？

李：还是不经常。天天去，一个是医药费贵，二个是影响生产。虽然疼还是天天去做田做地，不做不得吃。

苏：你家有几亩田？

李：一共 9 亩，7 个人 9 亩，我妈也跟我们，现在我妈死了，又

有孙子，田地还是不够。

苏：你有两个儿子都是去上门的吗？

李：大儿子上门几个月就回我家来了。小儿子上门两个月就另立门户了，我们就分田给他们了。

苏：你儿媳妇家分给她们田吗？

李：儿媳妇不是本地人，没有田，田分出去以后我家就没有粮食卖了，只是够吃，以前还可卖粮食。

苏：如果粮食有多余的卖不卖？

李：卖的，卖得的钱又请工种田地，碾米得的钱还买盐和辣椒，辣椒原来种得很多，现在是种了不得吃了，刚结果就一棵棵死了。

苏：你家有碾米机吗？

李：有的，就在你们来的路边。

苏：谁去碾的？

李：我不会做，我怕电，是小孩子爸爸去碾的。我煮猪食喂，照看田地，做这些做那些，回来才煮饭吃。

苏：养着几头猪？

李：养着 3 头。

苏：一年能卖几头？

李：去年得卖了两头，今年有一头值 1100 元，一头值 1200 元了，但人家只给 1000 元，我儿子不卖。

苏：鸡呢？

李：前久，(我家)公鸡、母鸡、小鸡都有，现在都死光了。前两个月，从我姑娘娜伲家里带来几只火鸡养养，听说火鸡养大了一只可以卖 100 来块钱，鸡会病死，火鸡不病。

苏：你卖猪、烤酒、摘茶、碾米等等一年共收入多少钱？

李：我家用起来用得很多(笑)，上个月全部算起来用了 300 元或者 400 元不知。

苏：一年能收入万元吗？

李:可能没有那么多,电费有时一个月到 80 元,碾米机费电,也可能去掉收入的一半,时不时还得请小工做(即盘)田。

苏:有点剩余的钱吗?

李:除了卖猪钱没有剩余的,去年卖两头猪一家借去一点,赔还给的现在只有千把元钱了,前几年娃娃都在我家,现在倒能留一点点。

苏:你有钱想做什么?

李:省下来买了电视了(笑)。

苏:你上街买什么?

李:上街去的时间也不多,只是买点肉吃,盐巴辣椒这些嘛是一年只买 1 次就够吃了,不经常买,多数是姑娘去买。

苏:你家没有碾米机前,卖什么东西找钱?

李:以前只多种菜卖,后来买了一个 2300 元的电动机碾米。过去办合作社时也很困难,有时连饭也不够吃。

苏:没饭吃时吃什么?

李:挖毛薯吃,找野菜吃。那个时候 3 个人只 3 筒谷,遇上小孩病时,有一点半点饭也只能给小孩吃大人只能吃山毛薯、野菜。

苏:小孩病时怎样医治?

李:直接去卫生所医治。人家小孩病时就送鬼,还用猪、牛送鬼,我家从来不做,病起来只是去医院看病。

苏:以前困难时你生小孩吃什么?

李:社里的积累给 1 斗粮食。10 天以后就吃莽。

苏:吃什么菜?

李:过去鸡不死,我还是得吃鸡的。

苏:生一个孩子是吃几只鸡?

李:有的得吃一两只,有的得吃十来只。

苏:做月子休息多长时间?

李:我们拉祜族(即合作社时)只休息 13 天(即拉祜历法上的

一轮的),去栽秧、喝生水,后来生病,去都去不动也得去的。你虽生小孩,但苦不得工分就不得吃,这样不能多闲,只得去苦吃。

苏:现在你有妇科病吗?

李:那种病我没有。

苏:过去和现在,寨子里有些什么变化?

李:现在挖了公路的地方,过去是一片黑黑的森林,森林里有老虎、豹子肯来寨子里头抬猪,狗也咬,小牛也咬。小雀也很多,我们女人一群一群的背着娃娃,都看那些小雀。现在没有了。过去种的山地谷很多,那时合作社在山上种了很多包谷,收成很不好。原因就是种了以后看也不去看(笑),熟时候才去看,收成都没有。

苏:挖猪粪牛粪晒也是妇女做的吗?

李:挖猪粪牛粪晒是妇女做的,还将晒干的粪 100 斤一转、100 斤一转背到田地里,背都背不动,有时背粪又背小孩,衣服都粘上好多粪,背这么多就得工分 10 分了。

苏:现在你种杂交稻的技术是谁教给你的?

李:过去我不想种杂交稻,还跟干部吵架,我告诉他们,杂交稻不好吃,像糯米饭一样(笑),我不想种。后来见到别人种杂交谷子打得多我才种。

苏:你觉得种杂交稻好还是种老品种的好?

李:现在看来种杂交的更好。

苏:以前你家用不用肥料?

李:我家的田不太远,还是背粪装的。今天种小麦的那片地头都背去装,今年才种小麦,主要是粮食也够吃,但今年种小麦被霜打,只收得 4 犁。

苏:种不种油菜?

李:听说人家不收油菜就没种,不然油菜种我还留着两筒。原来我种油菜一年收入 1000 元。

苏:种杂交稻的技术是哪个教你的?

李：去看人家会撒的人做做就这么自己学着做（笑），也没有去请技术员（笑）。

苏：技术员不来指导吗？

李：我没去请技术员，我同会撒杂交稻的人家换工。这样一起做做，回来我就在自己家的田里做了。原来听别人讲多用绳子拉起来就不能很快栽完，那时我说：“这样栽太麻烦了，我们不是做出来看，而是做出来吃的（笑），做吃的这样排秧费工。”我就不太想用新法种。

苏：过春节时你家杀不杀猪？

李：不杀吃，杀吃了就不得钱了，只是去买一点肉吃就算了。我的孩子们都没有养猪，杀了一家分一点就没有了，不然杀吃的猪是有的。我帮我姑娘娜普养着1头，现在值300元来些。

苏：妇女的活原来更多，还是现在更多？

李：过去做的比现在多，一点也不得闲，那个时候我的小孩爱哭，我得一边喂娃娃奶，一边劳动。

苏：现在更得闲吗？

李：更得闲些了，你用力做也是你的。过去不是这样，有的人出工不出力，但出不出力，工分还是一样的，你也10分，我也10分，不得吃的原由就是从这些来。合作社时晚上都要背粪，现在晚上不用干活，也得吃，现在不管怎么说比办合作社时候好得多。

苏：拉祜族男女是怎样分工的？

李：拉祜族男人女人是共同生产劳动、共同上山打猎、共同下河捞鱼，但是劈木料、犁地耙田、修水渠、建仓库、编篾笆都是男人的活；栽秧、割谷子、薅草及家务活基本上由妇女做。现在我给我家儿媳妇说：过去我们背着娃娃做田做地吃，回家的路上还抬锄头，有时还抱柴，现在你们娃娃也不用背，应该做什么活都不会累。

苏：现在寨子里抽烟的人多吗？

李：多的。我是在生了第七个孩子以后学会吃烟的。那时背

着小孩喂奶,有时天气又冷,年纪大的朋友有碍时叫我去点烟,点烟点烟我也就会吃烟了,以前我是不吃烟的。

苏:你吃的烟是哪儿来的?

李:我自家也种,不好吃,因我们的地肥,种来的烟不好吃,这样就到街上买吃,买50块钱一年都够吃了。

苏:寨子里吃的烟从哪儿来?

李:寨子里的人吃的烟也是从街上买来的。我们勐糯村种出来的烟不好吃,就没种烟了。这主要是土质的关系,本来我家也种了些,不好吃,我儿媳妇就拿去卖了。这块种烟的地原来是种菜的,我背了很多很多粪装土质肥了,种出烟来就不好吃。

苏:你家种菜一年卖得多少钱?

李:今年只可能卖得50元,种包心菜种子不好,不会包心,要不然叶子多,长得太好了,我家女婿买菜种回来种,我们从来不买菜吃,只是活路苦时买点肉吃。

苏:村里有人买菜吃吗?

李:来我家买菜吃的人很多。

苏:你家这房子盖了多长时间了?

李:地震那年盖着的哩。

苏:国家补助多少钱?

李:没有拿钱,给石棉瓦82片,听说是1500元钱的。

苏:盖房子时是你们自己盖的?

李:是村寨的人相互帮忙盖给的。当时我家杀了一头小猪,砍来木料,砍了些竹子栽上柱子,就盖上一点房子住。地震时政府说房子倒塌了的给石棉瓦,我们就去领石棉瓦换上房顶,又慢慢地劈一些板子,把原来的竹子围墙换上了木板。

苏:你家的小孩分了家更好些吗?

李:是我儿媳妇想出去的,不是我叫她出去。她是大儿子媳妇。扎四(地名)那个儿子是去上门的,上门时听他说饭不够吃,就

从家里春去米,春去也吃不了多久,就回我们这边来。割谷打谷子以后我们又买石棉瓦盖给他在上面住的囉(笑)。

苏:房子是你盖给他的?

李:帮盖给他的,石棉瓦是我们和他的兄弟姐妹一家人一两块地给他的。

苏:寨子里怎样分家的你知道些吗?

李:寨子里人家分家时有的会骂架、打架,一个说一个的东西多,我家的倒不骂架、不打架。很不听话的那一个去媳妇家上门,吃了些苦头才回来,我们给他盖房,他还不想好好做田做地吃,只想去帮工吃,婚也离了。后来又给他去参加挖沟,又找得现在的这个媳妇。我不让他和我在,又叫他上门去。他在岳母岳父家过不下去,又回来和我在。现在我把我的田分给他,让他自己打谷子。他爸爸经常喝醉酒,大儿子、小儿子都肯酒醉,不能在一家。

苏:你读过书吗?

李:读过小学。

苏:学了拉祜文吗?

李:没学过,小时候学过一下,我家原来有1头黄牛,没有人去放牛,我就不去上学了。我妈又忙于生产,我可邻我妈太苦,不去读书了。

苏:你让小孩都读书吗?

李:我4个小孩都给他们读书的。

苏:你男人读过书吗?

李:读过些,办合作社时他是会计,过去我家太穷,像现在读书的小孩这么大,我还没有穿裤子,去读书我还不得穿裤子。

苏:你们以前是怎么找钱的?

李:自从合作社办起来以后,我结婚了,丈夫又会手艺,有时编篾笆,种菜卖给学校。我没结婚前天天到地里劳动,山上摘得什么菜就吃什么,一样钱的来源也没有。结婚后我家有1头牛,做上面

说的这些活，生活就慢慢好起来了。

苏：现在你就是卖东西是你去卖的？

李：是我去卖的。

苏：你家的钱是谁管的？

李：钱放在那里，哪个用着哪个拿。买点肉吃，酒很不买吃，人家来时就买，昨天买 15 瓶，给栽秧人吃。

苏：你会烤酒，这久烤不烤？

李：这久太忙了，不得闲煮酒，只是原来有包谷时煮了卖一点，平时都不烤。烤得的有时一点也不得卖，人家来讨吃，我男人又吃醉，我姑娘也醉，我也醉，我家一家人醉，寨子也醉。不过有事做时他们也会来帮忙。除了做田做地时以外，我家人很不买酒喝，怕地做不光。我叫我男人不要喝醉。前几天买一瓶，我老两吃一天。

苏：怎样煮酒？

李：煮一次酒煮 8 筒包谷，放进没有油的干净铁锅里，再放入干净的清水。从早上煮到下午五六点钟时，把煮好的包谷打出来凉在干净的篾笆上。凉了但还有一点点温就拌上药，捂在大箩里。一般捂 3 夜，箩里的包谷（叫酒饭）有酒味，拿出来吃时多甜甜的，就把酒饭打进大酒坛里，留下一段时间，大概 10 天左右。味很浓时什么时候烤就烤，我家每年过年都要烤酒。

苏：烤酒需要些什么粮食？

李：包谷、麦子、谷子、荞，我们煮的不好吃，光谷子没有煮过，小麦煮酒倒好吃。

苏：怎样烤酒呢？

李：烤酒时把酒饭打进甁子里，甁子上面放一个汽锅，汽锅里放上干净的冷水，灶里烧上火，汽锅里的水温起来又换上冷水，一定时间，酒就出来了，不过有的人家还有禁忌，希望来烤酒房的人不要复杂，不然酒会烤不出来或烤出来的酒不好吃，酒烤得不多等。烤一次烤得十五六斤，有时烤得 20 斤左右，卖得 80 元左右，

有时又烤不得那么多。每次烤得的多少不一样，这个瓶子今年才劈板子做的，等包谷熟时有钱的话买点包谷留着煮，水也不远，要煮也方便，叫我姑娘煮。

苏：烤酒时用些什么工具？

李：一个瓶子，一个汽锅，一口大铁锅，酒出来的铜管。酒壶汽锅底边围一条布，就这些。如果酒酸的话拴吊一团盐。

苏：一年烤几次酒？

李：有好几年没有烤了，今年才烤的。烤酒时不能用火去照着看，原来我没有电筒，更没有电灯，就用火去照酒，就着火了（即火燃起来了）（笑）。

苏：你家的酒好不好卖？

李：好吃的话就好卖，来家里买喝，喝光了又送给他喝点，我还背到街上卖。主要是酒饭得喂猪才烤的。

苏：你家什么时候烤酒？

李：收包谷时，过春节时烤酒。

苏：你家不种杂交包谷？

李：不种。

苏：烤酒用杂交包谷吗？

李：前久我孩子用杂交包谷烤了1次，不好吃。

苏：人家喜欢喝你家的酒吗？

李：喜欢吃的，不够卖，多半在寨子里就卖完了。

苏：寨子里还有没有其他烤酒的人家？

李：没有其他家，只是我家烤。

苏：你家应多烤卖一些嘛。

李：我一人太忙了，没有时间烤酒，烤酒我也会喝醉的（笑），不想烤（一起笑）。

苏：你是自己想喝酒才烤酒的？

李：这样的想法也有（齐笑）。

苏：你小孩也来帮做吗？

李：来帮喝的啰！做的时候不来帮做。

苏：你的小孩会不会煮酒烤酒？

李：姑娘娜伲会煮会烤，我不在时她自己烤。

苏：以前你烤得的酒是卖给寨子人吗？

李：多啰，卖给寨子上的人吃。我妈死时我还烤了一坛酒，拉祜嘛酒醉起来是会打架的（笑）。

苏：你不喝醉吧？

李：我那多多不醉，不到处串门子打酒喝。过去水远，有时晚上都去抬水烤酒喝（笑），现在的水方便了，主要是不想去借大酒坛子，这样现在才不煮酒了。

苏：以后你还煮酒吗？

李：教给我姑娘烤算了。

苏：你的煮酒烤酒技术是从哪里学来的？

李：我男人原来就会煮酒烤酒，我见他做我也就学会做了。酒药好酒就好，酒药不好，酒也不好，一包5元的酒药可以拌两坛酒，放进大坛子以后留得越长酒就越越好。

苏：你现在在家时做些什么？

李：在家时做猪食、放田水，这回还要做菜地。

苏：你男人在家做些什么？

李：他很不得在家，天天都去做田做地，今天我们两个都一起栅地，我早上支锅就喂猪食鸡食、切猪食鸡食。

苏：你家谁管家？

李：是我管家。

苏：如果家里人或者其他人来欺负你，你要往乡、村政府告吗？

李：我想着可能不会去告，就在家里了（笑），谁打我，我就跟谁打架。

苏：上级召开会议你去不去。

李：去的。

苏：妇女保护法这些你可懂些？

李：我不知道。

苏：现在有妇女儿童保护法。

李：我不知道。

苏：你更喜欢姑娘还是更喜欢儿子？

李：拉祜族喜欢女的，姑娘更会疼家里的人。我更喜欢姑娘（笑），像我妈一样，死前浮肿，但我还背她到卫生所医治，她的裤子脏了，我就去抬水来，把裤子洗干净了，烘干给我妈穿。我这样照顾我妈，我想我姑娘也会这样侍候我的。

苏：一个家庭中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李：最重要的是要有饭吃，没有饭就不行了。除了饭，还有一点盐就可以了，衣服嘛，破了可以补起来穿。

苏：你家的电视机买了几年了？

李：买了两年来些。

苏：碾米机呢？

李：没有买电视机时就买碾米机了。

苏：电视机有什么好处？

李：我家没有买电视机时我都爱看有图画的故事书，也经常去人家家里看电视，我很喜欢看电视，爱看小画书，不过现在眼睛很不行了。

苏：从电视里你知道些什么？

李：看电视后我的猪从放着养到做猪圈关起来养对我还是有好处。

苏：圈养多长时间了？

李：4年左右了。

苏：你怎么想才买碾米机？

李：我想我买碾米机帮别人碾米，（恐）怕可以找得吃的，这样

就买了。我家春米有时也春得多。

苏:有没有切猪食的机器?

李:没有。

苏:你想不想多养几头猪?

李:现在我养着3头,过久还想买了头养。

苏:不想养十来头吗?

李:十来头多了,因为我还要做田做地呢。

苏:你家谁放牛?

李:我两个一个做田做地,一个放牛,我家就是小儿子不听话。

苏:现在你的生活算好过了吗?

李:(笑)不算好过,赶不上人家好过的人,只是得吃饭,钱还不够用。我们拉祜嘛,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算日子好过的了。

苏:你有拉祜族衣服吗?

李:有的。

苏:你会不会缝拉祜族衣服呢?

李:会缝的。

苏:现在还缝吗?

李:现在不缝过了,过去我缝拉祜衣服换猪养,一件衣服换1只小猪。

苏:一件拉祜衣服缝几天?

李:缝两天。

苏:缝过拉祜包包吗?

李:缝过。

苏:缝了卖过吗?

李:没有卖过,是自己背的。

苏:你做衣服和包包的手艺是那里学来的?

李:人家用机器缝,我就去看,后来又买机器自己学缝,就会了。不过现在我一年到头都不缝一样。

苏：现在为什么不缝？

李：我姑娘缝拉祜包包，我忙做活。

苏：以前你帮别人缝过吗？

李：以前帮别人缝了很多，一件衣服的缝工是两三块钱，一个拉祜包包的缝工五六角钱。

苏：最后你还想说些什么？

李：我讲的这些话，寨子里的人都会讲，只是你没有采访到她们而已。

澜沧雪林乡妇女访谈小结

魏琼美

妇女口述项目在昆明培训结束后,我们一行3人于4月14日回到澜沧,15日在县乐施会项目办公室汇报工作要点,县乐施会办公室主任罗永超、副主任李自生、县妇联何婷等都参加了会议,项目办、县妇联等都很支持,使我们的访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我们几个访谈人员从4月17日开始进村,首先到了雪林乡政府,说明来意,再实地看看佤寨的情况,然后定出访谈的试点和人员。在雪林乡,我们定了3个点:波哨大寨、雪林大寨、左都大寨。4月18日正式进行了访谈工作,总共访谈了13个人员,实际写出10个人的口述记录。

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了农村妇女们的实际需要,她们盼望能过上城市般的生活以及增加经济来源等方面。波哨二社的鲍美英说:第一,盼望能经常有电,目的是为了能在休闲的时候在灯光下多做一些事情,多增加一些经济收入。第二,希望妇女在社会上有地位,做出妇女应做得到的事,比如:多培养一些妇女学医,因为得病最多的人是妇女,女人生小孩时,产期休息得不到保证,就容易带病,所以希望社会上的人多重视一些女人,多培养一些女乡村医生。第三,希望在科技方面多培训一些妇女人才,科学种田、科学养猪养鸡,妇女必须掌握这些知识,所以,培训时,希望男人相信妇女,多让妇女也参加培训。

左都大寨十七社的鲍安块也谈到,她希望农村妇女像城内的妇女一样能点上正常的电灯,她需要在晚上的灯光下做好多事情。为了不影响白天山上的农活,织佤族包包、织佤族棉毯、绣棉毯上

民族图案等都要在晚上休闲的时候在灯光下做。另外，她也希望能改变重男轻女这个旧风俗，希望父母亲怎样对待儿子也同样对待姑娘，儿子能上学姑娘也应该同样能上学。她还希望父母亲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包办子女的婚姻，干涉子女的恋爱自由。

雪林小寨的陈惠英也谈到，农村妇女生小孩时，没有得到正常休息，营养差，没有得到安全的接生手术，直到现在都还用土办法接生的。陈惠英觉得做一个女人真是活得太苦、太累了。她对现在的社会风气很不满，城市的卡拉OK厅已逐步影响到山区的青年人，山区的姑娘只想到城里去当“卡拉妹”，倒头来都是她们吃大亏。她也希望社会上能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不能让这种风气影响到山区的青年人，会影响他(她)们身心健康的。

雪林大寨二社的鲍俄怪谈到现在森林管理不好，她担心下一代没有柴烧，没有木料盖房子住，没有水用。她说：“森林管不好，水源还是不会有，没有水人们怎么能过生活。”所以，她希望大家一起来管好森林，管好森林利国利民，人人都有责。

通过这次的农村妇女口述访谈，使我深入了解到了农村妇女的希望和理想。无论什么民族，谁不想提高自己，谁不想改变自己，谁不想在各方面都得到提高和改善呢？谁不想吃好穿好呢？只不过是处境、自然环境、地方的习俗限制罢了。我们这次访谈，农村妇女对我们访谈者都抱有很大希望，她们以为这样一来，她们有了向上说话、反映的机会，抱着能很快解脱生活困苦的希望。

为了使我们特边、特困山区佤族农村尽快脱贫，我也建议上边有关部门领导再多给予些资金上的倾斜投入。

现在的社会好

被访人：鲍俄汉，女，52岁，佤族，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5日下午。

访谈地点：澜沧县雪林乡左都村公所十七社鲍俄汉家里。

访谈人：魏琼美，女，佤族，雪林乡妇女主任。

魏琼美（简称琼）：你家有几个人？

鲍俄汉（简称鲍）：连我的大儿子、儿媳共有6个人。

琼：你家今年的粮食够吃吗？

鲍：可能才吃到七月吧！不过八月份可以吃着新包谷了，哦，杂粮还是有一点，我们还是可以克服的。

琼：那么，什么是你们的主粮呢？

鲍：主粮一是谷子，二是包谷，三是荞子。

琼：你家平常吃的饭是什么为主？

鲍：以大米为主，缺粮时候还是吃杂粮。

琼：你们吃饭是以大米为主，那么你们种的杂交包谷是怎么处理的，是喂猪还是拿去卖？

鲍：我们拿去卖一部分，留着喂猪鸡一些。我们大部分吃的都是本地包谷。

琼：今年你家谷子全部收得几亢？

鲍：谷子收得17亢，我大儿子才跟我们分家，盖房子时费了好些粮食，我们还给他两口子一些。

琼：包谷收得多少？

鲍：本地包谷还是收得 3 犁多。

琼：那么杂交包谷呢？

鲍：杂交包谷好像才是 200 多斤。

琼：你们种杂交包谷以后，是杂交包谷产量高还是本地包谷产量高？种法相同吗？

鲍：我觉得杂交包谷还是好呢，因我们左都坡比较陡，种包谷时虽然装肥料，肥料都淌到地尾巴去了，但我们收它的时候产量还是比本地包谷高，如果是本地包谷不会收得那么多，还是杂交包谷产量更高。

琼：那么你家养猪这方面如何？

鲍：养猪方面我家还是算养得顺，年年都杀着呢。特别去年我大儿子结婚时候，总共杀了 4 头，我家还是费了好多粮和钱呢。

琼：你儿子结婚时，你家还是请客吗？

鲍：请的，请人家来吃饭。

琼：你们请人家来吃饭，人家还是送礼给你们吗？

鲍：不送。

琼：不送？那么你们都请他们吃饭，他们为什么不送礼，么是（即是是不是）佤族结婚不兴送礼？

鲍：才是亲戚送一点，比如我哥哥、弟弟（指男娃的大爹、阿叔）家送，有些才送 5 到 6 元钱，最多 10 元，轮到他家办事的时候，我们又送还给他们了。

琼：才是亲戚送，别的人不送吗？

鲍：我们这里的习惯就是除了亲戚就没有别人送。

琼：以前你们结婚时，还是像现在这样吗？么是有什么改变？

鲍：现在还是有些改变了。

琼：你能不能讲给我听听，过去你们是怎样结婚的？

鲍：我丈夫我两个结婚的时候，（原先）鸡、猪都没有杀，我记得

我爸爸这种说：“办这种大的事猪、鸡都不得杀，太不好意思。”最后才决定杀一只鸡，办得太简单了。我丈夫又是孤儿，家里没有什么东西，连我们要煮饭吃的锅、碗都没有，太穷了。哦，结婚时候他好像还是拿出 10 元钱一样，是了，是拿出了 10 元钱。

琼：你们两个还是请人吃饭吗？

鲍：请呢，就是结婚时候请人家吃饭，结婚后我两个都不得吃饭了（即没有饭吃了），粮食用光了，家不像家，最像我们山上盖的那种窝铺一样。主要是他妈妈死得早，他爸爸又重新娶第二个老婆，他后妈对他不好，他就单独在。现在我们的小娃娃长大了，他最爱讲给他们听，教他们好好做农活，还有两个在学校读书，他经常叫他们要听老师的话，他说过去我的命太苦了，我小时候不得像你们一样天天到学校读书。我们两个结婚后，寨子的头人来找我两个，说我两个都是姓鲍的，硬是叫我俩一个买一头猪来做鬼（即祭鬼），我们没有办法，还是先借钱买猪给他们做鬼才算完事。

琼：现在你儿子结婚时，还是像你们的老办法来办吗？么是什么改变？

鲍：现在不一样了，已经改变了好多做法。

琼：哪些方面已经改变了你能讲给我听吗？

鲍：现在的结婚，他们得摆糖、烟、酒，还得杀猪、杀鸡吃肉。比我们过去办的热闹多了。像我儿子结（婚）时候，我家给女方两头猪，我家这边杀两头。你看，现在的人怎么不好过呢！

琼：你儿子结婚，你们杀了 4 头猪？你用什么方法喂猪，讲给我听听好吗？

鲍：喂猪时候要喂得饱，猪吃饱了就不到处走串，容易长胖（即肥）了。

琼：你们不关着养吗？

鲍：关着养呢，这两天我把它放出来了，因我在家可以管它们，到栽秧季节就不得放它们出来了。

琼：你不用饲料喂吗？

鲍：喂呢，不喂饲料猪怎么会胖。

琼：你现在养猪是用新办法还是老办法？比以前改变了没有？

鲍：比以前改变好多了，我们家的包谷、荞子，大部分都是喂猪的，有些时候我拿杂粮做水酒（指清酒），水酒烤吃了，酒糟就喂猪，猪就长得快。

琼：现在你家有几只鸡？鸡养得顺吗？

鲍：我家还是经常养，现在最爱病死了。前两天我拿给我儿子家养，还不是病死啦。现在晓得是什么原因，我晓得那些鸡医生是做些什么。如果鸡不病死，我一年还可以卖得好好的钱。

琼：牛有几条？

鲍：前两天才下了1条小牛儿，连小牛，黄牛有3条，水牛1条。

琼：过去和现在那个好？

鲍：当然是现在更好。过去我们没有穿过鞋子，上山割毛草时都是脚底板踩毛草刺。现在我们都得穿鞋子、袜子了，毛草都不刺着脚啰！哪个不说现在的社会好。不管是到哪里，我都说现在的社会好。现在的女人差不多像男人一样，现在的市场上男人卖什么，我们女人还是敢卖什么了，没有人再敢抱走东西，没有人再抢女人。我们自己苦来的粮、钱都属于我们自己的，没有人再干涉我们了。过去，女人根本不得赶什么街，不得摸什么钱，都是男人背枪背刀，才敢到别处去卖东西。因为有人专门在半路上抢别人的东西，我们女人就不敢去卖东西。（过去）女人有什么钱？没有钱，我们拿什么买衣服、裤子、鞋子穿？现在人人都可以自由了。到处都开街了，我们想买多少衣服裤子都随我们了，只是我们女人没有得更多的东西去卖。我怎么不说现在的社会好呢！以前主要是坏人太多了。还有其他外边的人会来砍我们寨子里人的头。我们女人上山拿（即找）猪草、砍柴等都是提心吊胆的。哪里会像现在这样自由。

琼：以前女人穿的衣服、裤子都是男人去买的吗？

鲍：是的，现在已经反过来了，现大多数是女人帮男人买回来的。我丈夫吃的酒、烟、肉，还有他穿的鞋都是我给他买的。现在我丈夫从来不去赶街，是我和我家块（她姑娘的乳名）两个专门去赶街的。

琼：你们家是谁掌钱（指管钱）呢？是男人管还是女人管？

鲍：现在是我管，什么都是我掌管的。

琼：那么家务事是男人做得多还是女人做得多呢？

鲍：我想，好像还是我做得更多一样，像昨天，我没有休息一下，在着两个客人，一天都有事情做，我还没有把事做完天就黑了。

琼：男人多半做哪些事？

鲍：男人多半做重活，如犁田地、砍柴，凡是我做不动的活，都是我丈夫做的。像喂猪、煮饭，我有时赶不上，他还是会帮我做的。

琼：你们烧的柴，哪个背的更多？

鲍：多数是我丈夫背的。

琼：你为什么很不帮他背呢？

鲍：还不是他叫我少背，主要是我身体不好，前两天我接连背3背，一个（即一次）是别人叫我去帮背，一个是差人家的工不还不行，后来我就病了4天。他说：“叫你不要背你不听，可是我说的一点没错？”

琼：你病去看医生吗？吃药打针吗？

鲍：不看。

琼：你不吃药、不打针，你的病是怎么好的？

鲍：我好好地休息，休息四五天，我家有几个鸡蛋，我不让我家姑娘拿去卖，饭也就慢慢地吃得一些，后来我的病就自己好了。

琼：一个月你们能吃上几顿肉？

鲍：每街1次还是买吃呢，我家油经常不断，今天我叫我家二儿子去买肉。

琼：你生小孩时一般得休息多长时间？

鲍：我休息时间太短了。我生我家大儿子时才休息 10 天。满 10 天，我就自己出工了，如果你不信，你去问我丈夫。我姐夫看见我背着娃娃出工，他倒骂我，他说：“你不要认为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呢！明天你还是再休息算了，不然你以后会病的。”当时，我不听我姐夫的话，因我不感觉疼。后来就不是了，到我生我家姑娘的第三天就病倒 3 个月。从那次病以后，我才知道已经有了不少的病。本是生小孩时不能随便去做重活。我丈夫看我病成那个样子，他可能有些着急了，听说麦来（寨名）有一个老草医会治这方面的病，我丈夫就去请那个老草医做药给我吃，我记得才吃一服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很不病。

琼：你生小孩时你丈夫杀鸡给你吃吗？

鲍：从来不杀给我吃。

琼：鸡蛋得吃吗？

鲍：还是不得吃。

琼：那么其他肉还是不得吃吗？

鲍：猪肉他倒是买给吃着一两斤，我妈还是偶尔给吃一回回。鸡肉、鸡蛋从来不得吃过。

琼：你生小孩时是谁来接生的？

鲍：寨子的老妇女来接生的。

琼：你不叫医生来接生吗？

鲍：不叫。

琼：为什么不叫医生来接生？

鲍：因我平常还是好生，才疼一下子，小孩就出来。我就没有叫医生来接啦！如果难产时候，我们才去叫医生来看。难产时候不叫医生来看，我还是有点急呢！前两天，我家儿媳妇生时，我还是没有叫医生来接，因她还是好生，我想不会有什问题吧！后来小娃生下来一概不吃奶，哭也不哭，到第三天，小娃就死了。我想，

可能是小娃在肚子时候就有点问题了。

琼：现在的人生小娃，你们还是照样不杀鸡给（产妇）吃吗？

鲍：就看那家的生活好不好了，有些家生活好，还是会杀给吃的，还有其他肉啊，有些家穷，就不得杀给吃了。我家儿媳妇生（孩子），我还是叫我儿子杀给她吃，有鸡蛋还是做给她吃的。

琼：现在她休息几天？

鲍：我们不管她了，他想休息几天、1个月也好，就在于她了。现在的人多数还是休息1个月才出工的。过去主要是我们考虑自己的生活，自己觉得不老实疼了即使不满1个月，还是去做活了，不过人与人都不同，有的身体差还是休息时间长。

琼：你说说现在的人更好过还是以前的人更好过？

鲍：现在政策好，她们（指当今的女人）当然比我们过去的人更好过，就是她们做姑娘做不长，结婚早的多了，有的才结婚几个月就忙生小娃，我觉得这方面做得不好。我们过去的人有结婚季节，粮食没有收回家我们就不结婚，不到时候男女根本不能在拢（指在一块），不然寨子里的人会笑话你。现在的人都不分季节，什么时候想结就结，我说他们做得不好。

琼：你说姑娘没有结婚先怀孕，不好是吗？

鲍：是的。现在我家还有一个姑娘，去年她已答应别人，但我看她的年龄还不到，我硬不让她嫁，明后年她年龄满了，她想嫁给谁，就让她自己拿把握，我不会再她说她了。

琼：现在的人到处去做生意，你觉得怎么样？

鲍：人家做生意，就是为了积一点钱买牛。农村人没有黄牛、水牛，田地是种不成的。现在不管买什么东西我们不能空着手去买，离不开钱了。

琼：今年你家经济收益好不好？

鲍：今年才有1000多一点，但我们已经用着一些了，我们买了些什么——都说不清楚。

琼：1000多块钱，你觉得多了吗？还是觉得少？

鲍：我们农村人，凡是自己会种出来的，如粮食、菜瓜、辣椒等，这些我们就不再花费钱。我们花费钱的东西，就是锄头、犁头、盐巴等，我们不会做的就要花钱了，不过我家这1000多块钱，我看还是算差不多了。

琼：你觉得比过去多得多了吗？

鲍：是的，比过去多得多了，我丈夫我俩结婚时候才花费10块钱，现在的女人不是七八十元钱不会答应嫁给男人。

琼：农村的青年人现在是如何谈恋爱的，你清楚吗？

鲍：其他青年人我就不好说了，像我家这个姑娘，小伙子给她钱、东西，一般她不乱用，等她已了解男人的情况后，觉得不合自己的心，她就把钱、东西退还给人家，她不乱用。

琼：那么你们以前的人谈恋爱时，男人给女人一些什么？

鲍：以前的男人没有钱，有些男人才能给手镯、梳子，他们就结成一家人了，太简单了。

琼：现在有些姑娘为什么到内地嫁男人？你知道原因吗？

鲍：知道的。因为有些姑娘嫌我们地方落后，她们懒得苦吃（即挣吃），她们认为汉族地方不消苦，就能吃好、穿好，哪里会有不苦就会有吃的，主要是她们不会可怜自己的父母亲。她们的钱、东西都不带来给父母用一些。

琼：你的姑娘你不想让她嫁外边的汉人吗？

鲍：我的大姑娘已嫁到山东省去了。

琼：她没有带些钱来给你们用吗？

鲍：带来呢。

琼：带来多少？

鲍：今年她带回来1300元（表示原已带来过），叫我们买一台电视机看，我们忙着用其他东西，就拿她给的钱先买了别的东西，所以不够买电视机了。

琼：你家姑娘如果嫁给佤族人，他会给多少呢？

鲍：我们佤族才给30元啦。

琼：30元钱是怎么定下来的呢？

鲍：我们佤族的传统习俗传下来的，是以前的老人定过的，给了那30元后，姑爷想再给多少也可以，分文不给也行。

琼：现在还是没有改变过吗？

鲍：还没有改变。

琼：为什么还不增加呢？现在的人钱不是多一些了吗？

鲍：我就那样说的，应该增加一些。

琼：没有人提出来吗？

鲍：没有人提出。过去的老人定过的就没有人敢改变。现在的青年人结婚，他们花的钱是比过去更多，就是那个彩礼钱还是没有增加，还是才30元。话又说到我家大姑娘，她虽然嫁到外边，但他家的钱我们还是用了好多了。我儿子结婚时，她带来一回（即一次）。后来儿子分家盖房子时，她回来一次，还上山帮割茅草回来，她说：“在外边我还不是做（活）。”我听她们讲，她们女人才是专门浇地、浇菜地，地都是男人用拖拉机犁的，到收割时，还是拖拉机割谷子、割麦子并打好，又是拖拉机拉回来。我就乱（即故意）说给她，不管怎么样，这次回来别跟你丈夫回去了，还是跟我往下算了（表示试探姑娘的心思）。他还是不同意，又跟着回去了。

琼：你让他嫁到外地，不后悔吗？

鲍：我不后悔。可能是他命（中）带的了，寨子里的小伙子有几个最想要她了，可她一概不答应，后来她现在的丈夫来找媳妇，她就跟他走了，可能是上帝早就定好的了。

琼：她可能是知道外地的生活条件好，才嫁给外地的汉人吧？

鲍：可能是的。她说：“如果我妹妹结婚我可能再回来一次。”

琼：你家二姑娘还没找对象吗？

鲍：怕明年嫁就晓不得了。

琼：万一她还是想嫁给汉人，你同意吗？

鲍：如果她要嫁给汉人，我不管她了，她愿意嫁给谁就让她嫁谁吧！她们一下(即一起)都嫁汉人还是好。

琼：你说现在的生活好过，你还想在哪方面给(让)它更好？

鲍：我还想盖瓦房住。如果有钱我还想买拖拉机、买车，这样才管生活更好过，以后如果我大姑娘还带钱，我不忙买电视机。先买一台缝纫机算了。

琼：你不想看电视吗？

鲍：电视倒想看，就是一下子买不起，把我要买的东西买齐，再买电视机。再说，现在电又很不正常。

琼：你们的经济来源多半是靠哪方面？

鲍：主要是靠养鸡、养猪卖，还有种辣子卖。

琼：种农作物哪种更好赚钱？

鲍：主要是辣椒。我们知道辣椒好赚钱，我家就大力种，特别是我二姑娘，家里的辣椒卖完以后，她还到别处去收购，钱差不多找得一半。

琼：除了做辣椒生意，她还做其他生意吗？

鲍：做烟生意(包括香烟、草烟)。

琼：听说你们养的猪是乐施会扶持的是吗？

鲍：我们自己出一半，乐施会扶持一半，我记得是300元。

琼：以后你还要还本钱吗？

鲍：要还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存留了。

琼：你一年之内能存多少钱？

鲍：存倒是存一点，不多(表示不愿说出来)。

琼：哪些方面还没有满足你们的需要？

鲍：就是电还没有得到满足。如果电(灯)亮了，晚上我们还可以做好多事情，没有电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另外是管森林这方面。

琼：怎样管森林好呢？

鲍：希望管森林的人多管好一些，现在树都要砍光了，有些人得不得就乱砍，森林管不好，以后我们烧什么柴，拿什么盖房子！我别样不担心，就是担心森林管不好。我们希望多加强一些专门管森林的人，不要让任何人随便乱砍树，以前我们这代人烧柴最方便了，现在要到老远的山上才拾得柴。今年村公所的人叫我兄弟负责管一个（即其中之一），我说给他，现在领导分给你管，你要好好地管，以后我要看，是别人管得好，还是你管得更好？

琼：你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吗？

鲍：其他方面就是计划生育执行得晚了些。我说以前的人烧柴方便，主要是人还少，现在人越来越多什么都要被人类吞光了，现在上级宣传计划生育，有些人还不想执行，还想超生。我希望人人能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然下一代人就无法生活了。

琼：你今天所讲的这些，我拿去放给上面的人听，你同意吗？

鲍：同意的。我说得合不合给他们听听。希望人人能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然下一代人就无法生活了。

山头光了，下代怎么过

被访人：魏叶矮，52岁，佤族，女，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17日。

采访地点：澜沧县雪林乡雪林村公所雪林大寨
三社魏叶矮家。

采访人：魏琼美，女，佤族，雪林乡妇女主任。
陪同：苏翠薇、和钟华。

魏叶矮会佤族传统的纺织工艺，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到魏叶矮家。当时她正在专心地织着毛线毯子，我们的访谈就这样开始了。

魏琼美（简称琼）：你是织毯子还是织出来缝衣服裤子？是谁教你织的？你能说给我们听吗？

魏叶矮（简称叶）：我织好以后，要做盖的毯子。你问我是谁教给我织的？是我看着别人做的时候学织的。过去我们家很穷，我爸爸看见我们家老是穷，就自己出走了，丢下妈和我。我妈妈买不起线来织，所以她就没有教给我织。她想买线来织，但没有钱，她只好到别人家帮工过日子。我只记得有一回她用棉花搓成条，说是要织衣服，没有等她把棉花搓完，我就嫁汉子去了。我结婚以后，丈夫家也很穷，家里只有一口土锅、一块破烂的篾笆、一只大木碗。我妈看见我的丈夫家也很穷，她就给我一床她盖过的烂麻毯子，那年，我和丈夫就盖了那床烂毯子。第二年，我叫我丈夫去跟

别人学编篾笆，当年他编得一块，卖得 8 元钱，我们也种得一些玉米、谷子，家里留着吃一些，一部分就拿去卖，卖得的钱我们先买一些家里用具。后来又积得一些钱，我们又再买得两床棉絮。像这种毯子我织过好几床，就是我老公公、老婆婆死时候都拿我织的毯子包他们的，现在的人很不织这种毯子，他们都是用国家做的垫单（意即机织床单）。我想，以前老人织的那些传统用具，现代的人应该继续传下去，他们为什么不想学呢？你不见现在青年人穿的衣服、裤子都是国家做出来的，以前的老服装他们都不愿意穿了。连我现在纺织的这种毯子她们都不学织了。我的姑娘也不想织了，她都说太麻烦了。我织嘛，以后我老死了，我要叫他们用这床毯子来包我，我还要留一床给我丈夫。

琼：你织出来以后不拿到市场去卖吗？

叶：如果有人要我当然要卖的，就怕别人不会要。

琼：如果你卖，一床你要卖多少钱？

叶：如果有人要，当然一床要卖五六十元钱。你不见现在的东西越来越贵了？

琼：你现在不织佤族包包卖吗？

叶：今年我赶不上织了，就是这个毯子还没织完，如果我有时间，还是要织包包的，现在包包还是值钱的。

琼：你能谈谈你的过去吗？

叶：记得汉族（指解放军）开始来我们这些地方的时候，我还小，记不清，我好像才是记得解放前缺粮，我们穷人到地主家去帮工，一年才开给半亩的谷子（即 60 斤），我知道地主谷子给得少，但为了讨生活，不得不去帮工，我帮别人春米的时候，还很春不赢（春不过来），我还专门用一条板凳垫起来，才春得着，生活过得太苦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眼泪就想掉。解放那年，因为我家是贫农，那些汉人（指解放军）他们叫我丈夫当民兵队长，1 个月发给他的工资（指生活补助）20 元。从他不当民兵队长以后，我两个又开始

一起干农活。当时,我最想要一个拿银子做的烟锅头(即烟斗),还有手镯,最想要这两样东西了。我想吗,今年要多种一些粮食和其他农作物,就可以多卖得一些钱,钱有了,我就可以买得那两样东西了。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就是当年缺粮时候把我娘母丢下自己逃出去的我那个爸爸,那年他在外边也着灾难(即受灾),把他第二个老婆的子女领回来。因为我妈已经不在世了,他没有投靠处,只能是一家子跟我家住,吃住都很困难,我两口子一年当中所苦出来的粮食就那样吃完了。别说要去买银子烟锅头、手镯,连半年的时间都不够吃,到六七月时,我们到其他处去挖树根吃,又是一次大灾难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买得起那种烟锅头和手镯。

琼:现在你的心还想着这两样东西吗?

叶:想是想,不过我现在都老了。姑娘、儿子都已经结婚了,当时买不起,现在干脆不想它了。

琼:那你现在过的生活,你感觉怎样?是过去好还是现在好过呢?

叶:当然是现在更好过了,过去的那种生活哪个还想过嘛。我们搞合作社时候还是很不好过,因为是集体做的,有些人出工不出力,一年到头苦出来的粮食还是不够吃。现在吗,随你自己想咋个苦咋个吃都行,粮食不缺了,今年我家收得了30亢谷子,还有其他一些杂粮。现在搞这个承包到户,这个政策我们老百姓比较拥护。

琼:那么你家粮食已经够吃了,钱还是够用吗?

叶:要说够用吗,钱这个东西是永远不会够使的。我家现在跟以前比,好得多了,特别是我儿子,他基本已学会修录音机、电视机了,钱还是找得一点点了。其他方面我们又找一点,钱倒是不成问题了,反正是比过去好得多了。

琼:你儿子会修录音机、电视机,他什么时候学会修的,跟什么人学会的?

叶:他小时候我领他到学校读书,小学读毕业,他还是考取初

中了,就是初中毕业以后,高中就没有考取了,老师说他的分数还差5分,叫我们让他再补课一年,他本人还是愿意补的,就是我们大人不让他去补课,现在他有时还怪我们大人呢!

琼:你们大人不让他去补,有什么原因吗?

叶:当时我们大人太糊涂了,我们认为初中毕业文化知识够用了,一个是当时家太穷,担心供不起读高中,现在我想想真后悔,其实他读书还是比较用心的,如果我们大人一时不糊涂,好好供他读,说不定他现在是个大学生了。

琼:刚才你说你家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过一些了,那么,肉你们给经常买吃?

叶:肉倒是比以前得吃得多了,老百姓嘛一斤最多买吃一二斤。我前面已经讲给你们听了,过去粮食不够吃,我们就去挖树根,找野菜,拿芭蕉心来当饭吃,我现在有胃病。就是以前野菜、芭蕉心吃多了我才得胃病。现在想想过去那种生活,我头都会昏的。现在责任田承包到户,我们苦出多少都是自己的,不像过去一样,没有地主剥削老百姓了。现在我想,我们自苦自吃,就是想在养殖这方面多找点钱,但是我家养牛、养猪、养鸡还是没有成功,买牛养,牛又病死了。前年我家买一条水牛,(花)2620元钱,我才养4个多月,水牛就病死了,我好伤心,我都哭了3天,越想越生气,2000多元钱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好不容易苦出来的。后来又买猪、鸡,还是一样,都病死了。

琼:牛、猪、鸡病时候,你不叫兽医站的人来看吗?

叶:咋个不叫他们来看,才是水牛病时候倒是没有叫他们来打针。猪病时候,我还不是赶快叫他们来打针,他们来打3天针,最后还不是死了,我还费好几块医药费呢。我奇怪了,现在的牛、猪、鸡咋个这样爱病死,是什么原因呢?怕是医生用的药是过期的晓得不得,么是老天爷不想让我们富裕也晓得不得了。

琼:那你买线、买盐巴的钱是怎样得来的?

叶：有些是卖猪、鸡得来的，我前边就说过，要是猪、鸡不爱死，我还是经常得卖的，我还是会养的。另一方面，我丈夫还是会编篾笆卖。一块篾笆都能卖上三四十元钱，就是电灯不亮，不然他多半在晚上削篾子，早晚编，白天去劳动。

琼：你家里的钱是谁管的？是你管还是你丈夫管的？

叶：我两个各管各自的钱，有时要买大的东西（指牛、猪），我们就互相拿出来积拢，钱够才去买的，不过钱多半是我管的。

琼：钱是你管的，那么家务多半是谁做的？

叶：只要我俩都不病，我俩都齐心做，我们怕饿着肚子，不疼不病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做的。我丈夫很不像别人一样乱到处走走串串，都是老老实实地做农活过日子呢，我们最怕又过着原来合作社那个时候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家经常差帐，现在想起来我都怕死了，所以，他就不像别人一样走东串西的了，还是不如全家好好地单个做吃。

琼：那你的生活有哪些方面改变呢？

叶：现在天天都吃大米饭，我们很不吃杂粮了。不才（即不光）是我家，其他家还是一样了，都是吃大白米饭，差就差在每顿不得肉那点了。

琼：现在什么东西对你们农村人最有利？

叶：我看应该是木柴和毛草。

琼：为什么？

叶：我看每个山头都要砍光了，我们这代人都差不多不得烧了，如果不再管好森林，那么下一代人要烧什么柴，要烧煤煤也没有。另外是毛草都已经不会长出来了，没有毛草，老百姓拿什么盖房子住，你看我家，如果不是国家给我这些瓦，我拿什么盖房子都晓不得了。

琼：你今天讲的话，我拿去放给他们听，你同意吗？

叶：他们能不能听，你自己拿把握啦（表示同意）。

我没有靠丈夫

被访人：鲍叶汉，女，51岁，佤族。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2日早晨。

访谈地点：澜沧县雪林乡南畔村公所，波嘴一社。

访谈人：魏琼美，女，佤族，雪林乡妇女主任。

鲍叶汉的丈夫当村主任，家里的事大部分都由她做。生了5个孩子，自己接生，生活安排得不错，我决定去采访她。4月22日早上8点多钟，我就到了鲍叶汉家，她正一个人织大麻线口袋，看见我来她很热情地叫我坐，我就顺从地坐在了她旁边看她织大麻口袋，同时就织麻布的话题开始问起她来。她主要谈了生产、生育问题。

魏琼美（简称琼）：你已经织几天了？

鲍叶汉（简称鲍）：织了4个早上了，都还没织完，主要是麻线难得织一些，不像棉线一样好织。一是白天我得不得织（没时间织），才是早上织一下。

琼：可以做几只口袋？

鲍：做得两只，去年我织得4只，都卖完了，家里没有用的了，这个线是去年用剩的，我又找来一些就够织两只。

琼：你这种口袋一对能卖多少钱？

鲍：一对能卖60元钱，本地人很不买，因她们还是会做，就是缅甸人最喜欢买。

琼：你家农作物种完了吗？

鲍：地谷种已下完了，才是水田还没有得栽，这两天谷秧还小，还栽不成。

琼：你家地谷种了几亩？

鲍：今年种了4亩。

琼：你家水田有几亩？

鲍：我家水田差不多有7亩。

琼：你家今年缺粮吗？

鲍：这两年都不缺了，今年还晓得，主要是我今年盖着这幢房子，不然不会缺。

琼：现在你家还有几个人？

鲍：原来全部有6个，这个月我们已搬上来住，才有4个人了。

琼：你家现在养几头猪呢？

鲍：我们刚刚分家，我还没有买得养。你刚才看见小娃喂猪，是我大姑娘家的，这两天她家还在搬家，猪还没赶去，我们就帮她们家喂一下。

琼：鸡养着几只？

鲍：现在才剩下两只母鸡。

琼：你家现在用钱困难不困难？

鲍：困难的，今年盖这幢房子都花费了好多钱，粮也一样，也费了好多。街子上的生意我又很不会去做，用钱方面就更困难了。

琼：你说你一处都不去，你做些什么？

鲍：我才会守这个家，除了到山上劳动，我一处也不会去。

琼：你就是专门在家做家务吗？

鲍：嗯。

琼：今年你家粮食收得多少？

鲍：谷子才收得13亢，今年不行。

琼：每人平均多少？

鲍：我不会算。

琼：那么钱收得多少呢？

鲍：我还是晓得。这些都是小娃她爸爸才晓得的，我很不掌握。现在我家小老还在读初中，她最费钱了，她爸爸找得一点点就是给她用的。

琼：你说你不管家里的钱是真的吗？

鲍：是真的，有些时候他让我帮留，我都还不想帮留。他今年做水牛生意亏本了，别说得吃他赚得的利，连本钱他们都差着2000多元，现在大的生意都不敢做了，才是做些小生意。

琼：是买主不给钱吗？

鲍：嗯，听说买水牛那个人已经逃跑，钱拿不着了。听说那个人差帐太多了，原来认不得他差那么多的帐，不然我们怎么卖给他。

琼：请你讲给我听听，以前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好吗？

鲍：我很不会讲吗，我又很不去开会，什么道理我是讲不出来的。我丈夫担任村主任以来，他很不得在家，不是到村开会，就是到乡、县上去开，村子出现什么问题，都少不了他去解决，所以，他很不得在这个家，家里的大部分事都是我做的。今年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突然说不做了，乡上、村上还有各个社的干部都来说他，叫他再坚持做几年，因为人民群众还比较信任他。我还是劝他，人民群众信任你，你就再坚持几年才休息吧！他别样话不说，就才是说：“我已经老了，做不起了，应该多让年青的人做，我可以带他们一两年，一两年后，他们就会做了。”

琼：上级批给他休息了吧？

鲍：他自己倒是去找乡长、书记说过，但他们不批给他，才是他自己不做了。前两天村上的人又来找他，叫他再坚持两年，因适合做的人一下子找不着，他不听，就是盼着不去。

琼：那么如果他本人硬是不担任了，你还是支持他不做吗？

鲍：我不支持他，我已经说给他两次了，叫他去参加会，他本人

不听我的话。

琼：本寨子的人适合担任的真的还没有吗？

鲍：就是群众说适合担任的人还没找着，才叫他不要退，他就是不听。

琼：他担任村主任以来，你有什么想法？

鲍：我经常提醒他，特别是问题出现的时候，我怕解决不好，怕他乱骂人家。解决问题时，不能只让一方高兴，或让一方难过，要公平合理地帮人家解决好。我都是这样提醒他的。在家中就得多多苦着我了，有些时候，他们解决一个问题要两三天都解决不好，你要咋个说他嘛，我只能承担一切家务事了，前面就讲给你听过，我除了在家一处都没有去过，早晚都是守这个家，连邻居都很不得去串。白天又上山劳动，有时确实有些忙不过来，不过，我不乱怪他。

琼：他到外面开会时候，农忙季节你还是请工吗？

鲍：请呢，就是栽秧季节、收割季节这两个季节我就请工。如果在合作社时候我不消请工了，现在搞承包嘛，忙起来时不请工不行。不过，虽然他不得帮我做，我们还是不老实缺粮。搞包干以来，就是我生我家老四那年粮食不够吃。6月份乡上通知他到县上培训1个星期。栽秧季节都到了他还没有回来，我又身子不方便（指有身孕），别人也忙栽自己家田，到我家栽时谷秧都已老了，到7月底我又生小娃，不得好好薅秧。我家粮食收得最少的就是那年了。第二年我家就缺粮了。

琼：生小娃时，你一般休息几天？

鲍：生小娃时候已经苦够了，我生我家老大、老二、老三时还更苦，都是在合作社时生他们的，才休息10天就出工了。生老四时候也才得休息8天，饭又不得吃。包干过来才生这个娃，搞承包应该多得休息一些，但是我丈夫很忙，我还是照样不得休息。

琼：你生小娃时肉得吃吗？

鲍：不得吃。我就是要讲给你听了，别说得吃肉、鸡，蛋都不得

吃。我觉得我的命太苦了。我可以说，我没有靠着丈夫。他虽然不打骂我，但我这辈子都没有靠着他。你看，我生那么多的小娃，别说得吃什么肉，连休息都不得休息好，才是生小老时得休息1个月，鸡得吃两只，蛋还是不得吃。我以为我们搞承包以后会更好一些，其实还更苦着我。他当主任，不参加开会不行，不参加解决问题不行，说给你了，好像什么都落在我的肩上，活得太苦了。

琼：你生那么多的小娃，你丈夫又不得在家，是什么人来接生的？

鲍：我生小娃嘛，我很不想给别人知道，疼时候我都忍着，等到小娃要出来时候，我自己才准备那些用的东西，我生老大和老四时候，他都不在，都是我单个生，自己捡包的。

琼：你不叫别人来接生，你不怕会出什么事吗？

鲍：因为我还是好生的，我就很不想叫别人来。我生老四时候，我已知道他不在，我就把绳子拴好留着，布片拿出来留着。等老四要出来时候，我就赶快去拉那棵绳子，小娃出来后，我家邻居听见小娃哭声，她们认得我生小娃，才赶快叫另一个妇女来帮捡洗小娃的。我生那么多小娃，基本上都是我单个生、单个捡的。我经常讲给我姑娘听：他们小时候，我是怎么把他们拉大的，那个时候我们吃的米都是自己用手春的，什么碾米机都还没有；我们烧的柴都是我自己背，那个时候拖拉机都还没有。现在他们都已长大了，我们吃的米她都不消春了，都是机器帮碾出来的。现在烧柴都是拖拉机拉回来的，不像我那个时候了。

琼：现在的人生小娃，有没有改变呢？

鲍：现在的人生小娃，休息的时间长了。不管怎么说，反正现在的人比我们好过多了，因为现在这个年头可以说是做生意年头，她们自己会安排，她们生小娃时候想休息多少时间都随她们，有些甚至休息两个月才出工，想杀几个鸡都随她们。现在的人都有钱，想吃什么都买得着，她们倒是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那样下力地苦了。

琼：现在的人病时，是到哪里去看病的？

鲍：现在的人看病倒是比以前方便多了，我们这寨子已经设了一个赤脚医生了，这个人看病还是可以呢。现在有的妇女难产，她们还是叫他来打针的。现在的人倒是比我们好多了。我现在回想起我以前的经过，本是太可怕了。最害怕的事我还没有讲给你听，就是我生我家老四时，因为是我单个生的，生的时候嘛，可能是衣包（指胎盘）还没有出来，当时我不知道，我休息满10天就去出工，我就觉得我小肚疼，越在越疼，嗅又嗅，但我还不知道是小娃的衣包还没有出来，最后烂了出来，我才知道是小娃的衣包。那年把我的身体都搞伤了。

琼：小娃娃病时你们是怎样医治的？

鲍：现在小娃病时，我们还是认得给她们吃药打针了，不像以前一样，才认得做鬼，做了几次鬼，小娃的病都还不好。现在大多数人都懂得，不管大人小孩，只要一病就都想办法去找医生。

琼：现在乐施会来扶持你们养猪、种杂交包谷，你们高兴吗？

鲍：高兴呢。我们这个寨子有好几家原来最困难了，现在乐施会来扶持他们以后，他们好过起来了，现在你提起乐施会来扶持我们，问我们是否高兴时，我就想起我才嫁给我丈夫那年，他又是孤儿，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和一口土锅，连煮饭吃的三脚都没有，家里太穷了。如果那个时候得乐施会扶持嘛，我们可能不会穷到那个地步。后来，我两个一起在拢后，才慢慢地把用具制起来。现在的人困难一点点，国家就给救济、补助了，这两年又是乐施会再来扶持，我们怎么不高兴呢，只是我没有文化知识，不会写信感谢他们。

琼：这辈子你最高兴的是什么？最不高兴的是什么？

鲍：我最高兴的就是生活好过起来了，大瓦房盖下给我儿子了。我不高兴的没有。以前过着那种不是人过的生活，现在我已经好过了，没有不高兴的事了。

我俩基本做得一样多

被访人：魏安工，女，35岁，佤族，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1日晚。

访谈地点：澜沧县雪林乡南畔村公所波哨三社
魏安工家里。

访谈人：魏琼美，女，佤族，雪林乡妇女主任。

晚上8点多钟，按照事先的约定，我来到了魏安工家。魏安工正忙着收拾自己从山里背回来的猪草，看见我来就笑着说：“今天我到地里薅地谷，回来晚了一些。”我就趁机从她家所种的面积开始了访谈。魏安工是个很有头脑的妇女，对子女上学，对发展生产，对环境保护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魏琼美（简称琼）：你今天是去薅地谷的？

魏安工（简称安）：是的，这两天是专门薅地谷。原来我们在地里种过苦荞，这两天苦荞出得蛮多，已经把谷苗遮起了，我们就先把苦荞秧拔出丢掉。

琼：你家不种包谷吗？

安：种呢，就是面积少些，不得多种啊。

琼：你不种杂交包谷吗？

安：还是种一小块，就是说包谷面积太少了。

琼：产量高不高？

安：产量倒是高，就是粮管所不收购，价钱低一些。怪了，包谷

子是好的，就是虫爱吃，有些是刚收到家虫就开始吃着。粮管所为什么不想收购，可能是放不长，他们就不收杂交包谷。去年，我们寨子家家都基本种上了，收包谷时候个个都高兴起来，等我们背到乡粮管所交粮卖时，他们说不收杂交包谷，大家都哭笑不得了。

琼：你们没有种杂交水稻吗？

安：没有种，好不好还晓得，因没拿来种过，我们都是种老品种的。

琼：你们养的猪是乐施会扶持的吗？

安：养猪他们还没有扶持，他们扶持的是杂交包谷。

琼：不算杂交包谷，你家今年粮谷收得多少？

安：收得几亢我都记不得了，好像还是不够吃，就是减产了。

琼：你家水田面积有多少？

安：水田面积才有 3 亩嘛。

琼：你家有几个人？

安：有 5 个人。

琼：你说粮食不够吃是不是？

安：我刚才说就怕不够吃一些，不过，如果不要再拿去卖了，可能还是够吃到新粮熟的时候。

琼：还是种一点地谷，就够吃了是不是？

安：我家多半还是靠地谷了，因为水田面积太少了，产量又低。

琼：怕是你们肥料装不够吧？

安：可能是了，我家的田最费肥料了。我们不但背农家肥装，而且还要到乡上买化肥来追的，可是产量不会增加。

琼：你说化肥都装了，产量还是提不高？

安：怕是与气候有关系，有些年还是增产，有些年减产，去年就是减产了，我才说怕不够吃。

琼：你家这幢房子已经住几年了？

安：前年 8 月份盖的，时间还不长。

琼:都是石棉瓦房?

安:全部都是石棉瓦盖的。

琼:石棉瓦是你家自己买的,还是国家救济给的?

安:大多数是国家给的,少部分是我们自己买的。

琼:国家这种帮助你们,你们高兴吗?

安:高兴呢!就是我们自苦自吃还不够吃,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琼:你想不想发展起来?你想从哪方面发展呢?

安:我平常想,就是想从种植、养殖这两个方面来发展。可是,种植方面刚才还说过,就是田不好,山地又不容易管。养殖方面嘛,又很难,养鸡、养猪都爱病死。别的方面我们又找不到发展处。

琼:猪、鸡爱病的原因你知道吗?

安:是什么原因我都晓得了,鸡我们倒是不关养,病起来倒不奇怪。就是猪,放着养还是病,关着养也会病,我们都没办法了,到底要怎样养才不会病都晓得了。

琼:猪、鸡病的时候,你们不喂什么药?

安:鸡病时候吃的药,我们没有买着过。猪病起来嘛,我们就赶快想办法来医的,要么去叫兽医人员来打针,要么找草药,但都无效,还是照样病死。

琼:牛不病吗?

安:牛倒是很不病。

琼:牛很不病,就是猪、鸡经常病?

安:是的,就是这个“病”不给(即影响、阻碍)我们发展。

琼:那么人不病吗?

安:人倒是很没有得什么大病,只是一年会有几天的感冒病。

琼:一般小娃娃病的时候,你们领他们到什么地方去看呢?

安:我们这里,赤脚医生倒是有一个了,就是药物方面很不齐全。一个是医生看病的技术还是差一些,有些时候你有钱,你都买

不得好药吃；有的人病重时候，都是由亲朋好友送到乡医院住院医治的，赤脚医生是无法医治的。所以，我们乡下人看病困难还是很大的。

琼：寨子人爱得一些什么病？

安：我们才晓得是发高烧，但属于什么病我们还是晓得不得。

琼：你们病的时候，除了吃西药外，还吃草药吗？寨子里有没有会做草药的人呢？

安：病时候嘛就是吃西药了。寨子里没有会做草药的人。

琼：你今年有几岁了？

安：我今年满35岁了。

琼：你有几个小娃？

安：我有3个小娃。

琼：你生小娃时候是什么人来接生的？

安：我在家生的，是我丈夫接生的。

琼：你没有叫别人来接生吗？

安：原来寨子有一个接生婆，她已经病死了，没有人接生了。

琼：小娃生下来以后，你们用什么东西割断小娃脐带的？

安：我们是用竹片来割断的。

琼：你们不消毒吗？

安：不消毒，要消毒的东西没有嘛。

琼：小娃还是没有什么吗？

安：没有什么，小娃还是好好的。

琼：你生小娃时候，你丈夫可杀鸡给你吃？

安：还是杀给吃的。

琼：生一个小娃大概吃几只鸡？

安：生一个小娃最多杀吃6只鸡。

琼：鸡蛋还是得吃吗？

安：鸡蛋还是得吃的，只不过是不得吃多多的。

琼：小娃都长那么大了，他们不读书吗？

安：3个都给他们读，老大已经读六年级毕业了，没有考上初中；老二、老三现在还在学校读，以后能不能考取初中还不晓得。

琼：家里没有什么困难吗？

安：要说不困难吗，还是困难呢。小娃现在读书不像以前那样得免费，现在每样都交费（书费、学杂费），小娃读五六年级是到乡中心完小读的，直到初中毕业，我们家长都供他们吃的大米。国家只给每月七八元的助学金，这点补助又由学校统一掌握给学生们做小菜钱用。小娃读书，家里还要大力负担，所以困难还是很大的。但是只要小娃想读，安心的读书，我们大人还是省吃俭用，尽量想办法供给读。

琼：几年来，你家在生活上有什么改变吗？

安：改变是改变了一点，现在肉食方面是多了，我们每街还是买吃一两斤，就是要想办法找钱，钱找不得嘛，还是不得买肉吃。

琼：你觉得哪方面变化大一些？

安：我觉得吃的、穿的方面都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还有文化水平都比以前有所提高了。听老人讲，以前的人都是过着人剥削人的社会（即生活），我们女人没有说话的权利，特别是男人商量事情的地方，女人根本没有权利在场，而且路过着男人开会的地方，女人必须要绕路走开，不然，男人商量的事情不成功吗，他们会怪女人的。说是女人来过，他们的事情才不成功的。现在嘛，男女都一样了，市场上、街道上，到处都是女人做生意。

琼：你和你丈夫两个，家务事谁做得更多？

安：我两个基本上做得一样多。

琼：你们俩都做得一样多？

安：是的。因为有些事情，男人会做的我们女人不会做，我们女人会做的，男人又不会做。我俩都是各做自己能做的事。所以，我想我俩还算是比较会安排的，不管是山上的农活还是家中的家

务事。

琼：那你们在烧柴方面有什么看法？

安：现在烧柴比以前困难一些了，这几年公路通了，车、拖拉机又多，外边的人都来买柴，我们寨子有的人又不顾森林好坏，一看见外边的人来买就乱砍。有些人家一年当中要砍卖三四瓣柴，所以森林就逐步砍光了。我们烧的柴就只能到远的地方去捡。

琼：你们吃的自来水是哪年接来的？

安：好像是 1994 年接来。我们现在吃水是比原来方便多了。这两天天气干水小一些，一方面可能是水管小一些，水来得小，寨子又大，所以还是很不够用。

琼：没有自来水的时候，你们到哪里背水呢？

安：到山外去背吃的。没有自来水时，吃水太苦我们女人了，吃水要到寨子下面去背，回来时要爬一个大坡，特别是下雨天，把我们苦饱了。

琼：你家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安：多半是卖茶叶得的，卖鸡、卖粮得一些，做一点半点小生意得一些。

琼：你不养猪卖吗？

安：猪嘛，才是去年养得卖 1 头，今年养的那头如果不死，到栽秧时候我要准备杀卖。可是死了，我的计划落空了，现在又买来 1 只小猪养。养得吃，养不得吃还晓不得。

琼：一般过年过节时候，你们不杀猪吃吗？

安：不杀吃，猪养胖了，我们舍不得杀吃，就想卖成钱用。

琼：你们家一年能找得多少钱？

安：一年好像才是找得六七百元左右。比其他地方的收入太低了。

琼：六七百元钱能买得些什么东西？你们够用吗？

安：我们才是买着盐巴、锄头、衣服裤子，这些都是我们不会做

的,只能花钱,我们能做的,一般都是自己做,不再去花钱了。

琼:那么你家粮食一年收得多少?

安:单单谷子收得 16 犁,其他杂粮收得一些。

琼:一年当中你们够吃吗?

安:还是够吃的,这两年我家粮食方面倒是很不缺了,就是钱还差一些,不够用。

琼:你们不吃杂粮吗?

安:杂粮是很不吃了。

琼:现在公路已经通了,你家不准备买车、买拖拉机吗?

安:我家一下子不会买得起,即使买得起,开的人还没有,我丈夫没有读过书,他不会学得会的。一个是我现在还供小娃读书,这两年的消费大部分是花在小娃头上,以后小娃长大再说吧,如果小娃听话,不调皮嘛,有钱就买给他们开了。

琼:公路已经通到寨子,你高兴吗?

安:太高兴了,我们要用的东西,要吃的东西车天天都拉到家门口,只要我们有钱,随时都可以买着,不消到很远的地方去背了,谁不高兴呢?以前,我妈他们那代,他们吃的盐都是到上允(地名,距此 110 公里)去背的,太苦着她们了。感谢我们上级的领导人了,感谢共产党了。他们领导我们走正确的路,我们才有好日子过。

琼: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吗?

安:我才知道“江泽民”的名字,就是他接班“邓小平”了,其他的我很晓不得。

琼:我们县的领导人是哪个,你知道吗?

安:县领导,我就晓不得了。

琼:我们乡是哪个领导的呢?

安:我们乡倒是知道,乡长就是鲍岩戛了。

琼:这些人领导我们做些什么,你知道吗?

安：是他们叫我们种好粮食，多抓一些钱，过好日子，反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

琼：你家这幢房子，你觉得盖得好了吗？

安：还盖得不好，上面倒是盖石棉瓦了，但是墙太差了。

琼：你准备怎么盖才觉得好呢？

安：我准备积攒一些钱，买砖来做墙，这种才算好，一个是不浪费木材。

琼：你说盖砖瓦房是减少木材是不是？

安：嗯！如果每家都盖起瓦房，木材就很少浪费了。你看那些山，大树都不见了，都是才长起的小树，如果再不想办法盖瓦房住，以后连盖草房都成问题啰！

琼：你们寨子有没有专门管森林的人呢？

安：原来选着几个人出来管，我们管理费都交过了，就是他不去好好管看，别人去砍他们都晓得嘛。

琼：你这一生最高兴是什么事？

安：我最高兴的是我们已经实行了承包制度，田地已承包到各户，现在的政策是只要我们不懒，认真去苦，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以前办合作社时，我们一年四季都去苦，都年年饿饭。

琼：你原来没有读书吗？

安：原来读到六年级了，就是要上初中的那个学期我病了3个多月，所以我就没参加考初中了。

琼：你今天讲的这些，如果我拿去放给上面的人听你同意吗？

安：你可以拿去放给他们听得，才是有些地方我谈的不好，怕他们笑我。

魏：不要紧的，他们不会笑你的。

现在的女人幸福多啦

被访人：鲍俄怪，女，72岁，佤族，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5月4日。

访谈地点：云南省澜沧县雪林乡雪林村公所大寨二社鲍俄怪家里。

访谈人：魏琼美，女，佤族，雪林乡妇女主任。

魏琼美（简称琼）：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鲍俄怪（简称鲍）：我是哪年出生的，我妈妈没有说下给我，我就晓得我有多大岁数了，后来他们帮我推算，说是已70岁了，到现在已有两年了，今年应该有72岁了。

琼：主要是想问问你们年青时候，男女是怎么恋爱的？

鲍：你问这些事，回想起我的生活经过（即经历），觉得我太可怜了。男女恋爱本来是正常的事，我又没有好好谈过恋爱嘛。要说我没谈过恋爱，但我都已嫁过两回了，现在的丈夫已是第二个丈夫了。

琼：那你第一个丈夫到哪里去了？

鲍：大概16岁那年有两个男人来问我，但我没有答应他两个。第二年，我第一个丈夫又来问，他是左都人，后来我就嫁给他了，我们一起生活才两年多一点，他就病死了。他死后我又回来跟我妈他们在，才嫁给现在的这个丈夫。他很不上山去劳动，一开始我还是有点生气，后来我就听我妈妈说，他是独儿子，他们家就很不想管他，他想做就做，不想做就随他了。我晓得以后，还是不管他

了。白天上山劳动，我跟他妈他们一起，想起来我成了他妈他们的女儿，而根本不像有丈夫的女人。当时我思想还是有些动摇，但又不敢提出离婚。我们佤族一般不容易离婚，女人一提出离婚你就得遭难了，除非是你故意跟其他男人出事，或者故意跟其他男人一起出走，他们才给你解决，不然，女人不消想得到什么好结果。所以，我看他家人怎么做，我只能跟他们一样，我从来没叫过他跟我一起到山上去做活路。

琼：他大概不跟你一起做活吗？

鲍：做是做，就是很少去做。他妈死后，他才慢慢地去帮做。我家地边的草深了，都是我用镰刀乱砍丢的，本来是男人做的事，他都不去做。我心想，如果他再不跟我一起劳动，我怎么跟他过下去呢？其实才是心里想，嘴不敢说出来。到我们雪林解放那年，他就病死了。

琼：那么你们粮食够吃吗？

鲍：我不到他家的时候，我晓得，我来了以后，从来都不够吃，特别是我家房子着火（即被烧）以后，更困难了。又有两个小娃，没有人帮领，他又不好好帮我做，那年饿饭差不多饿死了。

琼：那你生小娃的时候吃些什么？

鲍：我生我家大姑娘的时候，那天我还到山上去劳动，疼了两回，下午我回家来后就生下我家大姑娘。

琼：你丈夫不杀鸡给你吃吗？

鲍：不杀，我跟他生 4 个小娃，我 1 只鸡都没有吃过。

琼：那你休息几天？

鲍：最多才得休息 10 多天，就出工了。

琼：你才休息 10 多天，那你上山做活不觉得身子疼吗？

鲍：疼呢，有些时候血都没有流干，我还是去出工了。虽然到山上去做活，很不力气，1 个月以后我才觉得有一些力气。我还记得生我家儿子时候最难生，有三天两夜才生出来。

琼:那你没有叫医生来看吗?

鲍:那个时候还没有医生,都是寨子里的接生婆来守我3天,接生婆看我还是生不出来,就叫我丈夫弄一只白公鸡来做(即驱)鬼。鬼是做了,但小娃还是生不出来。最后我丈夫可能有些急起来了,不知道他去跟谁拿来草药做给我吃,第三天的晚上我家儿子才在门槛边生出来。那回我差不多死了。

琼:女人生小娃时候,男人主要做些什么事?

鲍:五六天之间他倒是煮饭给我吃,就是不找肉来给我吃。

魏:你生那么多的小娃,鸡、蛋都不得吃,身体还是结实嘛。

鲍:你说我的身体好,可能是我的骨头已练硬了,不然我就活不到今天。我的丈夫已经去世10多年了,应该是他还活到今天,他倒反在我前走10多年了,难道真是上帝安排的吗(老人笑了)?

琼:你看现代人过的生活怎么样?

鲍:现在的女人,从她们谈恋爱到结婚,直到她们生小娃,比我们过去的女人幸福多啦。比如我家儿媳妇,她才生3个小娃,她生老大时,我还是叫她休息1个月,鸡我们杀给她吃,蛋也做给她吃。

琼:你们以前的人病的时候,主要吃些什么药?

鲍:我们都是吃草药的,但会做(即懂)草药的人都是男人,不是女人,包括现在我还没有听说我们这地方的女人会做草药,其他地方就晓不得了。我记得以前我病重过两回,都是全身发抖(指疟疾),现在的人很不见她们得那种病,你看,现在的人生活条件那么好,包括医疗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多了,如果他再缺粮、缺钱,本是(即就是)他们懒得苦吃了。

琼:现在的耕作跟以前的耕作有什么不同?

鲍:以前的人种田种地最吃力了,特别是才开挖新地的时候,树又大,草又深,我们挖地的锄头又不像现在的锄头一样,比现在的锄头更厚更窄,我们女人挖地时很抬不动。所以,挖地很吃力,现在的人用的锄头太好挖了,锄头又宽又轻巧,男人女人都用得

来,现在种的田地都是好几代人种过的,田土已经好挖好种了,田栽好,地谷撒好,人也不必用手薅草,都是用农药打的。谷种长不好,还可装化肥,粮食产量就更高了,现在的人做农活省力多了。他们种地不消砍大树,不消砍什么草,你不见,每一座山头都光光的。

琼:山头光光的是什么原因?

鲍:就是人太多了,森林又管不好,人多烧的柴就多,树又不是一年就长得大的。(现在)连茅草都不会长出来了,别说下一代人得什么茅草盖房子,这代人都不得割了,才是有的家在自己家地边养留着点,不然他们根本不见毛草的样子了。如果不是国家制造石棉瓦,我们老百姓要拿什么盖房子在。他们再不管好森林,再过几年,人们就不会得烧柴了,现在连放牛的场地都快不有了。我都说给老郭听了(指乡人大主席),叫他安排好管森林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同其他地方一样,其他地方的水、土是热的,粮食一年可以收得两次,我们地方的水、土是冷的,一年才收一次粮食。再不管好森林,不管好山水,以后老百姓连种一道粮食也可能有问题。我都叫我儿子在田边、地边要自己养树,才开始养大几棵,就被别人偷砍了,根本没有办法养大。(土地)面积是越来越少,搞承包那年划给的面积挖南畔公路就挖丢一半,现在要扩宽一点面积扩处都没有,还占着我才有1个孙子,如果再多一两个孙子,他们怎么够分面积种呢。

琼:现在国家提倡计划生育,你赞成吗?

鲍:赞成呢!如果再不搞这个计划生育,以后人要怎么过,如果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提倡计划生育嘛该多好啊!我想想那个时候,女人本是拿自己的生命跟死神来赌,太可怕了!现在的人才生一两个小娃就不生了,她们又吃得好、穿得好,娃娃长大了,她根本不像什么娃娃娘,好好打扮起来吗还像个小姑娘一样。你看,我家这个儿媳妇,她已经是个3个娃娃的妈妈了,看上去还像个姑娘一样。她生老大的时候家里穷一点,吃不到多少鸡,到生老二、老

三时候嘛，还是吃多一些，鸡蛋吗，还没生之前她就自己准备好的，鸡还是杀给她吃了五六只。只不过不得像你们工作人员一样得吃得二三十只鸡，但比起我们老辈的算是吃得多了。

琼：现在鸡为什么经常病，你知道原因吗？

鲍：就是做生意的人太多了，人家为了赚一点钱，鸡病不病他们都不管，拿到市场上卖，病菌就容易传到别处了。从去年到今年，我家都没有养过大，养到要可以卖的时候，又是开始病了，我们以前养的鸡很不病嘛，才有次把眼睛疼，我们就拿大葱擦给它就擦好了。现在的鸡病，就是拉肚子拉白痢，有些甚至是膀子翻过来，食都不会捡吃的，最奇怪了。猪还是经常病，狗也经常病。

琼：猪、鸡病起来的时候你们不叫兽医人员来看吗？

鲍：叫来看呢嘛！有些猪救得快一些还救得活，有些救得慢还是病死了。就是鸡，没有办法救了，鸡一病，任何人都无法，包括兽医人员也无法。

琼：现代的人穿戴方面跟你们过去的人有什么不同？

鲍：现在的人穿衣服、裤子又不像我们过去的人一样苦嘛。我们以前一套衣服、裤子要费好长时间才做得起穿，有些不成（即不能干）一些的女人，一年到头都做不起一件，说起来真是好笑了。现在的女人，成不成都一样了。只要有钱，什么时候都买得着穿，她们穿衣服、裤子倒不小气了。以前的人用的钱，大部分都是做大烟（指鸦片）生意，其他生意很不做，因为我们很不买东西，钱还是很不费。以前的人很不吃肉，除了猪、牛病死，或者脚手断了整吃外，一般情况不吃肉，不像现在一样乱杀卖。现在听我儿子们说，一斤肉就到七八元钱了，一把锄头就到十七元多了。以前盐巴一斤才是五分，现在一斤就到七八角了。已经增加了了好几倍的价钱了。是倒是现在找钱处多起来了。像我家儿媳妇，还是经常织包包卖，一年还是卖得两三百元钱。我儿子又经常帮人家盖房子，一年的收入还是得好几百元钱呢！就是有来有去找来得多，用出

去也多。

琼：你还是觉得现在比以前好，是不是？

鲍：好呢！只是我现在老了，不会活得长了。我是快要死的人了，但我就是还想着山水这个事，我家的田都是干水田。现在森林都砍光了，水越来越小，以后我儿子们要怎么种那些水田得吃，我就是担心后代人将怎样生活。

琼：你们现在吃、穿已经不困难了，你高兴吗？

鲍：现在太高兴了，政府没有安自来水时，吃水最困难了。那个时候，鸡叫二遍我们就起床去背水，你不去早一点吗，你根本不得吃清水。现在我家门前的自来水天天都流淌着，太方便了，下雨天或晚上我都不急，因为水随时有，我不必操心吃水了。我经常骂一些姑娘，她们用水不注意关好开关，经常放水，我一看见水淌流着，最心疼了，所以我经常骂那些年青人。有些年青人还说：“怕什么，水又不付钱嘛。”我听他们这种说，心里很难过，也许他们不像我们以前那样，还没尝过背水吃的苦头，他们才不晓得可惜。你看，即使我不说不骂，他们都应晓得，正因为水缺，我们用的小水电得不到正常的使用，这两天电都发不起，如果电灯亮了，他们年青人应该比我更高兴。我晓得了，现在的青年人是怎么想的。

琼：如果我把你所讲的拿去放给外边人听，你同意吗？

鲍：你放给他们听，怕我说得不合吗，人家会来批判我吧？

琼：不会的，请放心。

鲍：那就好了，你放给他们听的时候，如果姑娘能听到那就更好了。

我难生才去叫医生

被访人：魏哎改，女，36岁，佤族，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4日下午。

访谈地点：澜沧县雪林乡雪林村公所大寨六社
魏哎改家里。

访谈人：魏琼美，女，佤族，雪林乡妇女主任。

4月24日下午2点半我来到了魏哎改家。目的是向她了解生产、生育、环境等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就此开始了交谈。

琼：现在你家有几个人？

哎：有7个人。

琼：你家有多少水田？

哎：才有4亩，山地有两亩，产量很不高。

琼：总的大概收得多少粮食？

哎：大概收得十六七亢吧，今年减了一些。

琼：够不够吃？

哎：如果掺一些杂粮，还是够吃的。如果不吃杂粮，可能有些不够吃，主要是小娃正在长大，吃饭厉害。

琼：用钱方面困难不困难？

哎：找还是算找得一些，但还是用得完的。小娃还读书，用钱最费了，找得来的还不是用完拉，牛还要买。

琼：你家养着几头牛？

哎：黄牛有两头，水牛有1头。黄牛原来有4头，已病死1头，被人家偷卖1头。去年是我家损失最大的一年，猪还死了1头，我家怎么不穷呢？

琼：你家牛被偷的时候，你们没有到派出所报吗？

哎：去报了，派出所的人去帮查还是查不着，就白白地丢失了。

琼：你家现在还养着几头猪？

哎：这两天才养1头。今年当中我家养的猪病死4头，最奇怪了，猪、狗、鸡经常病死，是什么原因晓不得。

琼：猪病的时候，你们没有叫兽医站的人打针吗？

哎：（他们）来看，针也打了，但还是死。我老婆婆死以后，我家就很养不顺了。

琼：过年时候得不得杀猪？

哎：别说杀吃，连养都没养胖就病死了，如果不死，我们可能杀吃1头。

琼：鸡养着几只呢？

哎：鸡还不是才剩1只，前两天才死3只大母鸡。还有小鸡七八只。说给你了，今年我家太亏伤了。

琼：你们的钱是哪个管呢？

哎：各管各的钱。

琼：平常的家庭生活是哪个管的？

哎：多半是我丈夫管的。

琼：家务事哪个做得更多？

哎：他在家时候他还是做的，我在时又是我做，不过他很不出早工，出早工多半是我出的。因我很不在家，他不得不做，这回要开始忙了，地谷还要薅，田还要栽秧。

琼：你家水田一点都还没有栽吗？

哎：没有栽，谷秧都要老了，就是没有水，我们就不得栽（指无法栽）。

琼：你丈夫在家的时候，他多半做些什么活呢？

哎：煮饭、喂猪，他还经常帮做。他不帮做，我一个人还是忙不过来。

琼：你俩还是很勤劳、很和睦，是不是？

哎：哈哈，主要是我会说他，他又能理解我的意思。有时我说给他（即我对他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吃，大家吃，大家都应该苦、应该做嘛。我家录音机、电视机都买了，就是电不行，很不得看电视。你看，如果我们不苦拿什么钱买这些东西呢。

琼：你认为你家的生活达到什么水平了？

哎：我不知道达到什么水平，我只是想，我们生活在农村，凡是农村人能种出的东西，我们尽量做到不上街买，如粮、菜、作料等等，我们不能做的才去买，如盐、衣、裤、锄头等。尽量少花费一些钱，再买些肉吃。如果我们养的猪、鸡不经常死，都不应该去买。比如过年时买了 50 多元。撒地谷时有伴又不得不去买了 50 多元，现在我们这地方肉价又太高，一市斤七八元。

琼：你生小娃时，是医生来接生的吗？

哎：我生这 4 个小娃，生老四时才是医生来接生的，因为我难得生，他们才去叫医生，医生刚来到，我又生出来了。其他那 3 个是寨子的接生婆接生的。

琼：小娃生下来后，你们用什么来割小娃脐带的呢？

哎：前头生那 3 个都用竹片来割的。老四，他们用什么剪刀我就晓不得了。

琼：你生小娃时杀吃了几只鸡？

哎：才得杀吃两三个，有肉时候还是买肉吃。

琼：鸡蛋一般大概得吃几个呢？

哎：鸡蛋我都记不得了，得吃时候还是吃，没有时就不吃了。

琼：你怀你家这些小娃时候，你可到医院检查过？

哎：我从来不检查。

琼:那你生小娃时候,一般得休息几天?

哎:农忙时候才得休息 20 多天,但我生我家老四时得休息 1 个多月。

琼:你生你家小娃时候可缺粮?

哎:我生小娃时候都不是缺粮时候,虽然不得吃多多的肉,大米饭还是吃得饱饱的。

琼:生了 4 个小娃后,你还很不病吗?

哎:原来我很不病,现在生一些小病了,不过没什么大病。

琼:以前的人生小孩时,她们一般休息几天,你知道吗?

哎:听她们说,身体好的人才休息七八天就出工了,以前的人休息的时间还更短。

琼:你丈夫喜欢儿子,还是喜欢姑娘呢?

哎:他全都喜欢,因为我生小娃是互相交换着生的,现在都是一样两个,他都比较喜欢他们。

琼:实行计划生育你觉得好不好?

哎:计划生育当然好了,你不见,我家的面积太少了,不做计划生育,以后小娃长大了要分家,田地太少不够分,不够苦吃怎么办?所以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很好,如果不执行这个政策,我们苦死累活也吃不饱、穿不好。现物价那么贵,买一套衣服裤子都要几十元,甚至百元以上,像我家大姑娘都是自己找钱买穿的,我们都不买给她了。

琼:你们为什么不给她读书呢?

哎:原来给她读过,就是她自己不想读,包括我家大儿子,他还不是才读到四年级就不读了。我们大人叫他读,他就是不给你读,我们大人都没办法了。现在才是小的那两个还在读着。

琼:他们为什么不想读,说给你们听吗?

哎:他俩说读不会,才不读的。大儿子的书费、杂费我们都给学校了,叫他读,他就是不读,我们都没办法了。这两天他两个都

开始学做生意了。

琼:你俩结婚是哪个作主的?

哎:谈恋爱时候是我两个自由谈的,结婚是男人先提出来的,结婚时要用的东西都是男人定好以后才结婚的。

琼:你们结婚后骂过架吗?

哎:我和我丈夫很没有骂过。才是有时对方做不合的时候,互相说一说。

琼:你两个结婚,你丈夫给你妈他们彩礼费多少?

哎:才给 30 元钱。

琼:是什么人规定出来的,你知道吗?

哎:是以前(寨子)的老人定过的,现在都还没有人更改,还是老规矩了。

琼:你出嫁时候,你妈妈给你些什么东西?

哎:我家很穷,我妈没给我多少东西,我俩用的被子都是我嫁过来后才买的。

琼:粮食不给你拿一些吗?

哎:给我拿 1 斤谷子,其他的没有给。

琼:一般两口子离婚时候,是男的先提出还是女的先提出的。

哎:我晓得其他家,因我们家不提出离婚。(离婚的人家)好像是男人先提出的。

琼:女人很不先提出是吗?

哎:嗯,女人很不先提出来。

琼:那现代的人结婚的彩礼有什么改变?

哎:彩礼还没有改变,但请客方面是改变一些了。另外,以前的人串门子时候,小姑娘专门给男青年梳头,现在她们都不梳头了,才是在晚上逛公路。

琼:小姑娘给小伙子梳头,小伙子给姑娘一些什么东西?

哎:给是给,如果哪个男人准备要(娶)哪个姑娘,他才给那个

姑娘；他不准备要那个姑娘，他才是来梳头、吹牛玩一下就走了。

琼：种植方面现在还是没有改变吗？

哎：才是种杂交包谷有改变，其他老品种还是原来一样种。

琼：你家种杂交包谷吗？

哎：去年种过，可能是肥料不足，包谷不好，今年就没有种了。

琼：你不买化肥来追吗？

哎：肥料还是装的，可能是肥料数量不够，包谷才长得不好了。

琼：你们种的作物哪一种更卖得钱呢？

哎：我家平常种得卖的是蔬菜、瓜类、茶叶，还有粮食。粮食增产那年，我们还是卖得好些钱。如果不增产，就不敢卖了。

琼：你这辈子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

哎：我最高兴的就是田地面积承包到户，我们苦得多少都属于我们自己的，没有人跟我们争，没有人来跟我们抢，我们受灾难国家还来帮助。如果又回到合作社的那个年代我最不高兴。那种政策，人们苦饱吃不饱。现在看来，才怕将来在烧柴方面会有些问题。

琼：那你觉得森林管理得怎么样？

哎：我觉得森林管理方面差一些。现在森林山都分到户了，我们的我们到想管好，就是别人会去偷砍，抓都抓不着。连水库周围都有人去偷砍，都没有人敢说，前两年才开始管时候还好一些。这两年大家都忙做生意，管森林的人都不安心管了。如果水库头的那片森林砍光了，水库的水从哪里来呢？我们育秧、栽种都是靠水库的水。我最担心的是森林管理这方面。

琼：那你最不高兴的是什么？

哎：我最不高兴的是鸡、猪爱病，养了不得吃和卖。我们家还缺好几样用具，如果猪、鸡不病，我们还可以卖得一些钱。

琼：你认为需不需要加强医药方面的治疗工作？

哎：如果有猪、鸡、狗吃了以后不会病死的药，不管有多贵，我都要买来喂，就是没有这样的药。一个是兽医人员很不过问，等到

猪、鸡病了，我们去叫，他们才来看。防疫方面的工作他们应该加强一些，不然，我们老百姓损失太大了。

琼：你们寨子有没有女草医？

哎：没有，女人很不学做，才是男人有一两个。

琼：你以前读过书吗？

哎：没有读过。

琼：你自己不想读还是大人不给读？

哎：是我爸爸他们不给读的。

琼：你觉得读书好还是不读书好呢？

哎：读书当然更好啦，你不见，我不有文化知识，做生意时帐都不会算。因此我就叫我的小娃去读，但大的两个还不想坚持读，以后他们会后悔的。

琼：你今天所谈的这些话，我拿放给他们听，你同意吗？

哎：我不会谈其他更好的，怕别人会笑话我吧！

魏：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担心猪养肥了再病

被访人：鲍美英，女，32岁，佤族，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3日。

访谈地点：澜沧县雪林乡南畔村波哨二社鲍美英家里。

访谈人：魏琼美，女，佤族，雪林乡妇联干部。

鲍美英的丈夫在茶厂工作，她一个人扛起了家中重担。她勤劳能干，生产、生活都安排得不错，我决定采访她。听说鲍美英还在坐月子，可我来到她家时，她正在村中公用自来水龙头旁用冷水洗头，我不禁吃一惊。她说孩子刚满月，她还没有上山劳动。她很健谈，对生育、兽医、环境保护及农村发展、男女观念等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魏琼美（简称琼）：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鲍美英（简称鲍）：已有32岁了。

琼：你这娃是老大吗？

鲍：不是，是老二姑娘了。

琼：农村得生两胎，是不是？

鲍：嗯，还得生2胎，但要间隔4年才准生第二胎。

琼：那你家老大是儿子还是姑娘？

鲍：姑娘，两个都是姑娘。

琼：刚才听你说已经满月，是不是？

鲍：嗯，满月了。

琼：你刚满月就忙用冷水洗头？

鲍：已经满月了，才敢用冷水洗了。

琼：那你家大姑娘有几岁了。

鲍：已经有8岁了。

琼：你生你家大姑娘的时候休息多长时间？

鲍：我生她时，才休息半个月就得了一场大病，我休息了两个
月后，身体都还没有恢复。

琼：可能是你休息不好才病的，你认为是这样吗？

鲍：我还是算休息啦，我晓得怎么会得了这场大病。我们农
村有时农活太忙，家里的家务不得不做。我虽然不上山做重活，但
还是在家做轻活呢。我生这两个小娃以后，身体弱了好多了。怕
是生小娃以后注意不好，还是接生时注意不好，我都晓得不得了。

琼：那你生小娃时候是什么人来接生的？

鲍：是寨子里的人来接生的。

琼：她们是怎么接生的，像医生接生一样吗？

鲍：老百姓接生的肯定不像医生接生的一样，接生婆最多还不
是等小娃生下来以后才捡小娃。

琼：你生小娃的时候，是在床上生还是在地上生？

鲍：我生这个老二时候，本来是准备在床上生，她们已经整理
好了，到我疼起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走下床，走到门槛时小娃就
生下来了，所以，我就在门槛旁边生我家老二。

琼：接生人用什么东西剪小娃的肚脐呢？

鲍：我家是用剪刀剪的。

琼：要剪之前消过毒吗？

鲍：才是用水洗过，没有用酒精消毒。

琼：小娃肚脐不发炎吗？

鲍：不发炎，还是好好的。农村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生的了，过

去的人说她们是用竹篾割断的,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用剪刀剪断的,除非是老难生,他们才抬到乡医院由医生接生。

琼:那么生活方面,你们有什么改变吗?

鲍:生活方面改变一点了。听说过去的妇女生小娃时,别说要得杀鸡,连其他肉都不得吃,鸡更不给吃,特别是白母鸡、黑母鸡下的蛋更是不给吃,说是产妇吃了这两种蛋会得病。我们现在的人,除了母猪肉以外,什么肉都可以吃,像生老二时,我吃了10多只鸡,不管什么白毛鸡、黑毛鸡、蛋等我都吃过,我的小娃还不是好好的。本是过去的人太迷信多了。

琼:你家现在有几个人?

鲍:有4个人,小娃他爸爸在茶厂工作,我们三母女在家。

琼:那你生小娃时候,若你丈夫不在家,谁杀鸡给你吃呢?

鲍:他请假1个星期回来,那段时间都是他杀鸡、煮饭给我吃的。后来厂领导带话来说是厂上要加工茶叶,他的假满他就回厂了,后来是我妹妹来煮给我吃的,到我满20多天以后是我自己煮吃的。

琼:你好像还是很不病,是吗?

鲍:生老二以后倒是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头疼、感冒经常有些。

琼:那你不去找医生拿药吃吗?

鲍:不去找,医生在得太远了。

琼:你们这个寨子没有赤脚医生吗?

鲍:赤脚医生有1个,猪、牛、鸡医生有1个,主要是他们不负责任。那个山村医生,人家病的时候,叫他去看他不想去看,就看他想去哪家,他想去的那家,人一叫他就去,他不想去的那家,叫了几回他都推这推那的。一个是他离我们又远一些(指寨与寨之间还距一段路程)。现在人家知道他偏心,病都不想去叫他来看了。

琼:你们这个寨子不另外选一个吗?

鲍:我们开会时提过好几回,我们妇女都提出找一个妇女来当

这个山村医生,反正初中毕业生还是有好几个的。就是男的不同意,说是女人结了婚以后不方便,晚上一个人不敢串寨子,直到现在还没有选出来。

琼:他们男人不想要女人来当,你有什么想法?

鲍:一句话,就是他们太看不起我们女人,当时我都说给他们了,男女都可以做,只要有文化。

魏:哦,重男轻女的思想还严重。

鲍:是了,就是我们这个寨子更突出,说什么女人不能胜任,女人不能丢下家里的事等,他们这种说法好像这个世界才属于他们男人的一样。我们寨安自来水管时,他们只安排男人,没男人的家还叫人家出钱,说是女人抬不动,他们太小看我们女人了。

琼:自来水你们吃了多长时间了?

鲍:吃了三四年了,我有点记不清了。

琼:是什么人来帮你们接的?

鲍:好像是水电局的人来接一样。

琼:你知不知道是谁来扶持你们用自来水的?

鲍:是乐施会来扶持的,他们还扶持养猪和(种植)杂交包谷这两个项目。

琼:养猪项目你没有参加吗?

鲍:寨子人没有分给我,他们叫我等第二批,直到现在我还一样没听说。

琼:种杂交包谷项目你还是不参加吗?

鲍:杂交包谷倒是种了,就是费一些肥料。

琼:那么肥料是从哪里买来的?

鲍:还是乐施会扶持的。

琼:除了乐施会扶持的以外,你们自己不再买一些吗?

鲍:我们不买化肥了,都是用农家肥。

琼:种杂交包谷以来,你觉得产量增还是减呢?

鲍：杂交包谷产量更高。现在杂交包谷救了好多人的命，有些人在四五月份就开始缺粮，如果他们这两天赶紧种，到七八月份就可以吃了。

琼：现在每家都种吗？

鲍：每家种一点，就是面积不多，有些家还是种 1 亩的面积。

琼：那么乐施会来扶持你们，你有什么想法？

鲍：我们寨子人都感谢乐施会的人，如果没有乐施会组织的扶持，吃粮方面不说，关键是水，以前没有自来水时，我们都很累，天黑了，还要到好远的地方背水，男人又很不帮我们女人背，早晚都得女人去背。现在有了自来水，真是太好了，你想什么时候吃（即用）就可以一下子拿（即弄）到，以前不见背水的男人，现在都会去帮抬水了。真是太感谢乐施会的人了。

琼：那么科技这方面你觉得怎样？

鲍：科学种田我觉得差，因大家都没有培训过，才是科技员一两个培训过。像我们女人，他们（指男人）很不分给我们参加培训。

琼：你们寨子有女草医吗？

鲍：没有。

琼：她们为什么不学呢？

鲍：因为过去什么都是男人做主的，女人也好像有这种依赖性，自己也不想学做，所以女草医就没有啦。

琼：你家是你丈夫掌钱还是你掌钱？

鲍：因为他很不在家，我俩都各掌各的钱。

琼：家务也都是你做的，是不是？

鲍：嗯，小娃要领，家务还要做，有时把我忙得头昏眼花。

琼：你丈夫不在，农活也是你一个人做的吗？

鲍：农活最忙的季节是栽秧一次，还有打谷子一次，这两个季节我多半是请工的。

琼：这儿挂的包包好像不是佤族包包，是你织的吗？

鲍:是我织的,我没织出佤族包包的那种花纹。

琼:那你是跟谁学织这种花纹的呢?

鲍:我看不见有一个人背着这种包,我仔细一看觉得这种花纹好看,所以我就买线来自己织,有些地方的花纹还织得很不像。

魏:你会织,你应该多织出来拿去卖嘛。

鲍:原来我还是这样想,但我看大多数还是会织的,怕织出来没有人要。

琼:这堆柴是你自己背的吗?

鲍:是的,都是我自己背的。丈夫不在家,小娃又还小,什么事情都由我来做,我都觉得我活得太累了。

琼:那你够烧一年吗?

鲍:可能不够烧一点,主要是煮猪食太费柴了,煮一大铁锅芭蕉,一背柴都差不多烧完了,我可能还得买一两抱(用平展开的双手的长度来量,一次就是一抱)。

琼:你们还没有用科学养猪这个技术吗?

鲍:原来乐施会来扶持养猪时,他们还是宣传过了,就是本地猪已经习惯吃熟的,你喂生芭蕉它又吃不习惯。今年我就开始喂生芭蕉了,一开始猪还是不吃,我还是不管它,到它饿不赢(即饿得不行)了还是慢慢地吃,现在会吃起来了。

琼:你们光是喂芭蕉吗?

鲍:不是,拌饲料喂的。现在才是用开水掸(用开水烫一烫之意)饲料,你先把芭蕉切好再舂细,就把掸好的饲料拌拢才喂。

琼:这些技术是谁教给你的?

鲍:是乐施会的人教给的。现在主要是医疗方面还跟不上,担心猪养肥了再病。

琼:兽医人员不来打针吗?

鲍:他们来是来,猪不病他们还是不打,我想,他们应该经常打预防针,等猪病才来打针,有些还是救不活了。现在鸡、猪都经常

病死，主要是做生意的人太多了，说不清楚了。

琼：你们不关养吗？

鲍：我还是关养的，原来病死的那头就是在猪圈死的。

琼：你家都已盖了瓦房了？

鲍：这些石棉瓦都是乐施会给的，我们寨子凡是得住石棉瓦的人户，都是乐施会给的。感谢乐施会的人啦！

琼：以后你打算怎么做才更好呢？

鲍：只要我不病，我计划要做的还有好几样，就怕做不到。

琼：你还计划做些什么？

鲍：你不见我家还空空的，什么家具都没有，才是我日常用的锅、碗、筷这几样，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电视机、录像机都有不起（即没有）。

琼：看来，你还要准备买电视机，是不是？

鲍：是的，就怕以后买不起了。

琼：不准备买车、买拖拉机吗？

鲍：买车、买拖拉机倒是不敢想了。

琼：你们寨子，初中毕业生大概有几个？

鲍：初中毕业生是多的，大多数都结婚了，现在的学生读了六年吗，有的是初中考不取，有的是家里供不起，因为现在书费、粮食、学杂费都是自己出的，不像以前一样国家供给读，所以有些人就不想读了。

琼：你们寨子公路都通了，有人买拖拉机了吗？

鲍：还没有。倒是有两家买了碾米机。

琼：你自己想怎么做才更好过呢？

鲍：第一，当然不能缺粮，只要有了粮食，你想办什么事都不有问题。第二，我们最渴望上面再帮我们解决电，只要有电嘛，我们农村妇女在晚上可以做好多事情。你能不能帮我们反映，我们现在不很穷，我们需要国家先帮我们解决电，以后我们有钱时，我们

会还给国家的。你看，即使我买得起电视机，没有电，我拿什么放看。现在有的买得碾米机，电没有，还是碾不成。买不着油的时候，还不是丢闲着。所以，我最希望上级帮解决电。

琼：那电灯不亮，碾米机碾不成，你们吃的米是自己春的吗？还是到别处碾的？

鲍：都是用手春的，苦着我们女人了，男人又不帮春嘛。

琼：那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鲍：我还希望我们寨子能挖一条大沟。

琼：为什么要挖大沟？

鲍：我想，现在树都砍光了，水越来越小了，我们种的水田没有水。你看，我们现在都没有栽秧，就是没有水。以后雨季才栽秧，季节过了产量不高。我还希望上级再帮解决挖大沟的款。如果以后粮食有了，我们还不是贡献国家一些，我们粮食够吃了，还不是少麻烦国家了。

琼：你现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最不高兴的事是什么？

鲍：现在我最高兴的事是国家叫我们搞计划生育这方面的事。大家说：“儿多母苦。”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娃娃少还是更好教育。我最不高兴的事就是没有电。

可惜电灯不亮

被访人：鲍安块，21岁，女，佤族，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6日中午。

访谈地点：澜沧县雪林乡左都村公所十七社鲍安块家中。

访谈人：魏琼美，女，佤族，雪林乡妇联主席。

鲍安块是个很聪明能干的姑娘，她会织毯绣毯，还会做生意，我决定去采访她。4月26日中午1点多钟，我到寨子时，正巧鲍安块在家旁边低头绣花。我说明了来意，她热情地把我引进家中，我们的访谈就从织花毯开始谈起。

魏琼美（简称琼）：是谁教你绣（即织成花样）的？

鲍安块（简称鲍）：是我自己学绣的，别人不教给我。

琼：不是你妈妈教你的吗？

鲍：不是。其实她赶不上教给我做，都是我们想着做的。

琼：你绣好以后，不卖吗？

鲍：如果有人要，我还是要卖的，就怕人家不想要。

琼：绣好1床毯，大概要多少时间？

鲍：一般不做其他事嘛，3天就可以织好1床。

琼：你买线用了多少钱？

鲍：好像用了50多块钱一样。

琼：那如果你卖，一床要卖多少钱？

鲍：我还没有卖过，如果卖，要折算好我买线的钱，还有我织的工钱，还要算我做花边的工钱。有1床我已经编织好了花边，另外1床我还没有绣花边。就是电灯不亮，不然两床都做好了，如果电灯亮，我每晚上都可以绣。因白天忙做活，赶不上做毯子。晚上的时间可以做好多的事情，这些毛线都是用晚上时间绕好的，就是可惜电灯不亮。

琼：除了织毯子以外，你还做些什么生意？

鲍：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是做辣椒生意，我买50元钱的辣椒，拿到边境街去卖，就卖得100多元钱，我看辣椒好卖，就经常做辣椒生意了。其他人看见我做生意做得吃（即可得到吃的），他们来跟我借钱，我借给他（她）们100元，我叫他（她）们还我150元。后来钱慢慢积得一些，我才买这些毛线来织花毯子。主要是这种，我开始做辣椒生意的时候，别人还很不做。后来他（她）们知道我做得吃以后，大家又都做起来。现在做辣椒生意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就改做织毯子卖的生意。

琼：除了做毯子生意以外，你还准备做其他生意吗？

鲍：这个毯子怕以后人家不帮我买（即人家不来买），我有些害羞去卖。原来仪而（一个姑娘的名字）她说要1床，当时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出价钱，后来她就没有买成。

琼：你为什么不拿到街上去卖呢？

鲍：边还没有完全做好。如果有电，我可能已经做好了。

琼：其她姑娘还不晓得你要做毯子卖吗？

鲍：还不晓得，就是要跟我买毯子的这个姑娘晓得。

琼：你做这些生意，老人不反对吗？

鲍：不反对，因我白天不织，劳动回来后才做，线是在晚上绕的，所以不放弃白天的生产，老人还是不说什么了。

琼：以后你找对象时，你准备找什么人，是汉族还是佤族？

鲍：去年我差不多跟外地人走了，我去到县城两个晚上，很想

家乡，我就回家了。

琼：你没有到外边打过工吗？

鲍：原来去打过工 1 次，做起活来太苦了，有时候天还没亮，老板就叫我起来做工，工钱又低。我想，如果在家里做些生意，可能还得的更多，就又回来了。现在我想做这种生意（指绣花毯）还没有人知道，如有人跟（着学）我做这种生意，以后，我肯定不会再做这种生意了，要改做其他生意了。

琼：你说你不嫁到外边，准备在这些地方过，那你打算怎么过？

鲍：如果我们姑娘嫁到外边，我们左都人会笑话我们的。这两年嫁到外地的人太多了，寨子人都笑她们，说她们不成，现在我还是打算在这地方找对象。

琼：你原来没有读过书吗？

鲍：原来读过，才读 3 个月就不读了。

琼：为什么不继续读呢？

鲍：读不会，我就自己退学了。现在我有些后悔，你看我绣的这些字，根本不像字，我本来要绣汉字、佤文这些，但是绣出来的太难看了。你看我绣的这排字，是我在今年 4 月织好的，这排字是“如的克保”（佤语，是 4 月织的意思），就是绣得不好看。其实我已经读到三年级了，是我不好意思讲给你听，我读书的时候，还觉得我的学习成绩不差，后来校领导就换了我们班的老师，这个老师经常吃酒醉。上课时候，他来一天又不来一天，学生反映大，我爸爸听得以后，他就不准我去上学。他说：“即使你读了小学考取初中，以后还是别人的，不如趁现在你还不嫁时赶紧苦出来给我们吃点算了。”我听爸爸这样说后，心情很难过。要去上课吗，又怕我爸爸骂；不去上课吗，我又想去读。当时，我觉得太为难了。最后我还是做出决定，就不去读了。

琼：现在你下边还有人读吗？

鲍：有两个妹还在读着小学，一个 10 多岁的兄弟，他眼睛不

好,我爸爸就不给他读了,现在他还可以帮家里放牛。

琼:你爸爸怎么会知道他眼睛不好,他不是睁开眼睛的吗?

鲍:原来给他读过,他就说是看不见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一开始我们有点不相信,以为他懒得读书。后来老师也来说:“你家这小娃眼睛可能有问题,原来他说他看不见,我已经把他安排在一排坐,他还是说看不见,我没有办法要怎么做才好。”从老师来说以后,我爸就不让他去读了。医也不去给他医,我真可怜我弟弟。哦,我还忘记讲给你听,我那两个妹妹,我爸还是有点不想让她俩去读,后来,我还是帮她两个说服我爸,可能我爸爸看着我弟弟读不成,才让我这两个妹去读的。

琼:你爸爸会偏向儿子,你有什么想法呢?

鲍:反正我总觉得我爸爸更重视儿子,我经常教给我这两个妹妹,在学校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读上初中,假期要好好在家里劳动,人长大了,不管到什么地方,反正是要自己苦吃的。不过我想,即使我爸他不想这种,我还是会这种想的,姑娘长大了必定是要嫁出去的,我爸想的也没错(姑娘把声音压得很低,恐怕大人听见自己会挨骂,她突然把话题转向谈织毛毯方面)。我两个别再说那些事了,还是把我织的毛线毯子拿给你看算了,帮我评价一下,花是白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她突然从她的床铺低下拉出来一个纸箱,从里边拉出4床花白色的毛线毯子)。他们说是红色的花不好看,说白色的花更好看。

琼:开始做的时候,你心中没有个底吗?怎么做才更好看?

鲍:我想过,但我想先把这两种颜色织出来,再看是哪种颜色更好看,他们说是花口白色的更好看。你看,我第一批织出来的有点窄,在后织的这几床,我就把它织得更宽一些。我织了这么多,怕没人买。

琼:别人要不要,你没有去街上摆卖嘛?别人怎么会知道,怕是准备你的嫁装吧?

鲍：也许可能，如果别人不来买，只能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谁知道，怕没人喜欢我（开玩笑似的）。

琼：她们为什么说花红色的不好看，但我看红色的花更好看，她们说的怕会有点什么意思吧？

鲍：是的，本是有点意思。他们说佤族结婚不兴拿红色的东西，都是兴拿黑色或者白色的。是不是我还是晓不得了，你看，花白色的我已经织好4床了，花红色的织好了3床，我现在用了1床。

琼：你都织了那么多，你不分给你妈他们用一些吗？

鲍：到我结婚时才给他两个的，那个时候更有意思（姑娘又欢喜地笑了），喏，这两床是用棉线织的，他们老人更喜欢棉线织的。

琼：哦，你说结婚时候给才有意思是吗？

鲍：我这样想，因为万一以后我嫁着比较穷的人，那个时候即使想给都给不起了，所以，我还是赶忙趁我年青时候做好留着，又还可以卖给别人用一些，我都是这样想的，这些毛线毯子做完后，我准备织包包卖。

琼：你准备织哪种背包，不是你们左都人织的这种背包吗？

鲍：不是。我们左都织的这种包包，每人都已背着了，我不想再做了。我准备织沧源（县名）那边的背包。她们一个背包卖得50多元钱，我们左都做的这种背包，一个才卖得25元钱，价钱太低了，所以我不准备再做我们左都的这种背包了。才怕我做出来后，人家不帮买。

琼：不会的，外国人最喜欢背我们佤族包包，你做好了以后，可以提供给我们乡长，他经常帮外国朋友买的。

鲍：过老年时候我还是织了5个佤族包包，都已经卖完了，做包包太麻烦了，你不织花纹出来，包包又不好看。

魏：你不织花纹出来，还像什么民族包包，你们织出来的那种花纹就不是我们佤族的特色，可是？

鲍：是倒是。

琼：你现在准备织的是什么花纹，你已想出来了吗？

鲍：想是想，就怕做出来人家不喜欢，不过，各有各的爱法，先织出来再看看，也许会有人喜欢背的。

魏：肯定会有人喜欢背的。你觉得现在的社会怎样？

鲍：以前的历史我不会讲，不过，经常听老人讲过去的人的婚姻，有些人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听说有些人还是听从父母的安排，但有些人还是敢抵抗的。要是在以前那个社会，如果父母包办我的婚姻，我可能不敢抵抗呢。像去年我已答应嫁给我们寨子的一个小伙子，我两个已经商量好，以后要怎样结婚，要怎么过生活，都已经说好了，才是我们没有正式举行婚礼。一开始，两家的老人互相来往了，后来我不知道我妈妈到男方家去说了些什么话，一直到现在我妈都不肯说出给我听。听说是我妈到男方家去说什么田地的事，说着说着两人就骂起来，从那回以后，那个儿子就一概不跟我来往，我去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叫他讲给我听，他不愿讲，只是说：“你可以去问你妈妈，这些话都是你妈妈说的。”我就反问他：“老人骂一点架，我俩的事你就不管了吗？”我还是没有办法了，不听老人的话也不行。我妈已经把话说绝掉了。他说：“我想，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生活，万一日子不好过，你妈肯定会来怪我妈的，因我们家现在就比你家穷，你妈才看不起我们家的。”从那次以后，他就一概不愿来见我，我到外边打听，别人说他伤心，他还是比较爱我的，是我妈把话说得太过分了，他们受不了，他妈就逼他跟我分手。我又回来逼问我妈妈，她只说我：“又不是你嫁不出去，男人多的是。”其实，是她不愿意说给我听。小魏我俩的事就是这样吹丢的（姑娘讲出时，心里很难过，声音一声比一声低）。

琼：你现在还想着他吗？

鲍：想是想，因当时我还是选着他的。不过，事情都过去了，现在不管他了。

琼：那他还是没有再找过你谈话吗？

鲍:听别人说他还是想我的,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妈太逼他了。

琼:那如果以后他还要来找你的话,你还愿意嫁给他吗?

鲍:不可能了,现在他都那么听他妈的话,即使以后他再来找我,也不可能答应嫁给他了。

琼:还是嫁汉人好吗?

鲍:我还是想过,但是来这些地方找媳妇的汉人,都是年纪大的,已经大我们10多岁了,如果我嫁那种人,人家会笑话我的。

琼:你还是准备再找本地人,是不是?

鲍:我现在倒是没有决定,以后再说吧!现在有一个代课老师已问过我了,就是我还没有答应他。我想,现在我年纪还不算大,以后再考虑了,还是要多慎重点儿,我不能再像第一次那样了。

琼:你不再讲讲其他方面吗?

鲍:我找不着讲了。

琼:如果我把你讲的这些拿去放给上面的人听,你同意吗?

鲍:怕别人笑话我,因我不会讲。

魏:不会的,请你放心吧!

黔新登字(04)号

责任编辑 薛丽娥

封面设计 龙 英

**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求
——山区妇女口述
(西南卷)
和钟华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8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412—0817—5/C·26 定价：28.00 元

